中国现代文学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冰心作品集

一九二四年

1924 年作品集

冰 心 著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目　录

1924年

倦旅 …… 2
寄小读者（通讯十三～十四） …… 4
悟 …… 17
寄小读者（通讯十五～十六） …… 43
六一姊 …… 55
忆淑敏 …… 64
寄小读者（通讯十七） …… 69
往事（二） …… 72
山中杂记
——遥寄小朋友 …… 108
寄小读者（通讯十八～二十一） …… 127
别后 …… 153
寄小读者（通讯二十二～二十四） …… 172
介绍—本书——《北京的尘沙》 …… 184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1924 年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倦　旅

灯已灭了，
　　残花只管散着余香。
欹枕处——
　　只一两声飞雨
　　打着窗户。
听到此时，
　　一切的心都淡了！

新月未落，
　　朝霞已生，
　　濛濛里——
　　一颗曙星
　　躲避天光似的
　　穿着乱云飞走。
好辛苦的路途呵！
看到此时
　　一切的心都淡了！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银海般的雪地，
　怒潮般的山风——
这样的别离！
出外隆隆的车声，
　不知又送谁人远去。
听到此时，
　一切的心都淡了！

鼓励的信，
　寄与了倦慵的人！
事违初意皆如此！
一书在手，
　湖光睡去，
　星辰渐生——
看到此时
　一切的心都淡了！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日，青山沙穰。

（本篇最初发表于《晨报副镌》1924年2月12日，后收入诗、散文集《闲情》。）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寄小读者

通讯十三

亲爱的母亲：

这封信母亲看到时，不知是何情绪。——曾记得母亲有一个女儿，在母亲身畔二十年，曾招母亲欢笑，也曾惹母亲烦恼。六个月前，她竟横海去了。她又病了，在沙穰休息着。这封信便是她写的。

如今她自己寂然的在灯下，听见楼下悠扬凄婉的音乐，和阑旁许多女孩子的笑声，她只不出去。她刚复了几封国内朋友的信，她忽然心绪潮涌，是她到沙穰以来，第一次的惊心。人家问她功课如何？圣诞节曾到华盛顿纽约否？她不知所答。光阴从她眼前飞过，她一事无成，自己病着玩。

她如结的心，不知交给谁慰安好。——她倦弱的腕，在碎纸上纵横写了无数的“算未抵人间离别！”直到写了满纸，她自己才猛然惊觉，也不知这句从何而来！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母亲呵！我不应如此说，我生命中只有“花”，和“光”，和“爱”，我生命中只有祝福，没有咒诅。——但些时的怅惘，也该觉着罢！些时的悲哀而平静的思潮，永在祝福中度生活的我，已支持不住。看！小舟在怒涛中颠簸，失措的舟子，抱着樯竿，哀唤着“天妃”的慈号。我的心舟在起落万丈的思潮中震荡时，母亲！纵使你在万里外，写到“母亲”两个字在纸上时，我无主的心，已有了着落。

一月十日夜。

昨夜写到此处，看护进来催我去睡。当时虽有无限的哀怨，而一面未尝不深幸有她来阻止我，否则尽着我往下写，不宁的思潮之中，不知要创造出怎样感伤的话来！

母亲！今日沙穰大风雨，天地为白，草木低头。晨五时我已觉得早霞不是一种明媚的颜色，惨绿怪红，凄厉得可怖！只有八时光景，风雨漫天而来，大家从廊上纷纷走进自己屋里，拚命的推着关上门窗。白茫茫里，群山都看不见了。急雨打进窗纱，直击着玻璃，从窗隙中溅进来。狂风循着屋脊流下，将水洞中积雨，吹得喷泉一般的飞洒。我的烦闷，都被这惊人的风雨，吹打散了。单调的生活之中，原应有个大破坏。——我又忽然想到此时如在约克逊舟上，太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平洋里定有奇景可观。

我们的生活是太单词了，只天天随着钟声起卧休息。白日的生涯，还不如梦中热闹。松树的绿意总不改，四围山景就没有变迁了。我忽然恨松柏为何要冬青，否则到底也有个红白绿黄的更换点缀。

为着止水般无聊的生活，我更想弟弟们了！这里的女孩子，只低头刺绣。静极的时候，连针穿过布帛的声音都可以听见。我有时也绣着玩，但不以此为日课；我看点书，写点字，或是倚阑看村里的小孩子，在远处林外溜冰，或推小雪车。有一天静极忽发奇想，想买几挂大炮仗来放放，震一震这寂寂的深山，叫它发空前的回响。——这里，做梦也看不见炮仗。我总想得个发响的东西玩玩。我每每幻想有一管小手枪在手里，安上子弹，抬起枪来，一扳，砰的一声，从铁窗纱内穿将出去！要不然小汽枪也好，……但这至终都是潜伏在我心中的幻梦。世界不是我一个人的，我不能任意的破坏沙穰一角的柔静与和平。

母亲！我童心已完全来复了。在这里最适意的，就是静悄悄的过个性的生活。人们不能随便来看，一定的时间和风雪的长途都限制了他们。于是我连一天两小时的无谓的周旋，有时都不必作。自己在门窗洞开，阳光满照的屋子里，或一角回廊上，三岁的孩子似的，一边忙忙的玩，一边呜呜的唱，有时对自己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说些极痴@的话。休息时间内，偶然睡不着，就自己轻轻的为自己唱催眠的歌。——一切都完全了，只没有母亲在我旁边！

一切思想，也都照着极小的孩子的径路奔放发展：每天卧在床上，看护把我从屋里推出廊外的时候，我仰视着她，心里就当她是我的乳母，这床是我的摇篮。我凝望天空。有三颗最明亮的星星。轻淡的云，隐起一切的星辰的时候，只有这三颗依然吐着光芒。其中的一颗距那两颗稍远，我当他是我的大弟弟，因为他稍大些，能够独立了。那两颗紧挨着，是我的二弟弟和小弟弟，他两个还小一点，虽然自己奔走游玩，却时时注意到其他的一个，总不敢远远跑开，他们知道自己的弱小，常常是守望相助。

这三颗星总是第一班从暮色中出来，使我最先看见；也是末一班在晨曦中隐去，在众星之后，和我道声“暂别”；因此发起了我的爱怜系恋，便白天也能忆起他们来。起先我有意在星辰的书上，寻求出他们的名字，时至今日，我不想寻求了，我已替他们起了名字，他们的总名是“兄弟星”，他们各颗的名字，就是我的三个弟弟的名字。

小弟弟呵，
我灵魂里三颗光明喜乐的星。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温柔的，
无可言说的，
灵魂深处的孩子呵！

——《繁星》四

如今重忆起来，不知是说弟弟，还是说星星！——自此推想下去，静美的月亮，自然是母亲了。我半夜醒来，开眼看见她，高高的在天上，如同俯着看我，我就欣慰，我又安稳的在她的爱光中睡去。早晨勇敢的灿烂的太阳，自然是父亲了。他从对山的树梢，雍容尔雅的上来，他又温和又严肃的对我说："又是一天了！"我就欢欢喜喜的坐起来，披衣从廊上走到屋里去。

此外满天的星宿，那是我的一切亲爱的人。这样便同时爱了星星，也爱了许多姊妹朋友。——只有小孩子的思想是智慧的，我愿永远如此想；我也愿永远如此信！

窗外仍是狂风雨，我偶然忆起一首诗：题目是《小神秘家》是Louis Untermeyer做的，我录译于下；不知当年母亲和我坐守风雨的时候，我也曾说过这样如痴如慧的话没有？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The Young Mystic

We sat together close and warm,
My little tired boy and I—
Watching across the evening sky
The coming of the storm.
No rumblings rose, no thunders crashed,
The west—Wind scarcely sang loud;
But from a huge and solid cloud
The summer lightning flashed,
And then he whispered "Father, Watch;
I think God's going to light His moon" ——
"And When, my boy" — "Oh very soon:
I saw Him strike a match!"

大意是:

我的困倦的儿子和我,
很暖和的相挨的坐着,
凝望着薄暮天空,
风雨正要来到。

没有隆隆的雷响,
西风也不着意的吹;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只在屯积的浓云中，
有电光闪烁。

这时他低声对我说："父亲，看看；
我想上帝要点上他的月亮了——"
"孩子，什么时候呢……""呀，快了。我看见他划了取灯儿！"

风雨仍不止。山上的雪，雨打风吹，完全融化了。下午我还要写点别的文字，我在此停住了。母亲，这封信我想也转给小朋友们看一看，我每忆起他们，就觉得欠他们的债。途中通讯的碎稿，都在闭璧楼的空屋里锁着呢。她们正百计防止我写字，我不敢去向她们要。我素不轻许愿，无端破了一回例，遗我以日夜耿耿的心；然而为着小孩子，对于这次的许愿，我不曾有半星儿的追悔。只恨先忙后病的我对不起他们。——无限的乡心，与此信一齐收束起，母亲，真个不写了，海外山上养病的女儿，祝你万万福！

冰　心

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一日，青山沙穰。

通 讯 十 四

我的小朋友：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黄昏睡起，闲走着绕到西边回廊上，看一个病的女孩子。站在她床前说着话儿的时候，抬头看见松梢上一星朗耀，她说："这是你今晚第一颗见到的星儿，对它祝说你的愿望罢！"——同时她低低的度着一支小曲，是：

Star light
Star bright
First star I see to—night
Wish I may
Wish I might
Have the wish I wish to might

小朋友：这是一支极柔媚的儿歌。我不想翻译出来。因为童谣完全以音韵见长，一翻成中国字，念出来就不好听，大意也就是她对我说的那两句话。——倘若你们自己能念，或是姊姊哥哥，姑姑母亲，能教给你们念，也就更好。——她说到此，我略不思索，我合掌向天说："我愿万里外的母亲，不太为平安快乐的我忧虑！"

扣计今天或明天，就是我母亲接到我报告抱病入山的信之日，不知大家如何商量谈论，长吁短叹；岂知无知无愁的我，正在此过起止水浮云的生活来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了呢！

去年十二月十九日，我寄给国内朋友一封信，我说："沙穰疗养院，冷冰冰如同雪洞一般。我又整天的必须在朔风里。你们围炉的人，怎知我正在冰天雪地中，与造化挣命！"如今想起，又觉得那话说得太无谓，太怨望了，未曾听见挣命有如今这般温柔的挣法！

生，老，病，死，是人生很重大而又不能避免的事。无论怎样高贵伟大的人，对此切己的事，也丝毫不能为力。这时节只能将自己当作第三者，旁立静听着造化的安排。小朋友，我凝神看着造化轻舒慧腕，来安排我的命运的时候，我忍不住失声赞叹他深思和玄妙。

往常一日几次匆匆走过慰冰湖，一边看晚霞，一边心里想着功课。偷闲划舟，抬头望一望滟滟的湖波，低头看滴答滴答消磨时间的手表，心灵中真是太苦了，然而万没有整天的放下正事来赏玩自然的道理。造物者明明在上，看出了我的隐情，眉头一皱，轻轻的赐与我一场病，这病乃是专以抛撇一切，游泛于自然海中为治疗的。

如今呢？过的是花的生活，生长于光天化日之下，微风细雨之中；过的是鸟的生活，游息于山巅水涯，寄身于上下左右空气环围的巢床里；过的是水的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生活，自在的潺潺流走；过的是云的生活，随意的袅袅卷舒。几十页几百页绝妙的诗和诗话，拿起来流水般当功课读的时候，是没有的了。如今不再干那愚拙煞风景的事，如今便四行六行的小诗，也慢慢的拿起，反复吟诵，默然深思。

我爱听碎雪和微雨，我爱看明月和星辰，从前一切世俗的烦忧，占积了我的灵府。偶然一举目，偶然一倾耳，便忙忙又收回心来，没有一次任它奔放过。如今呢，我的心，我不知怎样形容它，它如蛾出茧，如鹰翔空……

碎雪和微雨在檐上，明月和星辰在阑旁，不看也得看，不听也得听，何况病中的我，应以它们为第二生命。病前的我，愿以它们为第二生命而不能的呢？

这故事的美妙，还不止此，——“一天还应在山上走几里路”，这句话从滑稽式的医士口中道出的时候，我不知应如何的欢呼赞美他！小朋友！漫游的生涯，从今开始了！

山后是森林仄径，曲曲折折的在日影掩映中引去，不知有多少远近。我只走到一端，有大岩石处为止。登在上面眺望，我看见满山高高下下的松树。每当我要缥缈深思的时候，我就走这一条路。独自低首行来，我听见干叶枯枝，嘁嘁喳喳在树巅相语。草上的薄冰，踏着沙沙有声，这时节，林影沉荫中，我凝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然黯然，如有所戚。

山前是一层层的大山地，爽阔空旷，无边无限的满地朝阳。层场的尽处，就是一个大冰湖，环以小山高树，是此间小朋友们溜冰处。我最喜在湖上如飞的走过。每逢我要活泼天机的时候，我就走这一条路。我沐着微暖的阳光，在树根下坐地，举目望着无际的耀眼生花的银海。我想天地何其大，人类何其小。当归途中冰湖在我足下溜走的时候，清风过耳，我欣然超然，如有所得。

三年前的夏日在北京西山，曾写了一段小文字，我不十分记得了，大约是：

只有早晨的深谷中
可以和自然对语。
　计划定了
　　岩石点头
　　草花欢笑。
造物者！
　在我们星驰的前途
　　路站上
再遥遥的安置下
　几个早晨的深谷！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原来，造物者为我安置下的几个早晨的深谷，却在离北京数万里外的沙穰，我何其“无心”，造物者何其“有意”？——我还忆起，有“空谷足音”，和杜甫的“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的一首诗，小朋友读过么？我翻来覆去的背诵，只忆得“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摘花不插发，采柏动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这八句来。黄昏时又去了。那时想起的，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归途中又诵“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小朋友，愿你们用心读古人书，他们常在一定的环境中，说出你心中要说的话！

春天已在云中微笑，将临到了。那时我更有温柔的消息，报告你们。我逐日远走开去，渐渐又发现了几处断桥流水。试想看，胸中无一事留滞，日日南北东西，试揭自然的帘幕，蹑足走入仙宫……

这样的病，这样的人生，小朋友，请为我感谢。我的生命中是只有祝福，没有咒诅！

安息的时候已到，卧看星辰去了。小朋友，我以无限欢喜的心，祝你们多福。

冰　心

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五日夜，沙穰。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广厅上，四面绿帘低垂。几个女孩子，在一角窗前长椅上，低低笑语。一角话匣子里奏着轻婉的提琴。我在当中的方桌上，写这封信。一个女孩子坐在对面为我画像，她时时唤我抬头看她。我听一听提琴和人家的笑语，一面心潮缓缓流动，一面时时停笔凝神。写完时重读一过，觉得太无次序了，前言不对后语的。然而的确是欢乐的心泉流过的痕迹，不复整理，即付晚邮。

（以上二篇最初发表于《晨报·儿童世界》1924年2月24日、29日，后收入《寄小读者》。）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悟

这封信，他翻来覆去的足足的看了三十遍。他左手支颐，身子斜靠着椅背；灯光之下，一行行的瘦棱棱的字，似乎都从纸上森立了起来。他咬着唇儿沉默有二十分钟，猛然的将这封信照原痕叠起，望桌上一掷，手按着前额，疲缓的站了起来——这时才听得窗外下了一天的秋雨，竟未曾停住。

他撩开窗帘一看，树丛下透出凌乱的灯光，光影中衬映出雨丝风片。凝立了片晌，回头又颓然的坐下，不期然的又从桌上拿起那封信来，慢慢的展开，聚精凝神的又读了一遍。

星如兄：

屡屡听得朋辈谈到你，大会中的三天，不期遇到你；得接清谈，自谓有幸！

新月在天，浪花飞溅之夜，岩上同坐，蒙你恳切的纠正了我的人生哲学。三日的新交，推诚若此，我心中未尝不受极大的感动。然而我的意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想，你又岂能了解知道？你是一个生活美满完全的人，一切世界上成问题的事，在你都不成问题。似你这么一个天之骄子，人之娇子，安能不觉得人世如天国！我呢，不到五岁，就亡过了我不幸的母亲；到了十三岁，我的父亲又弃我而逝。从那一年起，我半工半读，受了十年的苦，流离颠沛，在芒刺的世界上度过。如今我是完全孤立的，世上没有一个亲我爱我之人，我的人生哲学，绝不是出于一时之怨愤；二十三年的苦日子，我深深的了解人生！世界是盲触的，人类都石块般的在其中颠簸，往深里说，竟是个剑林刀雨的世界！不知有多少青年，被这纷落的刀剑，刺透了心胸，血肉模糊的死亡呻吟在地上。你不过是一个锋镝余生，是刀剑丛中一个幸免者，怎能以你概括其余的呢？

说到“自然”的慰藉，这完全由于个人的心境。自我看来，世界只是盲触的；大地盲触而生山川，太空盲触而生日月星辰，大气盲触在天为雨雪云霞，在地为林木花草。一切生存的事物，都有它最不幸最痛苦的历史，都经过数千万年的淘汰奋斗。“天地不仁，万物刍狗，”若真以此为慰藉，不知更有若干的感愤了！无数盲触之中，有哪一件是可证明“爱”之一字呢？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不提起人类便罢，提起人类，不知我要迸出若干血泪！制度已定，阶级已深，自私和自利，已牢牢的在大地上立下根基。这些高等动物，不惜以各种卑污的手段，或个人，或团体，或国家，向着这目的鼓励奔走。种种虚伪，种种残忍，“当面输心背面笑，翻手作云覆手雨，”什么互助，什么同情，这一切我都参透了！——天性之爱，我已几乎忘了，我不忍回想这一步——如今我不信一切，否认一切，我所信的只是我自己！

因此，我坚确的信人生只有痛苦，只有眼泪，在无聊赖无目的的求学之中，我也专攻数理，从百，千，万，亿，呆板枯燥的数目中讨生活。我的人生哲学……打开天窗说亮话，不求利益人群，不求造福社会，我只求混一碗饭吃，救自己于饥渴死亡。彻底说，我直是没有人生哲学，我厌恨哲学文艺等等高超玄怪的名词！我信世界上除了一加一是二，二加二是四，是永无差错的天经地义之外；种种文艺哲理，都是泡影空花，自欺欺人的东西！世界上的事物，不用别的话来解释，科学家枯冷的定义，已说尽了一切。

话虽如此，我对你却仍不能不感谢，尤愿你能以你的心灵之火，来燃起我的死灰。——此外有一句枝节的话，前日偶同几位朋友提起我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们的谈话；一个朋友笑说，“奇怪呢，他只管鼓吹爱的哲学，自己却是一个冷心冷面的人。”又有一个朋友说：“他这个人很不容易测度，乍看是活泼坦易，究竟是冷冷落落的。”谈了一会，对于你的了解竟是言人人殊。前几天访你不遇，顺便去探问孝起；在他桌上无意中看见了你的一篇长诗《宁可我爱天下人》，似抒情，似叙事，绝好的题目，而诗中充满了“不可天下人爱我”的意思，词句清丽而词意凝冷，反复吟诵之下，我更不了解你了！原不应这般相问的，不过我仍是从活泼坦易这一方面认得你，或肯以赤子之心相告，祝你快乐！

你的朋友钟梧

他神经完全的错乱了，片晌——勇决的站起，将信折放在袋里，从复室里取了雨衣和毡子，一径的走了出去。

穿过甬道，一个室门开着，灯光之下，案头书纸凌乱，孝起只穿着衬衣，正忙着写字。听见脚声，抬头看见他，停了笔转身回道：“外面很大的雨，你要到哪里去？”他站住了，右手扶在门框上，头靠着右臂，无力的说：“我么，头痛得很，想出去换一换空气。”孝起道，“何至于冒雨而走，多开一会窗户就好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了，再不然在廊上小立也好。”他慢慢的穿起雨衣，悄然微笑低头便走。孝起望着他的背影，摇首笑叹道：“劝你不听，早晚病了才罢，总是这样幽灵般的行径！”

开了堂门，已觉得雨点扑面，泥泞中他茫然的随着脚踪儿只管走了下去。只觉得经过了几处楼台灯火，又踏着湿软的堆积的落叶……猛抬头，一灯在雨丝中凄颤，水声潺潺，竟已到了湖畔。他如梦方醒，“这道不近呵！真是念兹在兹。”原来他又到了一天临照几次的湖上来了！

一时惊悟，又低着头，两手放在衣袋里，凭着远处灯火的微光，曲曲折折的只顾沿着湖岸走。只觉得地下一阵阵的湿冷上来，耳中只听得水声雨声。——忽然觉得从沉黑中，绕进了砌花的短墙，白石的层阶，很清晰的呈现在脚下。一步一步疲缓的走了上去，已进入红瓦红阑的方亭子里。他一声微叹，摘下雨帽，往石桌上一掷，走向亭前，两手紧扶着阑干。纵目望处，亭下绿绒似的层列的松树，小峰般峭立在@@的白雾里。湖是完全看不见了，只对岸一星爱的灯光，在雨中闪烁，……

他猛忆起刚才的信来，又颓然退坐在石椅上，两手扶着头。那瘦棱的字，又浮现在他的眼前，在幻影中他重读了一遍，他神魂失了依据——他伏在石几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上沉沉如睡的过了有几十分钟。

渐觉得雨声住了，慢慢的睁开眼，忽见一片光明，湖山起舞！惊诧的站了起来，走出亭外，果然的，不知何时云收雨雪，满湖都是月！

他凝住了，湖上走过千百回，这般光明的世界，确还是第一次！叠锦般的湖波，漾着溶溶的月。雨过的天空，清寒得碧琉璃一般。湖旁一丛丛带雨的密叶，闪烁向月，璀璨得如同火树银花，地下湿影参差，湖石都清澈的露出水面。……

这时他一切的烦恼都忘了，脱下雨衣，带着毡子，从松影掩映中，翻身走下亭子，直到了水畔。他坚凝的立着，看着醉人的湖水，在月下一片柔然无声。他觉得一身浸在大自然里，天上，地下，人间，只此一人，只此一刻。忽然新意奔注入他的心里，他微笑着慢慢的脱下外面的衣服，登立在短墙上，张手向着明月。微微的一声欢呼，他举臂过顶，燕子般自墙上纵身一跃，掠入水里。

柔波中浮沉了数回，便又一跃到水面来；他两臂轻轻的向后划着，在水中徐徐翻转，向着湖心前进。口里悠缓的吹着短歌……湖月临照着，湖树环绕着，山半的亭子，水边的断桥，都悄然的停在凉景之中。湖旁几点灯光仍旧遥遥远射，万籁静寂，只有在他周围的湖波，一片慧光流转。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他又慢慢的划转来，仰望天上凉云渐生。脚蹴着了湖岸，便在石上站了起来，走到墙边，将毡子往身上一裹，卧在沙上，凝注天空，默然深思。

雨点渐渐又从云中洒来，明月渐渐隐去。……

孝起早晨到餐室里，不曾看见他下楼用饭。桌上却有一封他的信，是从国内来的，随手捡起。饭后一径上楼来，敲了门进去，只见他盖着毡子半倚的坐在床上，湿乱的短发，垂在额上，双颊飞红，而目光却清澈如水，如有所悟。

孝起道："怎么一回事？昨夜直到了十一点半钟，还不见你回来，要去找你，又不知你到底在哪里，我只得先睡下了。这般炯炯的双眸，又这般狼狈，难道你竟在一刻未停的雨中走了一夜？"他微笑道，"昨夜十二时至二时之间，明月满天，有谁知道？"孝起惊道："如此你竟是二时以后才回来的了！我早就说了，你早晚病了才罢！"他欠身坐好了，说，"我并不觉得怎样，只是微微的发热，头昏口渴，不想起来。"孝起道，"依我说竟是到医院里去罢，到底有个完全的照应休息。"他想了一想说，"这个倒不必，饭后也许好些，何必为些些小病，又逃几天学！"孝起道，"也好，你少歇着罢，我吩咐楼下送饭来，我也就来伴你，你也太娇贵了，一点凉都受不住。"说着已走到门边，看见壁上挂着的绿漆的雨衣上的水，还时时下滴，地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下已汪着一大片，不禁回头向他笑吟着，“惨绿衣裳年几许，怎禁风日怎禁雨！”两句，他嗤的笑了，又萧然倚枕，仰天不语。

孝起忽然又退了回来，从衣袋中掏出一封信递给他，说，“几乎忘了，这里有一封国内的信——好娟秀的字！”他接了过来，喜动颜色，先在封面上反复的看了日月，一面笑道，“我算着也该有信了！娟秀么？这字的确比我的好，是我妹妹的笔迹。”举起没有话说，便走了出去，他探身道了一声谢。

珍重又急忙的拆开了，研光笺上浓墨写的又大又扁的字，映到眼里，立时使他起了无限的喜悦。他急急的读，慢慢的想，将这两张纸看完了。

星哥：

最爱读你日记式的长信！我奇怪你哪有工夫写这许多，但这却大大的慰安了双亲和我。

前两天叔叔来了一封信说，自你去国后，他只得你一张明片，他极愿得你的消息。我便将你的来信和诗文，都寄去给他看，他回信说：“星侄信叙事极详，使我喜慰，惟诗文太无男子气，去国刚三月，奈何声哀以思若此？”

哥呵！我不许你再写些恋别的文字了！你也太柔情了，自己偏要往凄清中着想，自作自受，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我不替你可怜，但母亲看到时，往往伤心，真是何苦来！母亲不是你一个人的，我不许你随便使她受感触！

你到底自己怎样？生活当然适意，美的环境，可曾影响了你的思想？——家中自你行后，一切都没有更变，只是少了你一个人，多了一件事，就是天天希望得你的长信。双亲和我，一天念你念到好几遍。我自然觉得寂寞，又少个人谈笑，学业上也少得些教益。只盼这两年光阴，如飞的过去，你早早归来，那时真是合家欢庆。

你应许我的琴儿怎样了？可记着在我的生日以前寄给我！

深深的祝你身心安泰。

妹　重阳节

他看了又看，心中思量着“自作自受，我不替你可怜，但母亲看到时，往往伤心，真是何苦来！”一句话，不觉深深的叹了一口气，倚枕支颐呆坐了一会。侍者送进饭来，他无心的看他来了，又走了。他又无心的端起水杯来正饮着，孝起也来了，一面问“怎么样？好一点么？”一面便自己坐下。他沉思着答道：“不觉得好，头更沉沉的了，送我到医院去罢。”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孝起道，“这个最好，但你为何又改了意思了？”他用叉子轻轻的敲着盘子，微笑道，“为病的缘故倒不至于。但我要解决一个大问题，打出一个思想的难关，躯壳交给人家照应去，让出全副脑子来思索。”孝起笑着起身道：“你又来了，总是思想过度！也罢，你自己收拾，我打电话叫车子送你去。”

看护取出了他口中的体温表，放下了窗帘，嘱咐他静静的宁一宁神，便微笑着带上门出去。这时室中沉荫，他觉得脑热如焚，反身取了床边几上的水瓶，满满的饮了一瓶水，才又卧下。闭上眼，耳中只听得千树风生，渐渐的昨夜的月下的湖光，又涌现眼前；他灵魂渐渐宁贴，昏昏沉沉的睡了一大觉。

醒来正是半夜，漆黑里似乎一身在旷野之中，又似在高峰之上，四无依傍，周围充满了阴黑与虚凉。窗外叶上的雨声，依然不止，头已不痛了，只是倦极。他不能思索，只听许多往事，流水般从他脑中过去。迷惘惆怅之中，到了天明，忽然雨止。

赤足起来卷上帘子，卧看朝阳从树梢上来，一片一片的彩霞，鲛绡一般的舒卷。横在窗前的湖水，倦而不流，也似浓睡初醒，惺忪的眼波中，含漾着余梦……

正恹然的看着，医生已推门进来。看护抱着一大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束花，和一本书，随在后面。大家向他微笑，医生近前来摸了摸他的前额，问他作了什么辛苦的事，他忸怩的将雨夜游湖的事告诉了。医生看着他笑了一笑，又在空中环视了一周，便点头出去。

这时看护已将花插在瓶里，捧来供在他的床前，接过那张片子来，是孝起写的：

这束花带去了几个东西半球朋友的爱！大家都悬挂着你，愿你在院不久。附上《饮水词》一卷，供你消遣。我已告诉医生了，你全愈时给我们一信，大家到院接你！

他重新卧下，拿起书来，且不看着，只对着这无数浓红的花瓣出神。

花香中，他看着淡绿色的墙壁，白漆的床几，一室很简单洁净。太阳慢慢的移过窗棂。他微微觉暖，放下书，掀开一层毡子，坐了起来，用铅笔在一张明片上写几个字：

妹鉴：

昨得重阳节来书，极慰！数日内当大忙，或未能作长信，身心均安好，勿挂。

哥草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按了铃交给了看护，从此无言偃卧，至于夜间。

夜中热度又高，看护听见他呜咽呓语。进去一看，只见他头垂在枕旁梦中泪流满面；唤醒了问时，他只强笑不语，那茫然的眼光，烧红的双脸，都看出他昏热非常。看护默然的退了出去，同医生进来，装了冰袋，放在他额前，他脑冷心热，昏然的失了知觉。

三天的模糊昏热之中，他却一灵不昧。他知道境由心生，便闭了目只当是母亲时时刻刻坐在他的床前，一念牢牢的噙住，到了第四天的早晨，他才完全的清醒了。

只觉得同隔世一般，床前堆满了花和信——看护欣然的告诉他，这几天之中他的朋友们怎样不断的探问，他自己怎样的昏沉，如今可是大好了！他也十分喜悦，探身拨了拨几上重叠的信封，忽然中间一行瘦棱棱的字，触了他的眼帘，连忙拿起拆开一看：

星如兄：

一别十日，音问杳然，孝起才函告我，你已病在医院。当下即从镇上赶来，正在你热极之时，看护拒我入见。再三婉商，只从门隙中看你一眼。你睡容清减，而迷惘之中，神气尚完。出院时一路嗟叹，山上走了半天，摘得野花一束，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和你床前的浓艳的玫瑰及清丽的菊花，自然比不起；但的确是我自己秋风中辛苦寻来的，愿他代我伴你慰你，看着你早早复原，切祝康健！

钟梧

他呆呆的拿着这一张纸，得了永久的胜利似的，簌簌的落下泪来。

晚上临睡之前，他忽然悄然的对看护说，“推我的床到窗前去罢；也不要放下帘子来，我要看一看星辰。”看护笑着依从了他。

病中的心情，本是易感的，他今夜对于天上万静中滴滴的光明，更不能不恋慕赞美。“假如地上没有花朵，天上没有星辰，人类更不知寂寞到什么地步！”他两手交握着放在额上，从头思索。太空穆然，众星知道这青年人要在这末一夜的印证，完成了他永久的哲学，都无声的端凝的扬光跃彩……四面繁花的温香，暗中围拂着，他参禅似的，肃然的过了一夜。

出乎意外的，医生告诉他，明天早上便可出院了，他的朋友们预备了一个茶会，却要在今夜来接的。他点首无语，“原该转身出去迎接世界了，而这光明肃静的光阴，何其太短！”

这天的下午，他起来将四面的窗帘都放下了，只留下面湖的一扇，要看晚霞。取出一卷纸，一管笔，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拉过椅子来，便坐在窗前。

钟梧兄：

为着你的一封书，我冒雨感病，我住院七天。只是一封书，何至使我如此。然而你的哲学，震撼了我的信仰，读信之下，我进退无依。我本是一个富于悲观思想的人，也曾从厌世主义里，打过转身。近两三年来，才仿佛认出了人生之真意义。无端你的几百字飞来，语语投入我怀疑的心坎。感谢上帝！我以雨中之一走，病中的七日，重重的证实了我原来的与你相反的主义。现在的我，已是旷劫功圆，光灭心死！钟梧兄！待我来与你细细分剖。

我接到你的信，反复沉思了三日，第三日之夜，我无目的的冒雨出走。当时只为寸心如焚，要略略的解除躯壳上的苦痛，不想大自然竟轻轻的从月光中逗露我以造化的爱育！——沉黑的雨中，我上了亭子，我猛望见对岸的一灵不灭的灯光，我如受棒喝！让我来告诉这灯光的历史罢：湖岸上一个人家，只有母亲和儿子。一夜母亲暴病，这儿子半夜渡湖去请医士，昏黑中竟坠水不返。悲痛欲绝的垂危的母亲，在病榻上立下誓愿，愿世世代代，自那时起，夜夜在她窗口点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着一盏灯，指示她儿子以隔潮的归路。不论她的儿子以灵魂，或肉体归来，这一盏灯是永永临照的，——这故事已过百年了，我也是一夜游湖，无意中听友人谈到的。这儿子的形骸已沉泥土，母亲的骨髓也已化灰尘；谁知这一盏百年来长明不熄的爱的灯光，竟救了那夜那时，立近悬崖已将坠落的我！

自此起此心定住，又猛觉到一身所在的亭子，也是友谊的爱的纪念建筑——这故事你已知道，我不赘述——这茫茫的世界上，竟随处留下了爱的痕迹！自此我如沉下酒池，如跃入气海，如由死入生，又如由生入死。中夜以后，光景愈奇妙，苦雨之后，忽然明月满天，造物者真切的在我面前，展开了一幅万全的“宇宙的爱”的图画，那夜的湖山，清极，秀极，灿烂极，庄严极，造物者怎知我正在歧路徘徊，特用慧力来导引，使我印证，使我妙悟？因着金字塔，而承认埃及王，因着万里长城，而追思秦皇帝。对于未曾目睹的和我们一般的人物，以他们的工作的来印证，尚且深信不疑地赞美了他们的丰功伟烈；何况这清极，秀极，灿烂极，庄严极的宇宙，横在眼前，量我们怎敢说天地是盲触的，没有丝毫造物的意旨？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我游泛于自然的爱里，月明下一片湖山，只我一人管领，我几疑是已羽化登仙。直等到云积雨来，才又从沉黑中归去，归途中恍惚如梦。感谢上帝！这一瞥的光明，已抵我九年面壁！

我还不自足，拚却七日读书的光阴，来到此痛苦呻吟的世界里，孝起知我为潜心思索而来，他在送我到此的临行之前，珍重的握我的手说："愿你有大定力！医院中往往使人生烦恼，因为目中所见，耳中所闻，无非呻吟痛苦。"钟梧兄！岂知此中更见出人类的爱！不提起人类便罢，提起人类，使我感泣！如你所说，我是生活美满完全的人，不知人情甘苦。我为着这一层更自十分歉愧，觉得有情溢乎词的苦楚，因为我没有痛苦的经验。慰安你，或评驳你，都不能使你心服。然而即是你的经验，你所谓的二十三年的苦日子，也不能证明人类是不爱的！

先从宇宙说起罢，你说，"天地不仁，万物刍狗"；然而为何宇宙一切生存的事物，经过最不幸最痛苦的历史，不死灭尽绝？天地盲触为何生山川？太空盲触为何生日月星辰？大气盲触为何在天生雨雪云霞，在地生林木花草？无数盲触之中，却怎生流转得这般庄严璀璨？依你说为"盲触"，不如依我说为"化育"。科学家枯冷的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定义，只知地层如何生成，星辰如何运转，霜露如何凝结，植物如何开花，如何结果。科学家只知其所当然，而诗人，哲士，宗教家，小孩子，却知其所以然！世界是一串火车，科学家是车上的司机，他只知只顾如何运使机力，载着一切众生，向无限的前途飞走。诗人，哲士，宗教家，小孩子却如同乘客，虽不知如何使这庞然大物不住的前进，而在他们怡然对坐之中，却透彻的了解他们的来途和去路。科学家说了枯冷的定义，便默退拱立；这时诗人，哲士，宗教家，小孩子却含笑向前，合掌叩拜，欢喜赞叹的说："这一切只为着'爱'！"

惭愧我没有什么精深的理解，来燃起你的死灰，我只追根溯源，从我入世的第一步着想，就已点着了熊熊的心灵之火！病中昏沉三日，觉得母亲无一刻离我身旁，不绝的爱丝缠绕之中，钟梧兄，就是从此夜深深的承认了世界是爱的，宇宙是大公的，因为无论何人，都有一个深悬极爱他的母亲。

我的环境和你的不同，说别的你或不懂，而童年的母爱的经验，你的却和我的一般。自此推想，你就可了解了世界。茫茫的大地上，岂止人类有母亲？凡一切有知有情，无不有母亲。有了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母亲，世上便随处种下了爱的种子。于是溪泉欣欣的流着，小鸟欣欣的唱着，杂花欣欣的开着，野草欣欣的青着，走兽欣欣的奔跃着，人类欣欣的生活着。万物的母亲彼此互爱着；万物的子女，彼此互爱着；同情互助之中，这载着众生的大地，便不住的纡徐前进。懿哉！宇宙间的爱力，从兹千变万化的流转运行了！

这条理，恐怕你也不忍反对。——十岁以前的你，是天真未漓的，十岁以后的你是昏昧堕落的。钟梧兄！我敢如此说！你为着要扶持你的人生哲学，即能使你理论动摇的天性之爱，竟忍心害理不去回想追求，只用“几乎忘了”一语，轻轻遮掩过去。然而你用了万牛回首之力，也只能说到“忘了”两字，不敢直斥为“没有”！可怜的朋友，你已战败了！

固然的，天性之爱，我所身受的，加倍丰富浓厚；而放眼尘世，与我相似的，又岂乏其人？在院的末三日，我凭窗下望，看见许多的父母，姑姨，伯叔，兄弟，姊妹，朋友，来探视他们病中的关切的人。那些病势较重的人的亲属，茫然的趑趄进出。虽然忧喜不一，而死生一发之间，人类不能作丝毫之虚假，爱感于心，如响斯应。我看那焦惶无主的面庞，泪随声堕的样子，更使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我遽然惊悟，遍地球上下千万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钟梧兄！谁道世界是不爱的！

感谢你的又一封书，系铃解铃。我知道你的人生哲学是枯冷的，又与我只是三日的新交！你便不来，也不为负我。然而你又何必“当下即从镇上赶来”？何必“出院时一路嗟叹”？何必“秋风中辛苦奔走”？你既痛恨虚假的人类，你必不肯也不屑做那“当面输心背面笑，翻手作云覆手雨”的自欺欺人的事。你来时不自知，叹时不自觉。可怜的朋友，我替你说了罢，你纵矫情，却不能泯灭了造物者付与你的对于朋友的爱。

因此，假如世界是盲触的，是不爱的，你于世界有何恩意？便单生你一人在世上，天不降雨露，地不生五谷，洪水猛兽来围困侵逼，山巅地穴去攀走飘流，世界也不为负你。然而你竟安安稳稳的，有工可作，有书可读的过了二十三年。我说这话，不免有残忍的嫌疑。然而你试平心静气的回想，不是世界上随处有爱，随处予人以生路，你的脆弱的血肉之躯，安能从剑林刀雨的世界中，保持至于今日呢？

再退一步，辩论至此，已如短兵相接！纵使世界如你所说，是剑林刀雨淋漓刺人的世界；而因着还有一个锋镝余生的我，便仍旧不能证明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他是完全不爱的。一日有我在，一日你的理论便不能成立，我要化身作一根砥柱，屹立在这苦海的乱流中，高歌颂扬这不完全的不爱！

再退一步，已是退无可退，纵使我的理论完全是假的，你的理论完全是真的，为着不忍使众生苦中加苦，也宁可叫你弃你的真来就我的假。不但你我应当如此信，而且要大声疾呼的劝众生如此信。

我的朋友！你的理论也不是完全可以弃置的，自私自利的制度阶级，的确已在人类中立下牢固的根基。然而如是种种，均由不爱而来。斩情绝爱，忍心害理的个人，团体，和国家，正鼓励着向这毁灭世界的目的上奔走。而你在迸出血泪之后，仅仅退守饭碗主义，在虚伪残忍的人类中，只图救自己于饥渴死亡，这岂是参透一切的你所应做的卑怯的事！

携起手来罢，青年有为的朋友！愿与你一边流进着血泪，一边肩起爱的旗帜，领着这“当面输心背面笑，翻手作云覆手雨”的人类，在这荆棘遍地的人生道上，走回开天辟地的第一步上来！

我的话到此已尽！你试自向第一步心中去印证，可知是千真万实，没有半句虚假。七日的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思想滤过了秋雨滴沥之夜，秋风撼窗之夜，星辰满天之夜，皓月当空之夜，梦影憧憧之夜，对花读信之夜。自问自答，自证自疑，心潮几番涨缩起落，仅而得此，请你不要当作自欺欺人的话语看！

现在再来回答你的一句枝节的话，《宁可我爱天下人》是三年前一时有感而作。孝起何时拿去，我竟然不知，以致于呈露于你的眼前，这是我极引以为悲惋歉仄的事。那篇不成文字，也更不是诗——是我的不幸，是天下人的不幸——愿你忘了它。至于说对我的了解，竟是言人人殊，那更不足为怪，连我都未曾十分了解我自己。我只是赤子之心，笑啼间作。你既是从活泼坦易方面认得我，就请你从这一方面认识我到底。

明天回校去了，盼望不久能和你相见！

星如

这时湖面已@着霞光，——他静沉沉的叠起这几张纸来，放在袋里，眼光直穿出霞外。夕阳要下去了，要从东半球他屋前的树杪上来，照见他的一切亲爱的人！他凝望着天末，明天起要重新忙碌了，他决意在这时把妹妹的信也写完：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妹妹：

我病了七天，现在已经全愈，明天便出院了。病中未曾写信，我不愿以目前的小疾，累我的双亲和妹妹，数万里外月余日后的忧思。

重读你的信一遍，妹妹！我心已碎。生平厌恶“心碎”、“肠断”这类被人用滥的名词，而为着直觉，为着贯穿天地的大爱，我不肯违心，不惜破二十年的旧例，今朝用它一遭！

诚然，母亲不是我一个人的，往玄里说，也不是我们两个人的，是天下人的。你不许我随便使她受感触，妹妹，我甘作囚人，你为狱吏，我愿屈服于你的权威之下，奉你的话为金科玉律，天经地义！往者不可谏，提起来，我要迸出痛悔的泪，然而又岂是得已！

“去国之音哀以思”，叔叔责我太无男子气，我何尝不也觉得羞愧？然而我的去国，不是谴逐，不是放流，是我自己甘心情愿，为求学而去的。白衣如雪的登舟之日，送者皆自崖而返，我不曾流下一滴眼泪！我反复读了叔叔的“去国刚三月”之语，更了解了自己。足见我原不是喜欢写这类文字的，去国以后之音，才哀以思。然而去国之前的我的生活，与去国之后的我的生活，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至多只有一两分的更变，所不同的，就是离了双亲。

惟其如此，这男子气才抛掷得有价值，才抛掷得对得起天地万物，婴儿上帝。双亲呵！我深幸二十年来，在万事上作刚强的大丈夫，珍重的留下这一段气概，为你们抛掷！

为着双亲，失了男子气。妹妹，我愿普天下男子都将这一段气概抛掷了罢！我发这绝叫时，我听得见神灵赞叹，我看得见天地万物，在我足下俯伏低头！

虽然是可以剖肝沥胆，究竟如你所说，不应使双亲伤心。我每次写信，总是十分小心谨慎，而真性情如洪水，往往没过我的笔端，我自恨为何自己不能控制！——我要说我想家，写的太真切了，一定使双亲深深的受了激触。要说我不想家，双亲一定不信，或反疑到我不言的幕后，有若干的感伤。几番停笔踌躇，至终反写上些陈陈相因游子思家的套话，我的心从来哪有如此的百转千回过？你只以为我任意挥毫，我的苦心有谁知道？也许只有母亲能够知道罢，我反复地读她的来信，看她前后字句之中，往往矛盾，往往牵强，处处发现了与我同经验的痕迹，自慰慰我的言语中，含蓄着无限凄黯的意绪，最亲密的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话，竟说到最漠然的地步。然而，妹妹，究竟彼此都瞒不住，我知母亲，母亲知我，——彼此都能推测得到呵！前日病中卧读《饮水词》；看到“关心芳字浅深难！”及“不禁辛苦况相关？”等句，见得我跳将起来！古人的诗词，深刻处哪有一字虚设？不过应用于天性方面，我却是第一人！

在最美的环境之中，时时的怀念最亲爱的人，零碎的抒情文字，便不由自主地续续产生了。凄恻的情绪，从心中移到了纸上，在我固然觉得舒解了蕴结的衷肠。而从纸上移到双亲的心中时，又起了另一番衷肠的蕴结。在聪明正直的妹妹前，我自知罪无可逭，我无可言说，从今后，只愿你能容我改过自新！

你也许更要说我太柔情了，怎知和你的信同时放在桌上的一个朋友的信，还说到人家批评我孤冷呢！我难道有二重人格？我只是我，随着人家说去，无论是攻击，是赞扬，我都低头不理。我静默的接受任何种批评，我自以为是谦恭，而夷然不顾的态度中，人家又说我骄傲。然而我并不求人们的谅解！天文家抬头看着天行走，他神移目夺于天上的日月星辰，他看不见听不见人世间的一切，在他茫然仰天的步履之中，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或许在人间路上，冲撞践踏了路人，起了路人的怨怼，然而专注的他，又岂……

我应许你的琴儿，自然不至于失约。你的芳辰近了！我祝你在那天晨光晴朗，花香鸟语之中，巾帼飘扬的拜过双亲之后，转身便来开视你万里外的哥哥珍重赠送的礼物！妹妹，我如和你一般具有音乐的天才，则退隐的时间内，更不嫌寂寞了。病中七日，日日不同，夜夜不同，度尽了星月风雨。我心中无限柔静与悲哀的意绪，要托与琴丝。而自去国后，就没有像你的这么一个人，能低头舒腕，在我窗前挥奏！天下家人骨肉的结合，完全的何止千万？而我们的家庭，对于我，似乎特别的自然而奇妙，然而也……只换了“别离”两字！不许再说了，上帝助我！我须挥去额前的幻想，结束了缥缈的生涯，奋然转身，迎接工作……

的确，斜阳已成碧，要再写时也看不见了。他猛然的站起来，左手握着右腕，低头看着几上没有写完的信，似乎想续下去，——一转念，下了决心，忽然将手中的一枝金管的笔，激箭似的从窗内掷将出去。自己惊觉时，已自太晚！那枝数年来助他发挥思想的笔儿，在一逝不返的空间路上，闪闪的射出留恋的金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光之后，便惊鸿似的无声的飞入湖里，漾起了几圈溶溶的波纹——

他最后的写不出的文字，已宛转萦回的写在水上了！波纹渐渐平了，化入湖水。他仍痴立窗前不动。湖上被碧霞上下遮住的一抹夕阳，作意的粲然凄艳。霞光中，一辆敞篷的汽车，绕着湖岸，对着他缓驰而来。车上仿佛坐满了人，和司机并坐，向着楼窗挥手的黑发的青年，似乎便是孝起。

“生命路上英勇的同伴，已从明光中携手来迎接了！”——他忽然如受日的雪人一般，无力的坐了下去，双手抱着头儿，起了无名的呜咽。

竟于一九二四年一月，青山大风雨之夕。

（本篇最初发表于《小说月报》1924年第15卷第3号，后收入小说·散文集《往事》，1930年1月开明书店初版。）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寄小读者

通讯十五

仁慈的小朋友：

若是在你们天大的爱心里，还有空隙，我愿介绍几个可爱的女孩子，愿你们加以怜念！

M住在我的隔屋，是个天真漫烂又是完全神经质的女孩子。稍大的惊和喜，都能使她受极大的激刺和扰乱。她卧病已经四年半了，至今不见十分差减，往往刚觉得好些，夜间热度就又高起来，看完体温表，就听得她伏枕呜咽。她有个完全美满的家庭，却因病隔离了。——我的童心，完全是她引起的。她往往坐在床上自己喃喃的说："我父亲爱我，我母亲爱我，我爱……"我就倾耳听她底下说什么，她却是说"我爱自己"。我不觉笑了，她也笑了。她的娇憨凄苦的样子，得了许多女伴的爱怜。

R又在M的隔屋，她被一切人所爱，她也爱了一切的人。又非常的技巧，用针用笔，能做许多奇巧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好玩的东西。这些日子，正跟着我学中国文字。我第一天教给她“天”、“地”、“人”三字。她说：“你们中国人太玄妙了，怎么初学就念这样高大的字，我们初学，只是‘猫’、‘狗’之类”。我笑了，又觉得她说的有理。她学得极快，口音清楚，写的字也很方正。此外医院中天气表是她测量，星期日礼拜是她弹琴，病人阅看的报纸，是她照管，图书室的钥匙，也在她手里。她短发齐颈，爱好天然，她住院已经六个月了。

E只有十八岁，昨天是她的生日。她没有父母，只有哥哥。十九个月前，她病得很重，送到此处。现在可谓好一点，但还是很瘦弱。她喜欢叫人“妈妈”或“姊姊”。她急切的想望人家的爱念和同情，却又能隐忍不露，常常在寂寞中竭力的使自己活泼欢悦。然而每次在医生注射之后，屋门开处，看见她埋首在高枕之中，宛转流涕——这样的华年！这样的人生！

D是个爱尔兰的女孩子，和我谈话之间常常问我的家庭状况，尤其常要提到我的父亲，我只是无心的问答。后来旁人告诉我，她的父亲纵酒狂放，醉后时时虐待他的儿女。她的家庭生活，非常的凄苦不幸。她因躲避父亲，和祖母住在一处，听到人家谈到亲爱时，往往流泪。昨天我得到家书，正好她在旁边，她似羡似叹的问道：“这是你父亲写的么，多么厚的一封信呵！”幸而她不认得中国字，我连忙说：“不是，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这是我母亲写的，我父亲很忙，不常写信给我”她脸红微笑，又似释然。其实每次我的家书，都是父母弟弟每人几张纸！我以为人生最大的不幸，就是失爱于父母。我不能闭目推想，也不敢闭目揣想。可怜的带病而又心灵负着重伤的孩子！

A住在院后一座小楼上，我先不常看见她。从那一次在餐室内偶然回首，无意中她顾我微微一笑，很长的睫毛之下，流着幽娴贞静的眼光，绝不是西方人的态度。出了餐室，我便访到她的名字，和住处。那天晚上，在她的楼里，谈了半点钟的话，惊心于她的腼腆与温柔；谈到海景，她竟赠我一张灯塔的图画。她来院已将两年，据别人说没有什么起色。她终日卧在一角小廊上，廊前是曲径深林，廊后是小桥流水。她告诉我每遇狂风暴雨，看着凄清的环境，想到“人生”，两字，辄惊动不怡。我安慰她，她也感谢，然而彼此各有泪痕！

痛苦的人，岂止这几个？限于精神，我不能多述了！

今早黎明即醒。晓星微光，万松淡雾之中，我披衣起坐。举眼望到廊的尽处，我凝注着短床相接，雪白的枕上，梦中转侧的女孩子。只觉得奇愁黯黯，横空而来。生命中何必有爱，爱正是为这些人而有！这些痛苦的心灵，需要无限的同情与怜念。我一人究竟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太微小了，仰祷上天之外，只能求助于万里外的纯洁伟大的小朋友！

小朋友！为着跟你们通讯，受了许多友人严峻的责问，责我不宜只以悱恻的思想，贡献你们。小朋友不宜多看这种文字，我也不宜多写这种文字。为小朋友和我两方精神上的快乐与安平，我对于他们的忠告，只有惭愧感谢。然而人生不止欢乐滑稽一方面，病患与别离，只是带着酸汁的快乐之果。沉静的悲哀里，含有无限的庄严。伟大的人生中，是需要这种成分的。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何况这一切本是组成人生的原素，耳闻，眼见，身经，早晚都要了解知道的，何必要隐瞒着可爱的小朋友？我偶然这半年来先经历了这些事，和小朋友说说，想来也不是过分的不宜。

我比她们强多了，我有快乐美满的家庭，在第一步就没有摧伤思想的源路。我能自在游行，寻幽访胜，不似她们缠绵床褥，终日对着怯怯一角的青山。我横竖已是一身客寄，在校在山，都是一样；有人来看，自然欢喜，没有人来，也没有特别的失望与悲哀。她们乡关咫尺，却因病抛离父母，亲爱的人，每每因天风雨雪，山路难行，不能相见，于是怨嗟悲叹。整年整月，置身于怨望痛苦之中，这样的人生！

一而二，二而三的推想下去，世界上的幼弱病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苦，又岂止沙穰一隅？小朋友，你们看见的，也许比我还多，扶持慰藉，是谁的责任？见此而不动心呵！空负了上天付与我们的一腔热烈的爱！

所以，小朋友，我们所能做到的，一朵鲜花，一张画片，一句温和的慰语，一回殷勤的访问，甚至于一瞥哀怜的眼光，在我们是不觉得用了多少心，而在单调的枯苦生活，度日如年的病者，已是受了如天之赐。访问已过，花朵已残，在我们久已忘却之后，他们在幽闲的病榻上，还有无限的感谢，回忆与低徊！

我无庸多说，我病中曾受过几个小朋友的赠与。在你们完全而浓烈的爱心中，投书馈送，都能锦上添花，做到好处。小朋友，我无有言说，我只合掌赞美你们的纯洁与伟大。

如今我请你们纪念的这些人，虽然都在海外，但你们忆起这许多苦孩子时，或能以意会意，以心会心的体恤到眼前的病者。小朋友，莫道万里外的怜惘牵萦，没有用处，“以伟大思想养汝精神”！日后帮助你们建立大事业的同情心，便是从这零碎的怜念中练达出来的。

风雪的廊上，写这封信，不但手冷，到此心思也冻凝了。无端拆阅了波士顿中国朋友的一封书，又使我生无穷的感慨。她提醒了我！今日何日，正是故国的岁除，红灯绿酒之间，不知有多少盈盈的笑语。这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里却只有寂寂风雪的空山……不写了，你们的热情忠实的朋友，在此遥祝你们有个完全欢庆的新年！

冰　心

一九二四年二月四日，沙穰。

通讯十六

二弟冰叔

接到你两封冗长而恳挚的信，使我受了无限的安慰。是的！“从松树隙间穿过的阳光，就是你弟弟问安的使者；晚上清凉的风，就是骨肉手足的慰语！”好弟弟！我喜爱而又感激你的满含着诗意的慰安的话！

出乎意外的又收到你赠我的历代名人词选，我喜欢到不可言说。父亲说恐怕我已有了，我原有一部古今词选，放在闭璧楼的书架上了。可恨我一写信要中国书，她们便有百般的阻拦推托。好像凡是中国书都是充满着艰深的哲理，一看就费人无限的脑力似的。

不忍十分的违反她们的好意，我终于反复的只看些从病院中带来的短诗了。我昨夜收到词选，珍重的一页一页的看着，一面想，难得我有个知心的小弟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弟。

这部词，选得似乎稍偏于纤巧方面，错字也时时发现。但大体说起来，总算很好。

你问我去国前后，环境中诗意哪处更足？我无疑地要说，“自然是去国后！”在北京城里，不能晨夕与湖山相对，这是第一条件。再一事，就是客中的心情，似乎更容易融会诗句。

离开黄浦江岸，在太平洋舟中，青天碧海，独往独来之间，我常常忆起“海水直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两句。因为我无意中看到同舟众人，当倚阑俯视着船头飞溅的浪花的时候，眉宇间似乎都含着轻微的凄恻的意绪。

到了威尔斯利，慰冰湖更是我的唯一的良友。或是水边，或是水上，没有一天不到的。母亲寿辰的前一日，又到湖上去了，临水起了乡思，忽然忆起左辅的“浪淘沙”词：

> “水软橹声柔，草绿芳洲，碧桃几树隐红楼；者是春山魂一片，招入孤舟。乡梦不曾休，惹甚闲愁？忠州过了又涪州：掷与巴江流到海，切莫回头！”

觉得情景悉合，随手拾起一片湖石，用小刀刻上：“乡梦不曾休，惹甚闲愁？”两句，远远地抛入湖心里，自己便头也不回的走转来。这片小石，自那日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起，我信它永在湖心，直到天地的尽头。只要湖水不枯，湖石不烂，我的一片寄托此中的乡心，也永古不能磨灭的！

美国人家，除城市外，往往依山傍水，小巧精致，窗外篱旁，杂种着花草，真合“是处人家，绿深门户”词意。只是没有围墙，空阔有余，深邃不足。路上行人，隔窗可望见翠袖红妆，可听见琴声笑语。词中之“斜阳却照深深院”，“庭院深深深几许”，“不卷珠帘，人在深深处”，“墙内秋千墙外道”，“银汉是红墙，一带遥相隔”等句，在此都用不着了！

田野间林深树密，道路也依着山地的高下，曲折蜿蜒的修来，天趣盎然。想春来野花遍地之时，必是更幽美的。只是逾山越岭的游行，再也看不见一带城墙僧寺。“曲径通幽处，禅房草木深”，“花宫仙梵远微微，月隐高城钟漏稀”，“一片孤城万仞山”，“饮将闷酒城头睡”，“长烟落日孤城闭”，“帘卷疏星庭户悄，隐隐严城钟鼓”等句，在此又都用不着了！

总之，在此处处是“新大陆”的意味，遍地看出鸿@初辟的痕迹。国内一片苍古庄严，虽然有的只是颓废剥落的城垣宫殿，却都令人起一种“仰首欲攀低首拜”之思，可爱可敬的五千年的故国呵！

回忆去夏南下，晨过苏州，火车与城墙并行数里。城里湿烟@@，护城河里系着小舟，层塔露出城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头，竟是一幅图画。那时我已想到出了国门，此景便不能再见了！

说到山中的生活，除了看书游山，与女伴谈笑之外，竟没有别的日课。我家灵运公的诗，如“寝瘵谢人徒，绝迹入云峰，岩壑寓耳目，欢爱隔音容”，以及“昔余游京华，未尝废丘壑，矧乃归山川，心迹双寂寞……卧疾丰暇豫，翰墨时间作，怀抱观古今，寝食展戏谑……万事难并欢，达生幸可托”等句，竟将我的生活描写尽了，我自己更不须多说！

又猛忆起杜甫的“思家步月清宵立，忆弟看云白日眠”和苏东坡的“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对我此时生活而言，直是一字不可移易！青山满山是松，满地是雪，月下景物清幽到不可描画，晚餐后往往至楼前小立，寒光中自不免小起乡愁。又每日午后三时至五时是休息时间，白天里如何睡得着？自然只卧看天上云起，尤往往在此时复看家书，联带的忆到诸弟。——冰仲怕我病中不能多写通讯，岂知我病中较闲，心境亦较清，写的倒比平时多。又我自病后，未曾用一点药饵，真是“安心是药更无方”了。

多看古人句子，令自己少写好些。一面欣与古人契合，一面又有“恨不踊身千载上，趁古人未说吾先说”之叹。——说的已多了，都是你一部词选，引我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掉了半天书袋，是谁之过呢？一笑！

青山真有美极的时候。二月七日，正是五天风雪之后，万株树上，都结上一层冰壳。早起极光明的朝阳从东方捧出，照得这些冰树玉枝，寒光激射。下楼微步雪林中曲折行来，偶然回顾，一身自冰玉丛中穿过。小楼一角，隐隐看见我的帘幕。虽然一般的高处不胜寒，而此琼楼玉宇，竟在人间，而非天上。

九日晨同女伴乘雪橇出游。双马飞驰，绕遍青山上下。一路林深处，冰枝拂衣，脆折有声。白雪压地，不见寸土，竟是洁无纤尘的世界。最美的是冰珠串结在野樱桃枝上，红白相间，晶莹向日，觉得人间珍宝，无此璀璨！

途中女伴遥指一发青山，在天末起伏。我忽然想真个离家远了，连青山一发，也不是中原了。此时忽觉悠然意远。——弟弟！我平日总想以“真”为写作的唯一条件，然而算起来，不但是去国以前的文字不“真”，就是去国以后的文字，也没有尽“真”的能事。

我深确的信不论是人情，是物景，到了“尽头”处，是万万说不出来，写不出来的。纵然几番提笔，几番欲说，而语言文字之间，只是搜寻不出配得上形容这些情绪景物的字眼，结果只是搁笔，只是无言。十分不甘泯没了这些情景时，只能随意描摹几个字，稍留些印象。甚至于不妨如古人之结绳记事一般，胡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乱画几条墨线在纸上。只要他日再看到这些墨迹时，能在模糊缥缈的意境之中，重现了一番往事，已经是满足有余的了。

去国以前，文字多于情绪。去国以后，情绪多于文字。环境虽常是清丽可写，而我往往写不出。辛幼安的一支“罗敷媚”说：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真看得我寂然心死。他虽只说“愁”字，然已盖尽了其他种种一切！——真不知文字情绪不能互相表现的苦处，受者只有我一个人，或是人人都如此？

北京谚语说：“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去年中秋，此地不曾有月。阴历十四夜，月光灿然。我正想东方谚语，不能适用于西方天象，谁知元宵夜果然雨雪霏霏。十八夜以后，夜夜梦醒见月。只觉空明的枕上，梦与月相续。最好是近两夜，醒时将近黎明，天色碧蓝，一弦金色的月，不远对着弦月凹处悬着一颗大星。万里无云的天上，只有一星一月，光景真是奇丽。

元夜如何？——听说醉司命夜，家宴席上，母亲想我难过，你们几个兄弟倒会一人一句的笑话慰藉，真是灯草也成了拄杖了！喜笑之余，并此感谢。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纸已尽，不多谈。——此信我以为不妨转小朋友一阅。

冰　心

一九二四年三月一日，青山沙穰。

（以上二篇最初发表于《晨报·儿童世界》1924年3月9日、4月2日，后收入《寄小读者》。）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六一姊

这两天来，不知为什么常常想起六一姊。

她是我童年游伴之一，虽然在一块儿的日子不多，我却着实的喜欢她，她也尽心的爱护了我。

她的母亲是菩提的乳母——菩提是父亲朋友的儿子，和我的大弟弟同年生的，他们和我们是紧邻——菩提出世后的第三天，她的母亲便带了六一来。又过两天，我偶然走过菩提家的厨房，看见一个八九岁的姑娘，坐在门槛上。脸儿不很白，而双颊自然红润，双眼皮，大眼睛，看见人总是笑。人家说这是六一的姊姊，都叫她六一姊。那时她还是天足，穿一套压着花边的蓝布衣裳。很粗的辫子，垂在后面。我手里正拿着两串糖葫芦，不由的便递给她一串。她笑着接了，她母亲叫她道谢，她只看着我笑，我也笑了，彼此都觉得很腼腆。等我吃完了糖果，要将那竹签儿扔去的时候，她拦住我；一面将自己竹签的一头拗弯了，如同钩儿的样子，自己含在口里，叫我也这样做，一面笑说："这是我们的旱烟袋。"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我用奇导的眼光看着她——当然我也随从了，自那时起我很爱她。

她三天两天的便来看她母亲，我们见面的时候很多。她只比我大三岁，我觉得她是我第一个好朋友，我们常常有事没事的坐在台阶上谈话。——我知道六一是他爷爷六十一岁那年生的，所以叫做六一。但六一未生之前，他姊姊总该另有名字的。我屡次问她，她总含笑不说。以后我仿佛听得她母亲叫她铃儿，有一天，冷不防我从她背后也叫了一声，她连忙答应。回头看见我笑了，她便低头去弄辫子，似乎十分羞涩。我至今还不解是什么缘故。当时只知道她怕听“铃儿”两字，便时常叫着玩，但她并不恼我。

水天相连的海隅，可玩的材料很少，然而我们每次总有些新玩艺儿来消遣日子。有时拾些卵石放在小铜锣里，当鸡蛋煮着。有时在沙上掘一个大坑，将我们的脚埋在里面。玩完了，我站起来很坦然的；她却很小心的在岩石上蹴踏了会子，又前后左右的看她自己的鞋。她说：“我的鞋若是弄脏了，我妈要说我的。”

还有一次，我听人家说煤是树木积压变成的，偶然和六一姊谈起，她笑着要做一点煤冬天烧。我们寻得了一把生锈的切菜刀，在山下砍了些荆棘，埋在海边沙土里，天天去掘开看变成了煤没有。五六天过去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了，依旧是荆棘，以后再有人说煤是树木积压成的，我总不信。

下雨的时候，我们便在廊下“跳远”玩，有时跳得多了，晚上睡时觉得脚跟痛，但我们仍旧喜欢跳。有一次我的乳娘看见了，隔窗叫进我去说：“她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天天只管同乡下孩子玩，姑娘家跳跳钻钻的，也不怕人笑话！”我乍一听说，也便不敢出去，次数多了，我也有些气忿，便道：“她是什么人？乡下孩子也是人呀！我跳我的，我母亲都不说我，要你来管做什么？”一面便挣脱出去。乳娘笑着拧我的脸说：“你真个学坏了！”

以后六一姊长大了些，来的时候也少了。她十一岁那年来的时候，她的脚已经裹尖了，穿着一双青布扎红花的尖头高底鞋。女仆们都夸赞她说：“看她妈不在家，她自己把脚裹的多小呀！这样的姑娘，真不让人费心。”我愕然，背后问她说：“亏你怎么下手，你不怕痛么？”她摇头笑说：“不。”随后又说：“痛也没有法子，不裹叫人家笑话。”

从此她来的时候，也不能常和我玩了，只挪过一张矮凳子，坐在下房里，替六一浆洗小衣服，有时自己扎花鞋。我在门外沙上玩，她只扶着门框站着看。我叫她出来，她说：“我跑不动。”——那时我已起首学做句子，读整本的书了，对于事物的兴味，渐渐的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和她两样。在书房窗内看见她来了，又走进下房里，我也只淡淡的，并不像从前那种着急，恨不得立时出去见她的样子。

菩提断了乳，六一姊的母亲便带了六一走了。从那时起，自然六一姊也不再来。——直到我十一岁那年，到金钩寨看社戏去，才又见她一面。

我看社戏，几乎是年例，每次都是坐在正对着戏台的席棚底下看的。这座棚是曲家搭的，他家出了一个副榜，村里要算他们最有声望了。从我们楼上可以望见曲家门口和祠堂前两对很高的旗杆，和海岸上的魁星阁。这都是曲副榜中了副榜以后，才建立起来的。金钩寨得了这些点缀，观瞻顿然壮了许多。

金钩寨是离我们营垒最近的村落，四时节庆，不免有馈赠往来。我曾在父亲桌上，看见曲副榜寄父亲的一封信，是五色信纸写的，大概是说沿海不靖，要请几名兵士保护乡村的话，内中有“谚云‘……’足下乃今日之大树将军也，小草依依，尚其庇之……”“谚云”底下是什么，我至终想不起来，只记得纸上龙蛇飞舞，笔势很好看的。

社戏演唱的时候，父亲常在被请参观之例。我便也跟了去，坐在父亲身旁看。我矮，看不见，曲家的长孙还因此出去，踢开了棚前土阶上列坐的乡人。

实话说，对于社戏，我完全不感兴味，往往看不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到半点钟，便缠着要走，父亲也借此起身告辞。——而和六一姊会面的那一次，不是在棚里看，工夫却长了些。

那天早起，在书房里，已隐隐听见山下锣鼓喧天。下午放学出来，要回到西院去，刚走到花墙边，看见余妈抱着膝坐在下台阶上打盹。看见我便一把拉住笑说："不必过去了，母亲睡觉呢。我在这里等着，领你听社戏去，省得你一个人在楼上看海怪闷的。"我知道是她自己要看，却拿我作盾牌。但我在书房坐了一天，也正懒懒的，便任她携了我的手，出了后门，夕阳中穿过麦垄。斜坡上走下去，已望见戏台前黑压压的人山人海，卖杂糖杂饼的担子前，都有百十个村童围着，乱烘烘的笑闹；墙边一排一排的板凳上，坐着粉白黛绿，花枝招展的妇女们，笑语盈盈的不休。

我觉得瑟缩，又不愿挤过人丛，拉着余妈的手要回去。余妈俯下来指着对面叫我看，说："已经走到这里了——你看六一姊在那边呢，过去找她说话去。"我抬头一看，棚外左侧的墙边，穿着新蓝布衫子，大红裤子，盘腿坐在长板条的一端，正回头和许多别的女孩子说话的，果然是六一姊。

余妈半推半挽的把我撮上棚边去，六一姊忽然看见了，顿时满脸含笑的站起来让："余大妈这边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坐。”一面紧紧的握我的手，对我笑，不说什么话。

一别三年，六一姊的面庞稍稍改了，似乎脸儿长圆了些，也白了些，样子更温柔好看了。我一时也没有说什么，只看着她微笑。她拉我在她身旁半倚的坐下，附耳含笑说：“你也高了些——今天怎么又高兴出来走走？”

当我们招呼之顷，和她联坐的女孩们都注意我——这时我愿带叙一个人儿，我脑中常有她的影子，后来看书一看到“芑萝村”和“西施”字样，我立刻就联忆到她，也不知是什么缘故。她是那天和六一姊同坐的女伴中之一，只有十四五岁光景。身上穿着浅月白竹布衫儿，襟角上绣着@字。绿色的裤子，下面是扎腿，桃红扎青花的小脚鞋。头发不很青，却是很厚。水汪汪的一双俊眼。又红又小的嘴唇。净白的脸上，薄薄的搽上一层胭脂。她顾盼撩人，一颦一笑，都能得众女伴的附和。那种娟媚入骨的丰度，的确是我过城市生活以前所见的第一美人儿！

到此我自己惊笑，只是那天那时的一瞥，前后都杳无消息，童稚烂漫流动的心，在无数的过眼云烟之中，不知怎的就捉得这一个影子，自然不忘的到了现在。——生命中原有许多“不可解”的事！

她们窃窃议论我的天足，又问六一姊，我为何不换衣裳出来听戏。众口纷纭，我低头听得真切，心中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只怨余妈为何就这样的拉我出来！我身上穿的只是家常很素静的衣服，在红绿丛中，更显得非常的暗淡。

百般局促之中，只听得六一姊从容的微笑说："值得换衣服么？她不到棚里去，今天又没有什么大戏。"一面用揽围着我的手抚我的肩儿，似乎教我抬起头来的样子。

我觉得脸上红潮立时退去，心中十分感激六一姊轻轻的便为我解了围。我知道这句话的分量，一切的不宁都恢复了。我暗地惊叹，三年之别，六一姊居然是大姑娘了，她练达人情的话，居然能庇覆我！

恋恋的挨着她坐着，无聊的注目台上。看见两个婢女站在两旁，一个皇后似的，站在当中，摇头掩袖，咿咿的唱。她们三个珠翠满头，粉黛俨然，衣服也极其闪耀华丽，但裙下却都露着一双又大又破烂的男人单脸鞋。

金色的斜阳，已落下西山去，暮色逼人。余妈还舍不得走，我说："从书房出来，简直就没到西院去，母亲要问，我可不管。"她知道我万不愿再留滞了，只得站起来谢了六一姊，又和四围的村妇纷纷道别。上坡来时，她还只管回头望着台上，我却望着六一姊，她也望着我。我忽然后悔为何忘记吩咐她来找我玩，转过麦垄，便彼此看不见了。——到此我热烈的希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望那不是最末次的相见！

回家来已是上灯时候，母亲并不会以不换衣裳去听社戏为意，只问我今天的功课。我却告诉母亲我今天看见了六一姊，还有一个美姑娘。美姑娘不能打动母亲的心，母亲只殷勤的说："真的，六一姊也有好几年没来了！"

十年来四围寻不到和她相似的人，在异国更没有起联忆的机会，但这两天来，不知为何，只常常想起六一姊！

她这时一定嫁了，嫁在金钩寨，或是嫁到山右的邻村去，我相信她永远是一个勤俭温柔的媳妇。

山坳海隅的春阴景物，也许和今日的青山，一般的凄黯消沉！我似乎能听到那呜呜的海风，和那暗灰色浩荡摇撼的波涛。我似乎能看到那阴郁压人的西南山影，和山半一层层枯黄不断的麦地。乍暖还寒时候，常使幼稚无知的我，起无名的怅惘的那种环境，六一姊也许还在此中，她或在推磨，或在纳鞋底，工作之余，她偶然抬头自篱隙外望海山，或不起什么感触。她决不能想起我，即或能想起我，也决不能知道这时的我，正在海外的海，山外的山的一角小楼之中，凝阴的廊上，低头疾书，追写十年前的她的嘉言懿行……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我一路拉杂写来，写到此泪已盈睫——总之，提起六一姊，我童年的许多往事，已真切活现的浮到眼前来了！

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黄昏，青山，沙穰。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4年6月《小说月报》第15卷第6号，后收入小说、散文集《往事》。）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忆 淑 敏

不成问题的病，将一个精神躯壳两不感痛苦的我，闭置在寂然的空谷里。没有呻吟和忧虑，使我稍顾到我自己，整天的光阴，只有消磨在隐几和看山中了。

一百五十天的看山，直看到不成图画。一春的听鸟语，直听到不成音乐。明月清风，都成了家常便饭。淡了世情的人，要逃出世外；而淡到了“世外的情”的人，便当如何？

此时的我，恰如站在洞口，望着黏天的海波，胸怀与这浩荡深阔的海天俱化，迷茫中悦然自惊。自己竟不知这久久的凝神，使心思滤到这般的空虚。是个“人”就当有“人事”。这空虚的心怀，是仙鬼之间的景况！没有一些“人事”来镇压住这飘弱的躯壳，这汪洋的海波，要欣然的卷上来，挟带我到青碧万丈的渊底去。

连忙回转，我看见了一层层圆穹的洞府，一圈比一圈小的重叠到无尽。这一圈圈的深刻之痕，回顾处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有的使我喜欢，有的使我酸楚……

何其无味？单调的环境，悠闲的白日，使我的心思一天一天的沉潜内敛，除却回忆，没有别的念头，幸而还是欢乐时多，酸楚时少。——但我忆起淑敏时却是例外！

中学时代的情绪，如鸟试翼，如花初开，觉得友谊是无上的快乐。淑敏和我，就是那时相识的，——虽然我们并不是最好的朋友。

头一次见她，是在音乐教室里，一个同学拉着我到她面前去，一面说："你是瑞的朋友，她也是瑞的朋友，你们是联友呵！"那时我也腼腆，她也忸怩，只含糊说了几句话。

此后花间草场上的散步，自然不止一次，也没有什么很深刻的回忆。只有一回，她有一件规劝我的事，又不肯当面说。拉我出去走走，却塞了一张纸，在我手里。我到课室里展开看，悚然惊感，从此我视她为畏友。这是她的一端隐德，但可怜这事，现在只有抱病的我知道了！

我们并不是晨夕相随的，一切都极其模糊。最清晰的就是去年的事。自中学别后的第五年，我们又在大学里相见。功课不同，在一处的时候自然少了，看友情一天比一天淡的我，也竟不曾匀出工夫去找她。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有一次在图书室里，一个同学笑对我说，“我们问淑敏‘你和婉莹怎样了。’她摇头笑道‘罢，罢，我不敢惹她大学生！’”我听后也笑了，只觉得她很稚气。——第二天又在图书室里，她在看报，我正找一张纸找不着，我问说：“对不起，淑敏，看见我的一张纸没有？”她抬头笑了，说：“没有。”我说：“你把报纸拿起来，也许压在底下。”她拿起报纸来，果然发现了那张纸。我明知不是她藏起来的，却故意说：“一定是你藏起来的，叫我好找！”——这是我们在大学里，除了招呼匆匆以外的第一次也是最末次的谈话。

因着她说“不敢惹大学生”一句话，我恐我的神情里，含有可使她觉得隔膜的去处。然而时间毕竟如逝水，童心一去不可回，我虽然努力欢笑，情景已不似从前了。默默对坐了一会，我心里尽着回想五年前无猜憨稚的光阴。图书室里不许说话，我也不想说话，心中忽忽的充满了热情消失的悲哀！

有一天从男校回到女校来，门前遇见运，我问她到那里去，她说：“到预王府看淑敏去。”我惊道：“她病了么？——替我问她好。”我想一灾二病是人所常有的，并没有将这事放在心里。

第二天在男校的女生休息室里，一位同学怆然的告诉我说：“淑敏死了！”我忽然起了寒噤，走到窗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前，外望天容如墨，我默然……

她的一生，在我眼里的，只是这些事了！

许多同学哭了，我却未曾流下一滴泪。我也不曾去送葬，从同仁医院归来的路上，遇有了许多送葬回来，低头叹息的同学，我也不觉得惭愧；虽然我忍心以@送她的时间，去察验我自己无病的双眼。

和她只相处一年的同学，还为她作了祭文，仅仅知道她名字的同学，也为她哀悼。然而我不曾为她写一个字！

我坦然，我没有对不起她，我准知道我们的友情有沉挚的再现之一瞥。我知道在她刚刚离世之时，心中忙乱昏忽的我，如有什么文字，文字未必是从我心中写出来的。那文字只是遮掩生者的耳目，并非是对死者的哀慕。

我由着她去，非等到我心中潜藏的旧谊，重新将她推现到我眼前时，我决不想写关于她的一个字。

今天便是那时候了！淑敏是个好女儿，好学生，是我眼中心中的一个很可爱的人。虽然我知道她并不比别人真切，我却晓得她如不死，她的家庭，学校，社会，都要受她很大的影响。她死了，这三方面是倾折了一根石柱——我信我对她不能有更高的赞美了。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近来因着病，常常想到“病”的第二步。我想淑敏在“死”的屏风后，是止水般的不起什么，而她的“死”却贻留她的友人以一瞥间一瞥间的心潮动荡。然而——大家也是如此，这一动荡也如水之波动，是互相传递的……

这是她死后一年，我心中旧谊的第一次再现，我忠实的写下来。青山是寂静，松林是葱绿，阳光没入云里，和她去年的死日一样的阴郁，我信这是追悼她的最适宜最清洁的环境。病余的弱腕，不停的为情绪支使了两点钟。去年的泪，今日才流。假如天上人间的她和我，相知之深，仍如十五六岁的儿童时代，这篇一年后的追思文字，我信她要恳挚的，含泪的接受了！

四月，基督殉爱日，一九二四。沙穰，美国。

（本篇最初发表于《燕大周刊》1924年5月31日第45期，署名谢婉莹。）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寄小读者

通讯十七

小朋友：

健康来复的路上，不幸多歧，这几十天来懒得很；雨后偶然看见几朵浓黄的蒲公英，在匀整的草坡上闪烁，不禁又忆起一件事。

一月十九晨，是雪后浓阴的天。我早起游山，忽然在积雪中，看见了七八朵大开的蒲公英。我俯身摘下握在手里，——真不知这平凡的草卉，竟与梅菊一样的耐寒。我回到楼上，用条黄丝带将这几朵缀将起来，编成王冠的形式。人家问我做什么，我说："我要为我的女王加冕。"说着就随便的给一个女孩子戴上了。

大家欢笑声中，我只无言的卧在床上——我不是为女王加冕，竟是为蒲公英加冕了。蒲公英虽是我最熟识的一种草花，但从来是被人轻忽，从来是不上美人头的。今日因着情不可却，我竟让她在美人头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上，照耀了几点钟。

蒲公英是黄色，叠瓣的花，很带着菊花的神意，但我也不曾偏爱她。我对于花卉是普遍的爱怜。虽有时不免喜欢玫瑰的浓郁，和桂花的清远，而在我忧来无方的时候，玫瑰和桂花也一样的成粪土。在我心情怡悦的一刹那顷，高贵清华的菊花，也不能和我手中的蒲公英来占夺位置。

世上的一切事物，只是百千万面大大小小的镜子，重叠对照，反射又反射；于是世上有了这许多璀璨辉煌，虹影般的光彩。没有蒲公英，显不出雏菊，没有平凡，显不出超绝。而且不能因为大家都爱雏菊，世上便消灭了蒲公英；不能因为大家都敬礼超人，世上便消灭了庸碌。即使这一切都能因着世人的爱憎而生灭，只恐到了满山谷都是菊花和超人的时候，菊花的价值，反不如蒲公英，超人的价值，反不及庸碌了。

所以世上一物有一物的长处，一人有一人的价值。我不能偏爱，也不肯偏憎。悟到万物相衬托的理，我只愿我心如水，处处相平。我愿菊花在我眼中，消失了她的富丽堂皇，蒲公英也解除了她的局促羞涩，博爱的极端，翻成淡漠。但这种普遍淡漠的心，除了博爱的小朋友，有谁知道？

书到此，高天萧然，楼上风紧得很，再谈了，我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的小朋友！

冰　心

一九二四年五月九日，沙穰疗养院。

（本篇最初发表于《晨报·儿童世界》1924年6月10日，后收入《寄小读者》。）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往　事（二）

她是翩翩的乳燕，
　　横海飘游，
月明风紧，
　　不敢停留——
在她频频回顾的
　　飞翔里
总带着乡愁！

一

那天大雪，郁郁黄昏之中，送一个朋友出山而去。绒绒的雪上，极整齐分明的镌着我们偕行的足印。独自归来的路上，偶然低首，看见洁白匀整的雪花，只这一瞬间，已又轻轻的掩盖了我们去时的踪迹。——白茫茫的大地上，还有谁知道这一片雪下，一刹那前，有个同行，有个送别？

我的心因觉悟而沉沉的浸入悲哀！

苏东坡的：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
鸿飞那复计东西！
……

那几句还未曾说到尽头处，岂但鸿飞不复计东西？连雪泥上的指爪都是不得而留的……于是人生到处都是渺茫了！

生命何其实在？又何其飘忽？它如迎面吹来的朔风，扑到脸上时，明明觉得砭骨劲寒；它又匆匆吹过，飒飒的散到树林子里，到天空中，渺无来因去果，纵骑着快马，也无处追寻。

原也是无聊，而薄纸存留的时候，或者比时晴的快雪长久些——今日不乐，松涛细响之中，四面风来的山亭上，又提笔来写《往事》。生命的历史一页一页的翻下去，渐渐翻近中叶，页页佳妙，图画的色彩也加倍的鲜明，动摇了我的心灵与眼目。这几幅是造物者的手迹。他轻描淡写了，又展开在我眼前；我瞻仰之下，加上一两笔点缀。

点缀完了，自己看着，似乎起了感慨，人生经得起追写几次的往事？生命刻刻消磨于把笔之顷……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这时青山的春雨已洒到松梢了！

一九二四年三月七日，青山。

二

哪有心肠？然而竟被友人约去话别——

回来已是暮色沉沉。今夜没有电光，中堂燃着两支蜡烛，闪闪的光影，从竹帘里透出，觉得凄清。

走到院子里，已听见母亲同涵和杰断断续续的说话。等我进去时，帘子响处，声音都寂。母亲只低着头做针线，涵和杰惘然的站了起来，却没有话说，只扶着椅背，对着闪闪的烛光呆望。

我怀疑着，一面向母亲说着今天饯别的光景，他们两个竟不来搭话，我也不问。

母亲进去了，我才问他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涵不言语，杰叹了一口气，半晌说："母亲说……她舍不得你走，你走了她如同……但她又不愿意让你知道……"

几个月来，我们原是彼此心下雪亮，只是手软心酸，不敢揭破这一层纸。然而今夜我听到了这意中的言语，我竟呆了。

忽然涵望着杰沉重的说："母亲吩咐不对莹哥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说，你又来多事做什么？”

暂时沉默——这时电灯灿然的亮了，明光里照见他们两个的脸都红着。

杰嗫嚅着说：“我想……我想不要紧的……”

涵截住他：“不，我不许你说！”声音更严厉了。

这时杰真急了，觉得过分的受哥哥的诃斥。他也大声的说：“瞒别人，难道要瞒自己的姊姊？”他负固的抵抗着。

我已丧失了裁判的能力，茫然的，无心的吹灭了蜡烛，正要勉强的说一两句话——

涵的声音凄然了，“正是不瞒别人，只瞒自己的姊姊呢！”

两对辛酸的眼光相触，如同刚卸下的琴弦一般，两个人同时无力的低下头去。

我神魂失据的站在他们中间。

电灯又灭了，感谢这一霎时消失的光明！我们只觉得湿热颤动的手，紧紧的互握着，却看不见彼此盈盈的泪眼！

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夜，北京。

三

今夜林中月下的青山，无可比拟！仿佛万一，只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能说是似娟娟的静女，虽是照人的明艳，却不飞扬妖冶；是低眉垂袖，璎珞矜严。

流动的光辉之中，一切都失了正色：松林是一片浓黑的，天空是莹白的，无边的雪地，竟是浅蓝色的了。这三色衬成的宇宙，充满了凝静，超逸与庄严；中间流溢着满空幽哀的神意，一切言词文字都丧失了，几乎不容凝视，不容把握！

今夜的林中，决不宜于将军夜猎——那从骑杂沓，传叫风生，会踏毁了这平整匀纤的雪地；朵朵的火燎，和生寒的铁甲，会缭乱了静冷的月光。

今夜的林中，也不宜于燃枝野餐——火光中的喧哗欢笑，杯盘狼藉，会惊起树上稳栖的禽鸟；踏月归去，数里相和的歌声，会叫破了这如怨如慕的诗的世界。

今夜的林中，也不宜于爱友话别，叮咛细语——凄意已足，语音已微；而抑郁缠绵，作茧自缚的情绪，总是太“人间的”了，对不上这晶莹的雪月，空阔的山林。

今夜的林中，也不宜于高士徘徊，美人掩映——纵使林中月下，有佳句可寻，有佳音可赏，而一片光雾凄迷之中，只容意念回旋，不容人物点缀。

我倚枕百般回肠凝想，忽然一念回转，黯然神伤……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今夜的青山只宜于这些女孩子，这些病中倚枕看月的女孩子！

假如我能飞身月中下视，依山上下曲折的长廊，雪色侵围阑外，月光浸着雪净的衾@，逼着玲珑的眉宇。这一带长廊之中：万籁俱绝，万缘俱断，有如水的客愁，有如丝的乡梦，有幽感，有彻悟，有祈祷，有忏悔，有万千种话……

山中的千百日，山光松影重叠到千百回，世事从头减去，感悟逐渐侵来，已滤就了水晶般清澈的襟怀。这时纵是顽石的钝根，也要思量万事，何况这些思深善怀的女子？

往者如观流水——月下的乡魂旅思，或在罗马故宫，颓垣废柱之旁；或在万里长城，缺堞断阶之上；或在约旦河边，或在麦加城里；或超渡莱因河，或飞越落矶山；有多少魂销目断，是耶非耶？只她知道！

来者如仰高山，——久久的徘徊在困弱道途之上，也许明日，也许今年，就揭卸病的细网，轻轻的试叩死的铁门！天国泥犁，任她幻拟：是泛入七宝莲池？是参谒白玉帝座？是欢悦？是惊怯？有天上的重逢，有人间的留恋，有未成而可成的事功，有将实而仍虚的愿望；岂但为我？牵及众生，大哉生命！

这一切，融合着无限之生一刹那顷，此时此地的，宇宙中流动的光辉，是幽忧，是彻悟，都已宛宛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氤氲，超凡入圣——

万能的上帝，我诚何福？我又何辜？……

一九二四年二月三十日夜，沙穰。

四

心血来潮，如听精灵呼唤，从昏迷的睡中，旋风般翻身起坐——

铃声响后，屋门开了，接着床前一阵惨默的忙乱。

狂潮渐退——医生凝立视我无语。护士捧着磁盘，眼光中带着未尽的惊惶。我精神全隳，心里是彻底的死去般的空虚。颊上流着的清泪，只是眼眶里的一种压迫，不是从七情中的任一情来的。

最后仿佛的寻见了我自己是坐着，半缚半围的拥倚在床阑上，胸前系着一个大冰囊。注射过的右臂，麻木隐痛到不能转动，然而我也没有转动的意想。

心血果然凝而不流，飘忽的灵魂，觉出了躯壳的重量。这重量层层下沉，躯壳压在床阑上，床阑压在楼屋上，楼屋又压在大地上。

凝结沉重之中，时间一分一分的过去，人们已退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尽。床侧的灯光，是调节到只能看见室内的一切的模糊轮廓为止，——其实这时我自己也只剩一个轮廓！

我连闭目的力量都没有——然而我竟极无端的见了一个梦。

我在层层的殿阁中缓缓行走，却总不得踏着实地，软绵绵的在云雾中行。

不知走了多远，到了最末层；猛抬头看见四个大字的金匾，是“得大自在”，似乎因此觉悟了这是京西卧佛寺的大殿。

不由自主的还是往上走，两庑下忽然加深，黑沉沉的，两边忽然奏起音乐，却看不见一个乐人。那声音如敲繁钟，如吹急管，天风吹送着，十分的错落凄紧！我梦中停足倾耳，自然赞叹，“这是‘十番’，究竟还是东方的古乐动人！”

更向里走，殿中更加沉黑，如漆如墨，摸索着愈走愈深。忽然如同揭开殿顶，射下一道光明来，殿中洞然，不见了那卧佛的大像，后壁上却高高的挂着一幅大白绫子，缀着青绒的大字，明白的是：“只因天上最高枝，开向人……”光梢只闪到“人”字，便砉然的掣了回去。我惊退，如雾，如电，不断的乐音中，我倏然的坠下无底深渊去……

无限的下坠之中，灵魂又寻到了躯壳：耳中还听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见“十番”，室中仍只是几堆模糊的轮廓，星辰在窗外清冷灰白色的天空中闪耀着——

我定一定神，我又微笑，周身仍是沉重冰结，心灵中却来了一缕凉意，是知识来复后的第一个感觉。

天还未明，刚在右臂药力消散之后，我挣扎着探身取了铅笔，将梦中所见的十个字，欹斜的写在一张小纸上，塞在浴衣的袋里。

病到不知西东的时候，冻结的心魂，还有能力飞扬！——光影又只耆然的一闪，“开向人……”之下，竟不知是些什么，无论何时回忆起，都觉得有些惋惜。原也只是许多字形在梦中的观念的再现，而上句“只因天上最高枝”这七个字，连缀得已似乎不错。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夜，圣卜生疗养院。

五

“风浪要来了，这一段水程照例是不平稳的！”

这两句话不知甚时，也不知是从哪一个侍者口中说出来的，一瞬时便在这几百个青年中间传播开了。大家不住的记念着，又报告佳音似的彼此谈说着。在这好奇而活泼的心绪里，与其说是防备着，不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如说是希望着罢。

于是大家心里先晕眩了，分外的凝注着海洋。依然的无边闪烁的波涛，似乎渐渐的摇荡起来，定神看时，却又不见得。

我——更有无名的喜悦，暗地里从容的笑着——

晚餐的时候，灯光依旧灿然，广厅上杯光衣影，盈盈笑语之中，忽然看见那些白衣的侍者，托着盘子，欹斜的从许多圆桌中间掠走了过来，海洋是在动荡了！大家暂时的停了刀叉，相顾一笑，眼珠都流动着，好像相告说："风浪来了！"——这时都觉出了船身左右的摇摆。

我没有言语，又满意的一笑。

餐后回到房里——今夜原有一个谈话会——我徐徐的换着衣服，对镜微讶，看见了自己镜中惊喜的神情，如同准备着去赴海的女神召请去对酌的一个夜宴；又如同磨剑赴敌，对手是一个闻名的健者，而自己却有几分胜利的把握。

预定夜深才下舱来，便将睡前一切都安排好了。

出门一笑，厅中几个女伴斜坐在大沙发上，灯光下娇情的谈笑着，笑声中已带晕意。

一路上去，遇见许多挟着毡子，笑着下舱来的同伴，笑声中也有些晕意。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我微笑着走上舱面去。琴旁坐着站着还围有许多人，我拉过一张椅子，坐在玲的旁边。她笑得倚到我的肩上说："风浪来了！"

弹琴的人左右倾欹的双腕仍是弹奏着，唱歌的人，手扶着琴台笑着唱着，忽然身不自主一溜的从琴的这端滑到那端去。

大家都笑了，笑声里似都不想再支持，于是渐渐的四散了。

我转入交际室，谈话会的人都已在里面了，大家团团的坐下。屋里似乎很郁闷。我觉得有些人面色很无主，掩着口蹙然的坐着——大家都觉得在同一的高度中，和室内一切，一齐的反侧欹斜。

似乎都很勉强，许多人的精神，都用到晕眩上了！仿佛中谈起爱海来，华问我为何爱海？如何爱海？——我渐渐的觉得快乐充溢，怡然的笑了。并非喜欢这问题，是喜欢我这时心身上直接自海得来的感觉，我笑说："爱海是这么一点一分的积渐的爱起来的……"

未及说完，一个同伴，掩着口颠顿的走了出去。

大家又都笑了。笑声中，也似乎说："我们散了罢！"却又都不好意思走，断断续续的仍旧谈着。我心神已完全的飞越，似乎水宫赴宴的时间，已一分一分的临近；比试的对手，已一步一步的仗着剑向着我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走来，——但我还天一句地一句的说着“文艺批评”。

又是一个同伴，掩着口颠顿的走了出去——于是两个，三个……

我知道是我说话的时候了，我笑说：“我们散了罢，别为着我大家拘束着！”一面先站了起来。

大家笑着散开了。出到舱外，灯影下竟无一人，阑外只听得涛声。全船想都睡下了，我一笑走上最高层去。

迎着海风，掠一掠鬓发，模糊摇撼之中，我走到阑旁，放倒一个救生圈，抱膝坐在上面，遥对着高竖的烟囱与桅樯。我看见船尾的阑干，与暗灰色的天末的水平线，互相重叠起落，高度相去有五六尺。

我凝神听着四面的海潮音。仰望高空，桅尖指处，只一两颗大星露见。——我的心魂由激扬而宁静，由快乐而感到庄严。海的母亲，在洪涛上轻轻的簸动这大摇篮。几百个婴儿之中，我也许是个独醒者……

我想到母亲，我想到父亲，忆起行前父亲曾笑对我说：“这番横渡太平洋，你若晕船，不配作我的女儿！”

我寄父亲的信中，曾说了这几句：“我已受了一回风浪的试探。为着要报告父亲，我在海风中，最高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层上，坐到中夜。海已证明了我确是父亲的女儿。”

其实这又何足道？这次的航程，海平如镜，天天是轻风习习，那夜仅是五六尺上下的震荡。侍者口中夸说的风浪，和青年心中希冀惊笑的风浪，比海洋中的实况，大得多了！

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日夜，太平洋舟中。

六

从来未曾感到的，这三夜来感到了，尤其是今夜！——与其说“感”不如说“刺”——今夜感到的，我恳颤的希望这一生再也不感到！

阴历八月十四夜，晚餐后同一位朋友上楼来，从塔窗中，她忽然赞赏的唤我看月。撩开幔子，我看见一轮明月，高悬在远远的塔尖。地上是水银泻地般的月光。我心上如同着了一鞭，但感觉还散漫模糊，只惘然的也赞美了一句，便回到屋里，放下两重帘子来睡了。

早起一边理发，忽又惘惘的忆起昨夜的印象。我想起“……看月多归思，晓起开笼放白鹇”这两句来。如有白鹇可放，我昨夜一定开笼了，然而她纵有双飞翼，也怎生飞渡这浩浩万里的太平洋？我连替白鹇设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想的希望都绝了的时候，我觉得到了最无可奈何的境界！

中秋日，居然晴明，我已是心慑，仪又欢笑的告诉我，今夜定在湖上泛舟，我尤其黯然！但这是沿例，旧同学年年此夜请新同学荡舟赏月，我如何敢言语？

黄昏良来召唤我时，天竟阴了，我一边和她走着，说不出心里的感谢。

我们七人，坐了三只小舟，一篙儿点开，缓缓从桥下穿过，已到湖上。

四顾廓然，湖光满眼。环湖的山黯青着，湖水也翠得很凄然。水底看见黑云浮动，湖岸上的秋叶，一丛丛的红意迎人，几座楼台在远处，旋转的次第入望。

我们荡到湖心，又转入水枝低亚处，错落的谈着，不时的仰望云翳的天空。云彩只严遮着，月意杳然。——“千金也买不了她这一刻的隐藏！”我说不出的心里的感谢。

云影只严遮着，月意杳然，夜色渐渐逼人，湖光渐隐。几片黑云，又横曳过湖东的丛树上，大家都怅惘，说：“无望了！我们回去罢！”

归棹中我看见舟尾的秋。她在桨声里，似吟似叹的说：“月呵！怎么不做美呵！”她很轻巧的又笑了，我也报她一笑。——这是“释然”，她哪儿知道我的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心绪？

到岸后，还在堤边留连仰望了片晌。——我想："真可怜——中秋夜居然逃过了！"人人怅惘的归途中，我有说不尽的心里的感谢。

十六夜便不防备，心中很坦然，似乎忘却了。

不知如何，偶然敲了楼东一个朋友的室门，她正灭了灯在窗前坐着。月光满室！我一惊，要缩回也来不及了，只能听她起身拉着我的手，到窗前来。

没有一点缺憾！月儿圆满光明到十二分。我默然，我咬起唇儿，我几乎要迸出一两句诅咒的话！

假如她知道我这时心中的感伤是到了如何程度，她也必不忍这般的用双臂围住我，逼我站在窗前。我惨默无声，我已拚着鼓勇去领略。正如立近万丈的悬崖，下临无际的酸水的海。与其徘徊着惊悸亡魂，不如索性纵身一跃，死心的去感觉那没顶切肤的辛酸的感觉。

我神摇目夺的凝望着：近如方院，远如天文台，以及周围的高高下下的树，都逼射得看出了红、蓝、黄的颜色。三个绿半球针竿高指的圆顶下，不断的白圆穹门，一圈一圈的在地的月影，如墨线画的一般的清晰。十字道四角的青草，青得四片绿绒似的，光天化日之下，也没有这样的分明呵，何况这一切都浸透在这万里迷@的光影里……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我开始的诅咒了！

乡愁麻痹到全身，我掠着头发，发上掠到了乡愁；我捏着指尖，指上捏着了乡愁。是实实在在的躯壳上感着的苦痛，不是灵魂上浮泛流动的悲哀！

我一翻身匆匆的辞了她，回到屋里来。匆匆的用手绢蒙起了桌上嵌着父亲和母亲相片的银框。匆匆的拿起一本很厚的书来，扶着头苦读——茫然的翻了几十页，我实在没有气力再敷衍了，推开书，退到床上，万念俱灰的起了呜咽。

我病了——

那夜的惊和感，如夏空的急电，奔腾闪掣到了最高尖。过后回思，使我怃然叹异，而且不自信！如今反复的感着乡愁的心，已不能再飙起。无数的月夜都过去了，有时竟是整夜的看着，情感方面，却至多也不过“惘然”。

痛定思痛，我觉悟了明月为何千万年来，伤了无数的客心！静夜的无限光明之中，将四围衬映得清晰浮动，使她彻底的知道，一身不是梦，是明明白白的去国客游。一切离愁别恨，都不是淡荡的，犹疑的；是分明的，真切的，急如束湿的。

对于这事，我守了半年的缄默；只在今春与友人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通讯之间，引了古人月夜的名句之后，我写："呜呼！赏鉴好文学，领略人生，竟须付若大代价耶？"

至于代价如何，"呜呼"两字之后，藏有若干的伤感，我竟没有提，我的朋友因而也不曾问起。

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夜，闭璧楼。

七

我当然喜爱花草！

在国内时，我的屋里虽然不断的供养着香花，而剪叶添水的事，我却不常做。父亲或母亲走了进来，用手指按一按盆土，就啧啧的说："我看花草供到你的屋里来，就是她们的末日到了！"

假如他二位老人家，说完这话就算了时，我自然不能再懒惰，至少也须敷衍敷衍；然而他们说完之后，提水瓶的提水瓶，拿剪刀的拿剪刀；若供的是水仙花，更是不但花根，连盆连石子都洗了。我乐得笑着站在一旁看。

我决不是不爱花，也决不是懒惰。一来我知道我收拾的万不及他们的齐整，——我十分相信收拾花卉是一种艺术——二来我每每喜欢得个题目，引得父亲和母亲和我纠缠。但看去国后，我从未忘了替屋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里的花添水！我案头的水仙花，在别人和我同时养起的，还未萌茁的时候，就已怒放。一剪一剪繁密的花朵，将花管带得沉沉下垂，我用细绳将她们轻轻的束起。

花未开尽，我已病到医院里去，自此便隔绝了！只在一个朋友的小启中，提了一句，“你的花，我已替你浇水了。”以后再无人提，我也不好意思再问。但我在病榻上时时想起人去楼空，她自己在室中当然寂静。闭璧楼夜间整齐灿烂的光明中，缺了一点，便是我黑暗的窗户，暗室中再无人看她在光影下的丰神！

入山之后一日，开了朋友们替我收拾了送来的箱子，水仙花的绿盆赫然在内。我知道她在我卧病二十日之中，残落已尽。更无从“托微波以通词”，我怅然——良久！

第三天，得了一个匣子，剪开束绳，白纸外一张片子，写着：

无尽的爱，安娜。

纸内包卷着一束猩红的玫瑰。珍重的插在瓶内，黄昏时浓香袭人。

只过了一夜，我早起进来，看见花朵都低垂了，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瓣儿憔悴得黑绒剪成的一般！才惊悟到这屋里太冷，后面瑛的小楼上是有暖炉的，她需要花的慰安，她也配受香花供养，我连忙托人带去赠了她。——听说一夜的工夫，花魂又回转了过来。

此后陆续又得了许多花，玫瑰也有，水仙也有，我都不忍留住。送客走后，便自己捧到瑛的楼里。

想起圣卜生医院室中不断的繁花，我不胜神往。然而到了花我不能两全的时候，我宁可刻苦了自己。我寂寞清寒的过了六十天，不曾牺牲一个花朵！

二月十六日，又有友人赠我六朵石竹花，三朵红的，三朵白的，间以几枝凤尾草。那天稍暖，送花的友人又站在一旁看我安插，我不好意思就把花送走，插好便放在屋里的玻璃几上。

夜中见着瑛，我说："又有一瓶花送你了！"她笑着谢了我。

回来欹在枕上，等着出到了廊外之时，忽然看见了几上的几朵石竹花，那三朵白的，倒不觉得怎样，只那三朵红的，红得异样的可怜！

灿然的灯下，红绒般的瓣儿，重叠细碎的光艳照眼，加以花旁几枝凤尾草的细绿的叶围绕着，交辉中竟有@人的意味。

这时不知是"花"可怜，还是"红"可怜，我心中所起的爱的感觉，很模糊而浓烈……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我不想再做傻子！周围都是白的，周围都是冷的，看不见一点红艳与生意，这般的过了六十天，何自苦如此？”

我决定留下她！

第二天早起，瑛问我：“花呢？”我笑而不答。

今日风雪。我拥毡坐在廊上，回头看见这几朵花，在门窗洞开的室中，玻璃几上，迎着朔风瑟瑟而动，我不语。

进去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来，又到廊上。翻开书页，觉得连纸张都是冰冻的。我抬起头来望着那几朵寒颤的花——我又不语。

晚上，这几朵已憔悴损伤，瓣边已焦黄了！悼惜已来不及，我已牺牲了她。

偶然拿起笔来，不知是吊慰她，还是为自己文过，写了几行：

……

……

几曾愿挥麾开去？
雪冷风寒——
　不忍挽柔弱的花枝，
　　来陪我禁受。
顾惜了她们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逼得我忘怀自己。

真是何苦来？
　石竹花！
无情的朋友，又打发了
@艳的你们
　来依傍冷幽的我！

拚却瓶碎花凝，
　也做一回残忍的事罢！
山中两月，
　彻骨的清寒，
不能再……

到此意尽，笔儿自然的放下，只扶头看着残花出神。

以后也曾重写了三五次，只是整凑不起来。花已死去，过也不必文，至今那张稿纸，还随便的夹在一本书里。

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日，沙穰。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八

是除夜的酒后，在父亲的书室里。父亲看书，我也坐近书几，已是久久的沉默——

我站起，双手支颐，半倚在几上，我唤："爹爹！"父亲抬起头来。"我想看守灯塔去。"

父亲笑了一笑，说："也好，整年整月的守着海——只是太冷寂一些。"说完仍看他的书。

我又说："我不怕冷寂，真的，爹爹！"

父亲放下书说："真的便怎样？"

这时我反无从说起了！我耸一耸肩，我说："看灯塔是一种最伟大，最高尚，而又最有诗意的生活……"

父亲点头说："这个自然！"他往后靠着椅背，是预备长谈的姿势。这时我们都感着兴味了。

我仍旧站着，我说："只要是一样的为人群服务，不是独善其身；我们固然不必避世，而因着性之相近，我们也不必避'避世'！"

父亲笑着点头。

我接着："避世而出家，是我所不屑做的，奈何以青年有为之身，受十方供养？"

父亲只笑着。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我勇敢的说："灯台守的别名，便是'光明的使者'。他抛离田里，牺牲了家人骨肉的团聚，一切种种世上耳目纷华的娱乐，来整年整月的对着渺茫无际的海天。除却海上的飞鸥片帆，天上的云涌风起，不能有新的接触。除了骀荡的海风，和岛上崖旁转青的小草，他不知春至。我抛却'乐群'，只知'敬业'……"

父亲说："和人群大陆隔绝，是怎样的一种牺牲，这情绪，我们航海人真是透彻中边的了！"言次，他微叹。

我连忙说："否，这在我并不是牺牲！我晚上举着火炬，登上天梯，我觉得有无上的倨傲与光荣。几多好男子，轻侮别离，弄潮破浪，狎习了海上的腥风，驱使着如意的桅帆，自以为不可一世，而在狂飙浓雾，海水山立之顷，他们却蹙眉低首，捧盘屏息，凝注着这一点高悬闪烁的光明！这一点是警觉，是慰安，是导引，然而这一点是由我燃着！"

父亲沉静的眼光中，似乎忽忽的起了回忆。

"晴明之日，海不扬波，我抱膝沙上，悠然看潮落星生。风雨之日，我倚窗观涛，听浪花怒撼崖石。我闭门读书，以海洋为师，以星月为友，这一切都是不变与永久。

"三五日一来的小艇上，我不断的得着世外的消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息，和家人朋友的书函；似暂离又似永别的景况，使我们永驻在‘的的如水’的情谊之中。我可读一切的新书籍，我可写作，在文化上，我并不曾与世界隔绝。”

父亲笑说：“灯塔生活，固然极其超脱，而你的幻像，也未免过于美丽。倘若病起来，海水拍天之间，你可怎么办？”

我也笑道：“这个容易——一时虑不到这些！”

父亲道：“病只关你一身，误了燃灯，却是关于众生的光明……”

我连忙说：“所以我说这生活是伟大的！”

父亲看我一笑，笑我词支，说：“我知道你会登梯燃灯；但倘若有大风浓雾，触石沉舟的事，你须鸣枪，你须放艇……”

我郑重的说：“这一切，尤其是我所深爱的。为着自己，为着众生，我都愿学！”

父亲无言，久久，笑道：“你若是男儿，是我的好儿子！”

我走近一步，说：“假如我要得这种位置，东南沿海一带，爹爹总可为力？”

父亲看着我说：“或者……但你为何说得这般的郑重？”

我肃然道：“我处心积虑已经三年了！”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父亲敛容，沉思的抚着书角，半天，说："我无有不赞成，我无有不为力。为着去国离家，吸受海上腥风的航海者，我忍心舍遣我唯一的弱女，到岛山上点起光明。但是，唯一的条件，灯台守不要女孩子！"

我木然勉强一笑，退坐了下去。

又是久久的沉默——

父亲站起来，慰安我似的："清静伟大，照射光明的生活，原不止灯台守，人生宽广的很！"

我不言语。坐了一会，便掀开帘子出去。

弟弟们站在院子的四隅，燃着了小爆竹。彼此抛掷，欢呼声中，偶然有一两支掷到我身上来，我只笑避——实在没有同他们追逐的心绪。

回到卧室，黑沉沉的歪在床上。除夕的梦纵使不灵验，万一能梦见，也是慰情聊胜无。我一念至诚的要入梦，幻想中画出环境，暗灰色的波涛，岿然的白塔……

一夜寂然——奈何连个梦都不能做！

这是两年前的事了，我自此后，禁绝思虑，又十年不见灯塔，我心不乱。

这半个月来，海上瞥见了六七次，过眼时只悄然微叹。失望的心情，不愿它再兴起。而今夜浓雾中的独立，我竟极奋迅的起了悲哀！

丝雨@@里，我走上最高层，倚着船阑，忽然见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天幕下，四塞的雾点之中，夹岸两嶂淡墨画成似的岛山上，各有一点星光闪烁——

船身微微的左右欹斜，这两点星光，也徐徐的在两旁隐约起伏。光线穿过雾层，莹然，灿然，直射到我的心上来，如招呼，如接引，我无言，久——久，悲哀的心弦，开始策策而动！

有多少无情有恨之泪，趁今夜都向这两点星光挥洒！凭吟啸的海风，带这两年前已死的密愿，直到塔前的光下——

从兹了结！拈得起，放得下，愿不再为灯塔动心，也永不作灯塔的梦，无希望的永古不失望，不希冀那不可希冀的，永古无悲哀！

愿上帝祝福这两个塔中的燃灯者！——愿上帝祝福有海水处，无数塔中的燃灯者！愿海水向他长绿，愿海山向他长青！愿他们知道自己是这一隅岛国上无冠的帝王，只对他们，我愿致无上的颂扬与羡慕！

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太平洋舟中。

九

只这般昏昏的，匆匆的别去，既不缠绵，又不悲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壮，白担了这许多日子的心了！

头一天午时，我就没有上桌吃饭，弟弟们唤我，我躺在床上装睡。听见母亲在外间说："罢了，不要惹她。"

伤了一会子的心——下午弟弟们的几个小朋友来了，玩得闹烘烘的。大家环着院子里一个大莲花缸跑，彼此泼水为戏，连我也弄湿了衣襟。母亲半天不在家，到西院舅母那边去了，却吩咐厨房里替我煮了一碗面。

黄昏时又静了下来，我开了琴旁的灯弹琴，好几年不学琴了，指法都错乱，我只心不在焉的反复的按着。最后不知何时已停了弹，只倚在琴台上，看起琴谱来。

父亲走到琴边，说："今晚请你的几个朋友来谈谈也好，就请她们来晚餐。"我答应着，想了一想，许多朋友假期中都走了，星虽远些，还在西城。我就走到电话匣旁，摘下耳机来，找到她，请她多带几个弟妹，今夜是越人多越好。她说晚了，如来不及，不必等着晚餐也罢。那时已入夜，平常是星从我家归去的时候了。

舅母走过来，潜也从家里来了。我们都很欢喜，今夜最怕是只有家人相对！潜说着海舟上的故事，和留学生的笑话，我们听得很热闹。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厨丁在两个院子之间，不住的走来走去，又自言自语的说："九点了！"我从帘子里听见，便笑对母亲说："简直叫他们开饭罢，厨师父在院子里急得转磨呢！——星一时未必来得了。"母亲说："你既请了她，何妨再等一会？"和我说着，眼却看着父亲。父亲说："开来也好，就请舅母和潜在这里吃罢。我们家里按时惯了，偶然一两次晚些，就这样的鸡犬不宁！"

我知道父亲和母亲只怕的是我今夜又不吃饭，如今有舅母和潜在这里，和星来一样，于是大家都说好——纷纭语笑之中，我好好吃了一顿晚饭。

饭后好一会，星才来到，还同着宪和宜，我同楫迎了出去，就进入客室。

话别最好在行前八九天，临时是"话"不出来的。不是轻重颠倒，就是无话可说。所以我们只是东拉西扯，比平时的更淡漠，更无头绪，我一句也记不得了。

只记得一句，还不是我们说的。

我和星，宜在内间，楫陪着宪在外间，只隔着一层窗纱，小孩子谈得更热闹。

星忽然摇手，听了一会，笑对我说："你听你小弟弟和宪说的是什么？"我问："是什么？"她笑道："他说，'我姊姊走了，我们家里，如同丢了一颗明珠一般！'"她说着又笑了，宜也笑了，我不觉脸红起来。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我们姊弟平日互相封赠的徽号多极了！什么剑客，诗人，哲学家，女神等等，彼此混谥着。哪里是好意？三分亲爱，七分嘲笑，有时竟等于怨谤，一点经纬都没有的！比如说父亲或母亲偶然吩咐传递一件东西，我们争着答应，自然有一个捷足先得，偶然得了夸奖，其余三个怎肯干休？便大家站在远处，点头赞叹的说："孝子！真孝顺！'二十四孝'加上你，二十五孝了！"结果又引起一番争论。

这些事只好在家里通行，而童子无知，每每在大庭广众之间，也弄假成真的说着，总使我不好意思——

我也只好一笑，遮掩开去。

舅母和潜都走了，我们便移到中堂来。时已夜午，我觉得心中烦热，竟剖开了一个大西瓜。

弟弟们零零落落的都进去了，再也不出来。宪没有人陪，也有了倦意。星说："走罢，远得很呢，明天车站上送你！"说着有些凄然。——岂知明天车站上并没有送着，反是半个月后送到海舟上来，这已是我大梦中的事了！

送走了她们，走入中间，弟弟们都睡了。进入内室，只父亲一人在灯下，我问妈妈呢，父亲说睡下了。然而我听见母亲在床上转侧，又轻轻的咳嗽，我知道她不愿意和我说话，也就不去揭帐。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默然片晌，——父亲先说些闲话，以后慢慢的说："我十七岁离家的时候，祖父嘱咐我说：'出外只守着三个字：勤，慎，……'"

没有说完，我低头按着胸口——父亲皱眉看着我，问："怎么了？"我说："没有什么，有一点心痛……"

父亲叹了一口气，站起身来，说："不早了，你睡去罢，已是一点钟了。"

回到屋里，抚着枕头也起了恋恋，然而一夜睡得很好。

早饭是独自吃的，告诉过母亲到佟府和女青年会几个朋友那里辞行，便出门去了。又似匆匆，又似挨延的，近午才回来。

入门已觉得凄切！在院子里，弟弟们拦住我，替我摄了几张快影。照完我径入己室，扶着书架，泪如雨下。

舅母抱着小因来了，说："小因来请姑姑了，到我们那边吃饺子去！"我连忙强笑着出来，接过小因，偎着她。就她的肩上，印我的泪眼——便跟着舅母过来。

也没有吃得好：我心中的酸辛，千万倍于蘸饺子的姜醋，父亲踱了过来，一面逗小因说笑，却注意我吃了多少，我更支持不住，泪落在碗里，便放下筷子。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舅母和嫂嫂含着泪只管让着，我不顾的站了起来……

回家去，中堂里正撤着午餐。母亲坐在中间屋里，看见我，眼泪便滚了下来。我那时方寸已乱！一会儿恐怕有人来送我，与其左右是禁制不住，有在人前哭的，不如现在哭。我叫了一声“妈妈”，挨坐了下去。我们冰凉颤动的手，紧紧的互握着臂腕，呜咽不成声！——半年来的自欺自慰，相欺相慰，无数的忍泪吞声，都积攒了来，有今日恣情的一恸！

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来劝，恐怕是要劝的人也禁制不住了！

我释了手，卧在床上，泪已流尽，闭目躺了半晌，心中倒觉得廓然。外面人报潜来了，母亲便走了出去。小朋友们也陆续的来了，我起来洗了脸，也出去和他们从容的谈起话来。

外面门环响，说：“马车来了。”小朋友们都手忙脚乱的先推出自行车去，潜拿着帽子，站在堂门边。

我竟微笑了！我说：“走了！”向空发言似的，这语声又似是从空中来，入耳使我惊慑。我不看着任一个人，便掀开帘子出去。

极迅疾的！我只一转身，看见涵站在窗前，只在我这一转身之顷，他极酸恻的瞥了我一眼，便回过头去！可怜的孩子！他从昨日起未曾和我说话，他今天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连出大门来送我的勇气都没有！这一瞥眼中，有送行，有抱歉，有慰藉，有无限的别话，我都领会了！别离造成了今日异样懂事的一个他！今天还是他的生日呢，无情的姊姊连寿面都不吃，就走了！……

走到门外，只觉得车前人山人海，似乎家中大小上下都出来了。我却不曾看见母亲。不知是我不敢看她，或是她隐在人后，或是她没有出来。我看见舅母，嫂嫂，都含着泪。连站在后面的白和张，说了一声“一路平安！”声音都哽咽着，眼圈儿也红了。

坐车，骑车的小孩子，都启行了。我带着两个弟弟，两个妹妹，上了车，车门砰的一声关上了。马一扬鬣，车轮已经转动。只几个转动，街角的墙影，便将我亲爱的人们和我的，相互的视线隔断了……

我又微笑着向后一倚。自此入梦！此后的都是梦境了！

只这般昏昏的匆匆的一别，既不缠绵，又不悲壮，白担了这许多日子的心了！

然而只这昏昏的匆匆的一别，便把我别到如云的梦中来！九个月来悬在云雾里，眼前飞掠的只是梦幻泡影，一切色，声，香，味，触，法，都很异样，很麻木，很飘浮。我挣扎把握，也撮不到一点真实！

这种感觉不是全然于我无益的，九个月来，不免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有时遇到支持不住的事，到了悲哀宛转，无可奈何的时节，我就茫然四顾的说："不管它罢，这一切原都在梦中呢！"

就是此刻的突起的乡愁，也这样迷迷糊糊的让它过去了！

一九二三年八月三日，北京。

十

只是这般昏昏的匆匆的一别，既不缠绵，又不悲壮；然而前天我追写的时候，我的眼泪流的比笔尖移动得还快！亭中寂寂，浓密的松枝外，好鸟时鸣，嫣红姹紫开遍；而我除了膝上的纸笔，和一方湿透的纱巾外，看不见别的！

我写时不须思索，没有着力，而回忆如大河泛决，奔越四流。我恨不能百管齐下，同时描述了每一段时间，每一个人，每一端思念！

我写时因呜咽而中断了好几次，归结只写了顾一失百的那一篇，而那一篇中的每一小段都是无尽，每一小段都能演绎到千万言！

文艺既凭借着主观的欣赏，我写时如雨的眼泪，未必能普遍的感动了世间一切有情。但因着字字真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切的本地风光，在那篇中提名的人，决不能不起一番真切的回忆，而终于坠泪，第一个人就是我的母亲！

我远道寄回这几篇去，我不能伴她同读，引动她的伤感后，不能有即时笑语的慰藉，我诚何心？

然而不须感伤，我至爱的母亲！我灵魂是躯壳的主宰，别离之前，虽不知离愁深刻到如斯，而未尝不知别离之苦。我要推却别离，没有别离敢来挽我。为着人生，我曾自愿不住的挥着别泪，作此“弱游”！

别的都不说，只这昏昏的匆匆的一别，先在世上绝对的承认了一个“我”的存在，为幸已多！

乡愁每深一分，“我”的存在就证实了一分，——何以故？因我确有个感受痛苦的心灵与躯壳故！

既承认了“我”，就不能不承认宇宙中无量数的“他”，更不能不承认了包罗一切的“生命”，以及生命中的一切。

我既绝对承认了生命，我便愿低头去领略。我便愿遍尝了人生中之各趣，人生中之各趣我便愿遍尝！——我甘心乐意以别的泪与病的血为贽，推开了生命的宫门。

我曾说：

“别离碎我为微尘，和爱和愁，病又把我团捏起来，还敷上一层智慧。等到病叉手退立，仔细端详，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放心走去之后，我已另是一个人！

“她已渐远渐杳，我虽没有留她的意想，望着她的背影，却也觉得有些凄恋。我起来试走，我的躯体轻健；我举目四望，我的眼光清澈。遍天涯长着萋萋的芳草，我要从此走上远大的生命的道途！感谢病与别离。二十余年来，我第一次认识了生命。”

所以，不须伤感，我至爱的母亲！凭着血与泪，我已推开了生命神秘的宫门。因着巨大的代价，我从此要领受人生，享乐人生。

不须伤感，我至爱的母亲！悲哀只是一霎时，我的青春活泼的心，决不作悲哀的留滞。日来渐惯了单寒羁旅，离愁已浅，病缘已断；只往事忽忽追忆，难得当日哀乐纵横，贻我以抒写时的洒落与回味！

不须伤感，我至爱的母亲！往事的追写，决不会摧耗了我的精神，有把笔的可能，总未到悲哀的极致。母亲寄我的信中曾有：

“除夕我因你不在，十分难过，就想写信，提起笔来，心中一阵难受，又放下了笔，不能再写……”可知到了悲极，决无能力把笔！我只洒洒落落写来，写完心释。投笔之后，就让它从此成为“往事”，不予以多一刻的留连！

往事愿都撇在一边！——现在我收了纸笔，要在斜阳中下了山亭。春光真明媚！芊芊无际的山坡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上，开了万树不知名的黄的，白的，红的，紫的花，内中我只认得樱花已开，丁香已含苞，杨柳的嫩黄，与松枝的深绿，衬以知更雀的红胸，真是异样的鲜明！此行循着紫罗兰路，也许采些野花归去。

愿上帝祝福母亲！

愿上帝祝福母亲！

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九日，青山。

附注：每篇末的日月，是那段“往事”发生的时期与地点，和写作的时地，是不相干的——作者原注。

（本篇最初发表于《小说月报》1924年7月第15卷第7号，后收入《往事》。）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山中杂记

——遥寄小朋友

大夫说是养病，我自己说是休息，只觉得在拘管而又浪漫的禁令下，过了半年多。这半年中有许多在童心中可惊可笑的事，不足为大人道。只盼他们看到这几篇的时候，唇角下垂，鄙夷的一笑，随手的扔下。而有两三个孩子，拾起这一张纸，渐渐的感起兴味，看完又彼此嘻笑，讲说，传递；我就已经有说不出的喜欢！本来我这两天有无限的无聊。天下许多事都没有道理，比如今天早起那样的烈日，我出去散步的时候，热得头昏。此时近午，却又阴云密布，大风狂起。廊上独坐，除了胡写，还有什么事可作呢？

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沙穰。

（一）我怯弱的心灵

我小的时候，也和别的孩子一样，非常的胆小。大人们又爱逗我，我的小舅舅说什么《聊斋》，什么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夜谈随录》，都是些僵尸、白面的女鬼等等。在他还说着的时候，我就不自然的惴惴的四顾，塞坐在大人中间，故意的咳嗽。睡觉的时候，看着帐门外，似乎出其不意的也许伸进一只鬼手来。我只这样想着，便用被将自己的头蒙得严严地，结果是睡得周身是汗！

十三四岁以后，什么都不怕了。在山上独自中夜走过丛冢，风吹草动，我只回头凝视。满立着狰狞的神像的大殿，也敢在阴暗中小立。母亲屡屡说我胆大，因为她像我这般年纪的时候，还是怯弱的很。

我白日里的心，总是很宁静，很坚强，不怕那些看不见的鬼怪。只是近来常常在梦中，或是在将醒未醒之顷，一阵悚然，从前所怕的牛头马面，都积压了来，都聚围了来。我呼唤不出，只觉得怕得很，手足都麻木，灵魂似乎蜷曲着。挣扎到醒来，只见满山的青松，一天的明月。洒然自笑，——这样怯弱的梦，十年来已绝不做了，做这梦时，又有些悲哀！童年的事都是有趣的，怯弱的心情，有时也极其可爱。

（二）埋存与发掘

山中的生活，是没有人理的。只要不误了三餐和试验体温的时间，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医生和看护都不来拘管你。正是童心乘时再现的时候，从前的爱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好，都拿来重温一遍。

美国不是我的国，沙穰不是我的家。偶以病因缘，在这里游戏半年，离此后也许此生不再来。不留些纪念，觉得有点过意不去，于是我几乎每日做埋存与发掘的事。

我小的时候，最爱做这些事：墨鱼脊骨雕成的小船，五色纸粘成的小人等等，无论什么东西，玩够了就埋起来。树叶上写上字，掩在土里。石头上刻上字，投在水里。想起来时就去发掘看看，想不起来，也就让它悄悄的永久埋存在那里。

病中不必装大人，自然不妨重做小孩子！游山多半是独行，于是随时随地留下许多纪念，名片，西湖风景画，用过的纱巾等等，几乎满山中星罗棋布。经过芍药花下，流泉边，山亭里，都使我微笑，这其中都有我的手泽！兴之所至，又往往去掘开看看。

有时也遇见人，我便扎煞着泥污的手，不好意思的站了起来。本来这些事很难解说。人家问时，说又不好，不说又不好，迫不得已只有一笑。因此女伴们更喜欢追问，我只有躲着她们。

那一次一位旧朋友来，她笑说我近来更孩子气，更爱脸红了。童心的再现，有时使我不好意思是真的，半年的休养，自然血气旺盛，脸红那有什么爱不爱的可言呢？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三）古国的音乐

去冬多有风雪。风雪的时候，便都坐在广厅里，大家随便谈笑，开话匣子，弹琴，编绒织物等等，只是消磨时间。

荣是希腊的女孩子，年纪比我小一点，我们常在一处玩。她以古国国民自居，拉我作伴，常常和美国的女孩子戏笑口角。

我不会弹琴，她不会唱，但闷来无事，也就走到琴边胡闹。翻来覆去的只是那几个简单的熟调子。于是大家都笑道："趁早停了罢，这是什么音乐？"她傲然的叉手站在琴旁说："你们懂得什么？这是东西两古国，合奏的古乐，你们哪里配领略！"琴声仍旧不断，歌声愈高，别人的对话，都不相闻。于是大家急了，将她的口掩住，推到屋角去，从后面连椅子连我，一齐拉开，屋里已笑成一团！

最妙的是连"印第阿那的月"等等的美国调子，一经我们用过，以后无论何时，一听得琴声起，大家都互相点头笑说："听古国的音乐呵！"

（四）雨雪时候的星辰

寒暑表降到冰点下十八度的时候，我们也是在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廊下睡觉。每夜最熟识的就是天上的星辰了。也不过只是点点闪烁的光明，而相看惯了，偶然不见，也有些想望与无聊。

连夜雨雪，一点星光都看不见。荷和我拥衾对坐，在廊子的两角，遥遥谈话。

荷指着说："你看维纳司（Venus）升起了！"我抬头望时，却是山路转折处的路灯。我怡然一笑，也指着对山的一星灯火说："那边是周彼得（Jupiter）呢！"

愈指愈多，松林中射来零乱的风灯，都成了满天星宿。真的，雪花隙里，看不出天空和山林的界限，将繁灯当作繁星，简直是抵得过。

一念至诚的将假作真，灯光似乎都从地上飘起。这幻成的星光，都不移动，不必半夜梦醒时，再去追寻它们的位置。

于是雨雪寂寞之夜，也有了慰安了！

（五）她得了刑罚了

休息的时间，是万事不许作的。每天午后的这两点钟，乏倦时觉得需要，睡不着的时候，觉得白天强卧在床上，真是无聊。

我常常偷着带书在床上看，等到看护妇来巡视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的时候，就赶紧将书压在枕头底下，闭目装睡。——我无论如何淘气，也不敢大犯规矩，只到看书为止。而璧这个女孩子，往往悄悄的起来，抱膝坐在床上，逗引着别人谈笑。

这一天她又坐起来，看看无人，便指手画脚的学起医生来。大家正卧着看着她笑，看护妇已远远的来了。她的床正对着甬道，卧下已来不及，只得仍旧皱眉的坐着。

看护妇走到廊上。我们都默然，不敢言语。她问璧说，“你怎么不躺下？”璧笑说：“我胃不好，不住的打呃，躺下就难受。”看护妇道：“你今天饭吃得怎样？”璧惴惴的忍笑的说：“还好！”看护妇沉吟了一会便走出去。璧回首看着我们，抱头笑说：“你们等着，这一下子我完了！”

果然看见看护妇端着一杯药进来，杯中泡泡作声。璧只得接过，皱眉四顾。我们都用毡子藏着脸，暗暗的笑得喘不过气来。

看护妇看着她一口气喝完了，才又慢慢的出去。璧颓然的两手捧着胸口卧了下去，似哭似笑的说：“天呵！好酸！”

她以后不再胡说了，无病吃药是怎样难堪的事。大家谈起，都快意，拍手笑说：“她得了刑罚了！”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六）Eskimo

沙穰的小朋友替我上的Eskimo的徽号，是我所喜爱的，觉得比以前的别的称呼都有趣！

Eskimo是北美森林中的蛮族。黑发披裘，以雪为屋。过的是冰天雪地的渔猎生涯。我哪能像他们那样的勇敢？

只因去冬风雪无阻的林中游戏行走。林下冰湖正是沙穰村中小朋友的溜冰处。我经过，虽然我们屡次相逢，却没有说话。我只觉得他们往往的停了游走，注视着我，互相耳语。

以后医生的甥女告诉我，沙穰的孩子传说林中来了一个Eski—mo。问他们是怎样说法，他们以黑发披裘为证。医生告诉他们说不是Eskimo，是院中一个养病的人，他们才不再惊说了。

假如我是真的Eskimo呢，我的思想至少要简单了好些，这是第一件可羡的事。曾看过一本书上说："近代人五分钟的思想，够原始人或野蛮人想一年的。"人类在生理上，五十万年来没有进步，而劳心劳力的事，一年一年的增加，这是疾病的源泉，人生的不幸！

我愿终身在森林之中，我足踏枯枝，我静听树叶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微语。清风从林外吹来，带着松枝的香气。白茫茫的雪中，除我外没有行人。我所见所闻，不出青松白雪之外，我就似可满意了！

出院之期不远，女伴戏对我说："出去到了车水马龙的波士顿街上，千万不要惊倒，这半年的闭居，足可使你成个痴子！"

不必说，我已自惊悚，一回到健康道上，世事已接踵而来……我倒愿做 Eskimo 呢。黑发披裘，只是外面的事！

（七）说几句爱海的孩气的话

白发的老医生对我说："可喜你已大好了，城市与你不宜，今夏海滨之行，也是取消了为妙。"

这句话如同平地起了一个焦雷！

学问未必都在书本上。纽约、康桥、芝加哥这些人烟稠密的地方，终身不去也没有什么，只是说不许我到海边去，这却太使我伤心了。

我抬头张目的说："不，你没有阻止我到海边去的意思！"

他笑道："是的，我不愿意你到海边去，太潮湿了，于你新愈的身体没有好处。"

我们争执了半点钟，至终他说："那么你去一个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礼拜罢！”他又笑说：“其实秋后的湖上，也够你玩的了！”

我爱慰冰，无非也是海的关系。若完全的叫湖光代替了海色，我似乎不大甘心。

可怜，沙穰的六个多月，除了小小的流泉外，连慰冰都看不见！山也是可爱的，但和海比，的确比不起，我有我的理由！

人常常说：“海阔天空。”只有在海上的时候，才觉得天空阔远到了尽量处。在山上的时候，走到岩壁中间，有时只见一线天光。即或是到了山顶，而因着天末是山，天与地的界线便起伏不平，不如水平线的齐整。

海是蓝色灰色的。山是黄色绿色的。拿颜色来比，山也比海不过，蓝色灰色含着庄严淡远的意味，黄色绿色却未免浅显小方一些。固然我们常以黄色为至尊，皇帝的龙袍是黄色的，但皇帝称为“天子”，天比皇帝还尊贵，而天却是蓝色的。

海是动的，山是静的；海是活泼的，山是呆板的。昼长人静的时候，天气又热，凝神望着青山，一片黑郁郁的连绵不动，如同病牛一般。而海呢，你看她没有一刻静止！从天边微波粼粼的直卷到岸边，触着崖石，更欣然的溅跃了起来，开了灿然万朵的银花！

四围是大海，与四围是乱山，两者相较，是如何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滋味，看古诗便可知道。比如说海上山上看月出，古诗说："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细细咀嚼，这两句形容乱山，形容得极好，而光景何等臃肿，崎岖，僵冷，读了不使人生快感。而"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也是月出，光景却何等妩媚，遥远，璀璨！

原也是的，海上没有红白紫黄的野花，没有蓝雀红襟等等美丽的小鸟。然而野花到秋冬之间，便都萎谢，反予人以凋落的凄凉。海上的朝霞晚霞，天上水里反映到不止红白紫黄这几个颜色。这一片花，却是四时不断的。说到飞鸟，蓝雀红襟自然也可爱，而海上的沙鸥，白胸翠羽，轻盈的飘浮在浪花之上，"凌波微步，罗袜生尘"。看见蓝雀红襟，只使我联忆到"山禽自唤名"，而见海鸥，却使我联忆到千古颂赞美人，颂赞到绝顶的句子，是"婉若游龙，翩若惊鸿"！

在海上又使人有透视的能力，这句话天然是真的！你倚阑俯视，你不由自主的要想起这万顷碧琉璃之下，有什么明珠，什么珊瑚，什么龙女，什么鲛纱。在山上呢，很少使人想到山石黄泉以下，有什么金银铜铁。因为海水透明，天然的有引人们思想往深里去的趋向。

简直越说越没有完了，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我以为海比山强得多。说句极端的话，假如我犯了天条，赐我自杀，我也愿投海，不愿坠崖！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争论真有意思！我对于山和海的品评，小朋友们愈和我辩驳愈好。“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这样世界上才有个不同和变换。假如世界上的人都是一样的脸，我必不愿见人。假如天下人都是一样的嗜好，穿衣服的颜色式样都是一般的，则世界成了一个大学校，男女老幼都穿一样的制服。想至此不但好笑，而且无味！再一说，如大家都爱海呢，大家都搬到海上去，我又不得清静了！

（八）他们说我幸运

山做了围墙，草场成了庭院，这一带山林是我游戏的地方。早晨朝露还颗颗闪烁的时候，我就出去奔走，鞋袜往往都被露水淋湿了。黄昏睡起，短裙卷袖，微风吹衣，晚霞中我又游云似的在山路上徘徊。

固然的，如词中所说：“落日解鞍芳草岸，花无人戴，酒无人劝，醉也无人管！”不是什么好滋味；而“无人管”的情景，有时却真难得。你要以山中踯躅的态度，移在别处，可就不行。在学校中，在城市里，是不容你有行云流水的神意的。只因管你的人太多了！

我们楼后的儿童院，那天早晨我去参观了。正值院里的小朋友们在上课，有的在默写生字，有的在做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算学。大家都有点事牵住精神，而忙中偷闲，还暗地传递小纸条，偷说偷玩，小手小脚，没有安静的时候。这些孩子我都认得，只因他们在上课，我只在后面悄悄的坐着，不敢和他们谈话。

不见黑板六个月了，这倒不觉得怎样。只是看见教员桌上那个又大又圆的地球仪，满屋里矮小的桌子椅子，字迹很大的卷角的书：倏时将我唤回到十五年前去。而黑板上写着的

$$\begin{array}{cccc} 35 & 21 & 18 & 64 \\ -15 & +10 & -\ 9 & \times 69 \\ \hline \quad & \quad & \quad & \quad \end{array}$$

方程式。以及站在黑板前扶头思索，将粉笔在手掌上乱画的小朋友，我看着更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怅惘。窗外日影徐移，虽不是我在上课，而我呆呆的看着壁上的大钟，竟有急盼放学的意思！

放学了，我正和教员谈话，小朋友们围拢来将我拉开了。保罗笑问我说："你们那楼里也有功课么？"我说："没有，我们天天只是玩！"彼得笑叹道："你真是幸运！"

他们也是休养着，却每天仍有四点钟的功课。我出游的工夫，只在一定的时间里，才能见着他们。

唤起我十五年前的事，惭愧"三七二十一，四七二十八"的背乘数表等等，我已算熬过去，打过这一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关来了！而回想半年前，厚而大的笔记本，满屋满架的参考书，教授们流水般的口讲，……如今病好了，这生活还必须去过，又是怃然。

这生活还必须去过。不但人管，我也自管。“哀莫大于心死”，被人管的时候，传递小纸条偷说偷玩等事，还有工夫做。而自管的时候，这种动机竟绝然没有。十几年的训练，使人绝对的被书本征服了！

小朋友，“幸运”这两字又岂易言？

（九）机器与人类幸福

小朋友一定知道机器的用处和好处，就是省人力，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很重大的工作。

在山中闲居，没有看见别的机器的机会，而山右附近的农园中的机器，已足使我赞叹。

他们用机器耕地，用机器撒种，以至于刈割等等，都是机器一手经理。那天我特地走到山前去，望见农人坐在汽机上，开足机力，在田地上突突爬走。很坚实的地土，汽机过处，都水浪似的，分开两边，不到半点钟工夫，很宽阔一片地，都已耕松了。

农人从衣袋里掏出表来一看，便缓缓的捩转汽机，回到园里去。我也自转身。不知为何，竟然微笑。农人运用大机器，而小机器的表，又指挥了农人。我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觉得很滑稽！

我小的时候，家园墙外，一望都是麦地。耕种收割的事，是最熟见不过的了。农夫农妇，汗流浃背的蹲在田里，一锄一锄的掘，一镰刀一镰刀的割。我在旁边看着，往往替他们吃力，又觉得迟缓的可怜！

两下里比起来，我确信机器是增进人类幸福的工具。但昨天我对于此事又有点怀疑。

昨天一下午，楼上楼下几十个病人都没有睡好！休息的时间内，山前耕地的汽机，轧轧的声满天地。酷暑的檐下，蒸炉一般热的床上，听着这单调而枯燥，震耳欲聋的铁器声，连续不断，脑筋完全跟着它颠簸了。焦躁加上震动，真使人有疯狂的倾向！

楼上下一片喃喃怨望声，却无法使这机器止住。结果我自己头痛欲裂。楼下那几个日夜发烧到一百零三，一百零四度的女孩子，我真替她们可怜，更不知她们烦恼到什么地步！农人所节省的一天半天的工夫，和这几十个病人，这半日精神上所受的痛苦和损失，比较起来，相差远了！机器又似乎未必能增益人类的幸福。

想起幼年我的书斋只和麦地隔一道墙。假如那时的农人也用机器，简直我的书不用念了！

这声音直到黄昏才止息。我因头痛，要出去走走，顺便也去看看那害我半日不得休息的汽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机。——走到田边，看见三四个农人正站着踌躇，手臂都叉在腰上，摇头叹息。原来机器坏了。这座东西笨重的很，十个人也休想搬得动，只得明天再开一座汽机来拉它。

我一笑就回来了——

（十）鸟兽不可与同群

女伴都笑@玲是个傻子。而她并没有傻子的头脑，她的话有的我很喜欢。她说："和人谈话真拘束，不如同小鸟小猫去谈。它们不扰乱你，而且温柔的静默的听你说。"

我常常看见她坐在樱花下，对着小鸟，自说自笑。有时坐在廊上，抚着小猫，半天不动。这种行径，我并不觉得讨厌，也许就是因此，女伴才赠她以傻子的徽号，也未可知。

和人谈话未必真拘束，但如同生人，大人先生等等，正襟危坐的谈起来，却真不能说是乐事。十年来正襟危坐谈话的时候，一天比一天的多。我虽也做惯了，但偶有机会，我仍想释放我自己。这半年我就也常常做傻子了！

第一乐事，就是拔草喂马。看着这庞然大物，温驯的磨动它的松软的大口，和齐整的大牙，在你手中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吃嚼青草的时候，你觉得它有说不尽的妩媚。

每日山后牛棚，拉着满车的牛乳罐的那匹斑白大马，我每日喂它。乳车停住了，驾车人往厨房里搬运牛乳，我便慢慢的过去。在我跪伏在樱花底下，拔那十样锦的叶子的时候，它便倒转那狭长而良善的脸来看我，表示它的欢迎与等待。我们渐渐熟识了，远远的看见我，它便抬起头来。我相信我离开之后，它虽不会说话，它必每日的怀念我。

还有就是小狗了。那只棕色的，在和我生分的时候，曾经吓过我。那一天雪中游山，出其不意在山顶遇见它，它追着我狂吠不止，我吓得走不动。它看我吓怔了，才住了吠，得了胜利似的，垂尾下山而去。我看它走了，一口气跑了回来。一夜没有睡好，心脉每分钟跳到一百十五下。

女伴告诉我，它是最可爱的狗，从来不咬人的。以后再遇见它，我先呼唤它的名字，它竟摇尾走了过来。自后每次我游山，它总是前前后后的跟着走。山林中雪深的时候，光景很冷静。它总算助了我不少的胆子。

此外还有一只小黑狗，尤其跳荡可爱。一只小白狗，也很驯良。

我从来不十分爱猫。因为小猫很带狡猾的样子，又喜欢抓人。医院中有一只小黑猫，在我进院的第二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天早起刚开了门，它已从门隙塞进来，一跃到我床上，悄悄的便伏在我的怀前，眼睛慢慢的闭上，很安稳的便要睡着。我最怕小猫睡时呼吸的声音！我想推它，又怕它抓我。那几天我心里又难过，因此愈加焦躁。幸而看护妇不久便进来！我皱眉叫她抱出这小猫去。

以后我渐渐的也爱它了。它并不抓人。当它仰卧在草地上，用前面两只小爪，拨弄着玫瑰花叶，自惊自跳的时候，我觉得它充满了活泼和欢悦。

小鸟是怎样的玲珑娇小呵！在北京城里，我只看见老鸦和麻雀。有时也看见啄木鸟。在此却是雪未化尽，鸟儿已成群的来了。最先的便是青鸟。西方人以青鸟为快乐的象征，我看最恰当不过。因为青鸟的鸣声中，婉转的报着春的消息。

知更雀的红胸，在雪地上，草地上站着，都极其鲜明。小蜂雀更小到无可苗条，从花梢飞过的时候，竟要比花还小。我在山亭中有时抬头瞥见，只屏息静立，连眼珠都不敢动，我似乎恐怕将这弱不禁风的小仙子惊走了。

此外还有许多毛羽鲜丽的小鸟，我因找不出它们的中国名字，只得阙疑。早起朝日未出，已满山满谷的起了轻美的歌声。在朦胧的晓风之中，欹枕倾听，使人心魂俱静。春是鸟的世界，“以鸟鸣春”和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这两句话，我如今彻底的领略过了！

我们幕天席地的生涯之中，和小鸟最相亲爱。玫瑰和丁香丛中更有青鸟和知更雀的巢，那巢都是筑得极低，一伸手便可触到。我常常去探望小鸟的家庭，而我却从不做偷卵捉雏等等破坏它们家庭幸福的事。我想到我自己不过是暂时离家，我的母亲和父亲已这样的牵挂。假如我被人捉去，关在笼里，永远不得回来呢，我的父亲母亲岂不心碎？我爱自己，也爱雏鸟，我爱我的双亲，我也爱雏鸟的双亲！

而且是怎样有趣的事，你看小鸟破壳出来，很黄的小口，毛羽也很稀疏，觉得很丑。它们又极其贪吃，终日张口在巢里啾啾的叫！累得它母亲飞去飞回的忙碌。渐渐的长大了，它母亲领它们飞到地上。它们的毛羽很蓬松，两只小腿蹒跚的走，看去比它们的母亲还肥大。它们很傻的样子，茫然的跟着母亲乱跳。母亲偶然啄得了一条小虫，它们便纷然的过去，啾啾的争着吃。早起母亲教给它们歌唱，母亲的声音极婉转，它们的声音，却很憨涩。这几天来，它们已完全的会飞了，会唱了，也知道自己觅食，不再累它们的母亲了。前天我去探望它们时，这些雏鸟已不在巢里，它们已筑起新的巢了，在离它们的父母的巢不远的枝上，它们常常来看它们的父母的。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还有虫儿也是可爱的。藕合色的小蝴蝶，背着圆壳的蜗牛，嗡嗡的蜜蜂，甚至于水里每夜乱唱的青蛙，在花丛中闪烁的萤虫，都是极温柔，极其孩子气的。你若爱它，它也爱你们。因为它们太喜爱小孩子。大人们太忙，没有工夫和它们玩。

（本篇最初连载于《晨报副镌》1924年8月8日～10日，后收入《寄小读者》。）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寄小读者

通讯十八

小朋友：

久违了，我亲爱的小朋友！记得许多日子不曾和你们通讯，这并不是我的本心。只因寄回的邮件，偶有迟滞遗失的时候。我觉得病中的我，虽能必写，而万里外的你们，不能必看。医生又劝我尽量休息，我索性就歇了下去。

自和你们通信，我的生涯中非病即忙。如今不得不趁病已去，忙未来之先，写一封长信给你们，补说从前许多的事。

愿意我从去年说起么？我知道小朋友是不厌听旧事的。但我也不能说得十分详细，只能就模糊记忆所及，说个大概，无非要接上这条断链。否则我忽然从神户飞到威尔斯利来，小朋友一定觉得太突兀了！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日　神户

二十早晨就同许多人上岸去。远远地看见锚山上那个青草栽成的大锚，压在半山，青得非常的好看。

神户街市和中国的差的不多。两旁的店铺，却比较的矮小。窗户间陈列的玩具和儿童的书，五光十色，极其夺目。许多小朋友围着看。日本小孩子的衣服，比我们的华灿，比较的引人注意。他们的圆白的小脸，乌黑的眼珠，浓厚的黑发，衬映着十分可爱。

几个山下的人家，十分幽雅，木墙竹窗，繁花露出墙头，墙外有小桥流水。——我们本想上山去看雌雄两谷，——是两处瀑布。往上走的时候，遇见奔走下山的船上的同伴，说时候已近了。我们恐怕船开，只得回到船上来。

上岸时大家纷纷到邮局买邮票寄信。神户邮局被中国学生塞满了。牵不断的离情！去国刚三日，便有这许多话要同家人朋友说么？

回来有人戏笑着说："白话有什么好处！我们同日本人言语不通，说英文有的人又不懂。写字罢，问他们'哪里最热闹？'他们瞠目莫知所答。问他们'何处最繁华？'却都恍然大悟，便指点我们以热闹的去处，你看！"我不觉笑了。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二十一日　横滨

黄昏时已近横滨。落日被白云上下遮住，竟是朱红的颜色，如同一盏日本的红纸灯笼，——这原是联想的关系。

不断的山，倚阑看着也很美。此时我曾用几个盛快镜胶片的锡筒，装了几张小纸条，封了口，投下海去，任它飘浮。纸上我写着：

不论是哪个渔人捡着，都祝你幸运。我以东方人的至诚，祈神祝福你东方水上的渔人！

以及“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等等的话。

到了横滨，只算是一个过站，因为我们一直便坐电车到东京去。我们先到中国青年会，以后到一个日本饭店吃日本饭。那店名仿佛是“天香馆”，也记不清了。脱鞋进门，我最不惯，大家都笑个不住。侍女们都赤足，和她们说话又不懂，只能相视一笑。席地而坐，仰视墙壁窗户，都是木板的，光滑如拭。窗外荫沉，洁净幽雅得很。我们只吃白米饭，牛肉，干粉，小菜，很简单的。饭菜都很硬，我只吃一点就放下了。

饭后就下了很大的雨，但我们的游览，并不因此中止，却也不能从容，只汽车从雨中飞驰。如日比谷公园，靖国神社，博物馆等处，匆匆一过。只觉得游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了六七个地方，都是上楼下楼，入门出门，一点印象也留不下。走马看花，雾里看花，都是看不清的，何况是雨中驰车，更不必说了。我又有点发热，冒雨更不可支，没有心力去浏览，只有两处，我记得很真切。

一是二重桥皇宫，隆然的小桥，白石的阑干，一带河流之后，立着宫墙。忙中的脑筋，忽觉清醒，我走出车来拍照，远远看见警察走来，知要干涉，便连忙按一按机，又走上车去。——可惜是雨中照的，洗不出风景来，但我还将这胶片留下。听说地震后皇宫也颓坏了，我竟得于灾前一瞥眼，可怜焦土！

还有是游就馆中的中日战胜纪念品和壁上的战争的图画，周视之下，我心中军人之血，如泉怒沸。小朋友，我是个弱者，从不会抑制我自己感情之波动。我是没有主义的人，更显然的不是国家主义者，我虽那时竟血沸头昏，不由自主的坐了下去。但在同伴纷纷叹恨之中，我仍没有说一句话。

我十分歉仄，因为我对你们述说这一件事。我心中虽丰富的带着军人之血，而我常是喜爱日本人，我从来不存着什么屈辱与仇视。只是为着“正义”，我对于以人类欺压人类的事，我似乎不能忍受！

我自然爱我的弟弟，我们原是同气连枝的。假如我有吃不了的一块精饼，他和我索要时，我一定含笑的递给他。但他若逞强，不由分说的和我争夺，为着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正义”，为着要引导他走“公理”的道路，我就要奋然的，怀着满腔的热爱来抵御，并碎此饼而不惜！

请你们饶恕我，对你们说这些神经兴奋的话！让这话在你们心中旋转一周罢。说与别人我担着惊怕，说与你们，我却千放心万放心，因为你们自有最天真最圣洁的断定。

五点钟的电车，我们又回到横滨舟上。

二十三日　舟中

发烧中又冒雨，今天觉得不舒服。同船的人大半都上岸去，我自己坐着守船。甲板上独坐，无头绪的想起昨天车站上的繁杂的木屐声，和前天船上礼拜，他们唱的“上帝保佑我母亲”之曲，心绪很杂乱不宁。日光又热，下看码头上各种小小的贸易，人声嘈杂，觉得头晕。

同伴们都回来了，下午船又启行。从此渐渐的不见东方的陆地了，再到海的尽头，再见陆地时，人情风土都不同了，为之怅然。

曾在此时，匆匆的写了一封信，要寄与你们，写完匆匆的拿着走出舱来，船已徐徐离岸。“此误又是十余日了！我黯然的将此信投在海里。

那夜梦见母亲来，摸我的前额，说：“热得很，——吃几口药罢。”她手里端着药杯叫我喝，我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看那药是黄色的水，一口气的喝完了，梦中觉得是橘汁的味儿。醒来只听得圆窗外海风如吼，翻身又睡着了。第二天热便退尽。

二十四日以后　舟中

四围是海的舟岛生活，很迷糊恍惚的，不能按日记事了，只略略说些罢。

同行二等三等舱中，有许多自俄赴美的难民，男女老幼约有一百多人。俄国人是天然的音乐家，每天夜里，在最高层上，静听着他们在底下弹着琴儿。在海波声中，那琴调更是凄清错杂，如泣如诉。同是离家去国的人呵，纵使我们不同文字，不同言语，不同思想，在这凄美的快感里，恋别的情绪，已深深的交流了！

那夜月明，又听着这琴声，我迟迟不忍下舱去。披着毡子在肩上，聊御那泱泱的海风。船儿只管乘风破浪的一直的走，走向那素不相识的他乡。琴声中的哀怨，已问着我们这般辛苦的载着万斛离愁同去同逝，为名？为利？为着何来？“问君何事轻离别，一年能几团@月？”我自问已无话可答了！若不是人声笑语从最高层上下来，搅碎了我的情绪，恐怕那夜我要独立到天明！

同伴中有人发起聚敛食物果品，赠给那些难民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的孩子。我们从中国学生及别的乘客之中，收聚了好些，送下二等舱去。他们中间小孩子很多，女伴们有时抱几个小的上来玩，极其可爱。但有一次，因此我又感到哀戚与不平。

有一个孩子，还不到两岁光景，最为娇小乖觉。他原不肯叫我抱，好容易用糖和饼，和发响的玩具，慢慢的哄了过来。他和我熟识了，放下来在地下走，他从软椅中间，慢慢走去，又回来扑到我的膝上。我们正在嬉笑，一抬头他父亲站在广厅的门边。想他不能过五十岁，而他的白发和脸上的皱纹，历历的写出了他生命的颠顿与不幸，看去似乎不止六十岁了。他注视着他的儿子，那双慈怜的眼光中，竟若含着眼泪。小朋友，从至情中流出的眼泪，是世界上最神圣的东西。晶莹的含泪的眼，是最庄严尊贵的画图！每次看见处女或儿童，悲哀或义愤的泪眼，妇人或老人，慈祥和怜悯的泪眼，两颗莹莹欲坠的泪珠之后，竟要射出凛然的神圣的光！小朋友，我最敬畏这个，见此时往往使我不敢抬头！

这一次也不是例外，我只低头扶着这小孩子走。头等舱中的女看护——是看护晕船的人们的——忽然也在门边发见了。她冷酷的目光，看着那俄国人，说："是谁让你到头等舱里来的，走，走，快下去！"

这可怜的老人@@了。无主仓皇的脸，勉强含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笑，从我手中接过小孩子来，以屈辱抱歉的目光，看一看那看护，便抱着孩子疲缓的从扶梯下去。

是谁让他来的？任一个慈爱的父亲，都不肯将爱子交付一个陌生人，他是上来照看他的儿子的。我抱上这孩子来，却不能护庇他的父亲！我心中忽然非常的抑塞不平。只注视着那个胖大的看护，我脸上定不是一种怡悦的表情，而她却服罪的看我一笑。我四顾这厅中还有许多人，都像不在意似的。我下舱去，晚餐桌上，我终席未曾说一句话！

中国学生开了两次的游艺会，都曾向船主商量要请这些俄国人上来和我们同乐，都被船主拒绝了。可敬的中国青年，不愿以金钱为享受快乐的界限，动机是神圣的。结果虽毫不似预想，而大同的世界，原是从无数的尝试和奋斗中来的！

约克逊船中的侍者，完全是中国广东人。这次船中头等乘客十分之九是中国青年，足予他们以很大的喜悦。最可敬的是他们很关心于船上美国人对于中国学生的舆论。船抵西雅图之前一两天，他们曾用全体名义，写一篇勉励中国学生为国家争气的话，揭帖在甲板上。文字不十分通顺，而词意真挚异常，我只记得一句，是什么："飘洋过海广东佬"，是诉说他们自己的飘流，和西人的轻视。中国青年自然也很恳挚的回了他们一封信。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海上看不见什么，看落日其实也够有趣的了，不过这很难描写。我看见飞鱼，背上两只蝗虫似的翅膀。我看见两只大鲸鱼，看不见鱼身，只远远看见它们喷水。

此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船上生活，只像聚什么冬令会，夏令会一般，许多同伴在一起，走来走去，总走不出船的范围。除了几个游艺会演说会之外，谈谈话，看看海，写写信，一天一天的渐渐过尽了。

横渡太平洋之间，平空多出一日，就是有两个八月二十八日。自此以后，我们所度的白日，和故国的不同了！乡梦中的乡魂，飞回故国的时候，我们的家人骨肉，正在光天化日之下，忙忙碌碌。别离的人！连魂来魂往，都不能相遇么？

九月一日之后

早晨抵维多利亚（Victoria），又看见陆地了。感想纷起！那日早晨的海上日出，美到极处。沙鸥群飞，自小岛边，绿波之上，轻轻的荡出小舟来。一夜不曾睡好，海风一吹，觉得微微怅惘。船上已来了摄影的人，逼我们在烈日下坐了许久，又是国旗，又是国歌的闹了半日。到了大陆上，就又有这许多世事！

船徐徐泛入西雅图（Seattle）。码头上许多金发的人，来回奔走，和登舟之日，真是不同了！大家匆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匆的下得船来，到扶桥边，回头一望，约克逊号邮船凝默的泊在岸旁。我无端黯然！从此一百六十几个青年男女，都成了飘泊的风萍。也是一番小小的酒阑人散！

西雅图是三山两湖围绕点缀的城市。连街衢的首尾，都起伏不平，而景物极清幽。这城五十年前还是荒野，如今竟修整得美好异常，可觇国民元气之充足。

匆匆的游览了湖山，赴了几个欢迎会，三号的夜车，便向芝加哥进发。

这串车是专为中国学生预备的，车上没有一个外人，只听得处处乡音。

九月三日以后

最有意思的是火车经过落基山，走了一日。四面高耸的乱山，火车如同一条长蛇，在山半徐徐蜿蜒。这时车后挂着一辆敞车，供我们坐眺。看着巍然的四围青郁的崖石，使人感到自己的渺小。我总觉得看山比看水滞涩些，情绪很抑郁的。

途中无可记，一站一站风驰电掣的过去，更留不下印象。只是过米西西比（Mississippi）河桥时，微月下觉得很玲珑伟大。

七日早到芝加哥（Chicago），从车站上就乘车出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游。那天阴雨，只觉得满街汽油的气味。街市繁盛处多见黑人。经过几个公园和花屋，是较清雅之处，绿意迎人。我终觉得芝加哥不如西雅图。而芝加哥的空旷处，比北京还多些青草！

夜住女青年会干事舍。夜中微雨，落叶打窗，令我抚然，寄家一片，我说：

“几片落叶，报告我以芝加哥城里的秋风！今夜曾到电影场去，灯光骤明时，大家纷纷立起。我也想回家去，猛觉一身万里，家还在东流的太平洋之外呢！”

八日晨又匆匆登车，往波士顿进发。这时才感到离群。这辆车上除了我们三个中国女学生外，都是美国人了。

仍是一站一站匆匆的过去，不过此时窗外多平原，有时看见山畔的流泉，穿过山石野树之间，其声潺潺。

九日近午，到了春野（Spring field）时，连那两个女伴也握手下车去。小朋友，从太平洋西岸，绕到大西洋西岸的路程之末。女伴中只剩我一人了。

九月九日以后

九日午到了所谓美国文化中心的波士顿（Boston）。半个多月的旅行，才略告休息。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在威尔斯利大学(Wellesley College)开学以前，我还旅行了三天，到了绿野(Green field)春野等处，参观了几个男女大学，如侯立欧女子大学(Holyoke College)，斯密司女子大学(Smith Col—lege)，依默和司德大学(Amberst College)等，假期中看不见什么，只看了几座伟大的学校建筑。

途中我赞美了美国繁密的树林，和平坦的道路。

麻撒出色省(Massachusetts)多湖，我尤喜在湖畔驰车。树影中湖光掩映，极其明媚。又有一天到了大西洋岸，看见了沙滩上游戏的孩子和海鸥，回来做了一夜的童年的梦。的确的，上海登舟，不见沙岸，神户横滨停泊，不见沙岸，西雅图终止，也不见沙岸。这次的海上，对我终是陌生的。反不如大西洋岸旁之一瞬，层层卷荡的海波，予我以最深的回忆与伤神！

九月十七日以后　威尔斯利

从此过起了异乡的学校生活。虽只过了两个多月，而慰冰湖有新的环境和我静中常起的乡愁，将我两个多月的生涯，装点得十分浪漫。

说也凑巧，我住在闭璧楼(Beebe Hall)，闭璧楼和海竟有因缘！这座楼是闭璧约翰船主(Captain John Beebe)捐款所筑。因此厅中，及招待室，甬道等处，都悬挂的是海的图画。初到时久不得家书，上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下楼之顷，往往呆立平时堆积信件的桌旁，望了无风起浪的画中的海波，聊以慰安自己。

学校如同一座花园，一个个学生便是花朵。美国女生的打扮，确比中国的美丽。衣服颜色异常的鲜艳，在我这是很新颖的。她们的性情也活泼好交，不过交情更浮泛一些，这些天然是“西方的”！

功课的事，对你们说很无味。其余的以前都说过了。

小朋友，忽忽又已将周年，光阴过得何等的飞速？明知追写这些事时，要引起我的惆怅，但为着小朋友，我是十分情愿。而且不久要离此，在重受功课的束缚以前，我想到别处山陬海角，过一过漫游流转的生涯，以慰我半年闭居的闷损。趁此宁静的山中，只凭回忆，理清了欠你们的信债。叙事也许不真不详，望你们体谅我是初愈时的心思和精神，没有轻描淡写的力量。

此外曾寄《山中杂记》十则，与我的弟弟，想他们不久就转给你们。再见了，故国故乡的小朋友！再给你们写信的时候，我想已不在青山了。

愿你们平安！

冰　心

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人日，沙穰。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通讯十九

小朋友：

离青山已将十日了，过了这些天湖海的生涯，但与青山别离之情，不容不告诉你。

美国的佳节，被我在病院中过尽了！七月四号的国庆日，我还想在山中来过。山中自然没有什么，只儿童院中的小朋友，于黄昏时节，曾插着红蓝白三色的花，戴着彩色的纸帽子，举着国旗，整队出到山上游行，口里唱着国歌，从我们楼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曾鼓掌欢迎他们。

那夜大家都在我楼上话别，只是黯然中的欢笑。——睡下的时候，我忽然觉得上下的衾单上，满了石子似的多刺的东西，拿出一看，却是无数新生的松子，幸而针刺还软，未曾伤我，我不觉失笑。我们平时，戏弄惯了，在我行前之末一夜，她们自然要尽量的使一下促狭。

大家笑着都奔散了。我已觉倦，也不追逐她们！只笑着将松子纷纷的都掠在地下。衾枕上有了松枝的香气！怪不得她们促我早歇，原来还有这一出喜剧！我卧下，只不曾睡，看着沙穰村中喷起一丛一丛的烟火，红光烛天。今天可听见鞭炮了，我为之怡然。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二天早起，天气微阴。我绝早起来，悄然的在山中周行。每一棵树，每一丛花，每一个地方，有我埋存手泽之处，都予以极诚恳爱怜之一瞥。山亭及小桥流水之侧，和万松参天的林中，我曾在此流过乡愁之泪，曾在此有清晨之默坐与诵读，有夫人履——(Lady Slipper)和露之采撷，曾在此写过文章与书函。沙穰在我，只觉得弥漫了闲散天真的空气。

黄昏时之一走，又赚得许多眼泪。我自己虽然未曾十分悲惨，也不免黯然。女伴们雁行站在门边，一一握手，纷纷飞扬的白巾之中，听得她们摇铃送我，我看得见她们依稀的泪眼，人生奈何到处是离别？

车走到山顶，我攀窗回望，绿丛中白色的楼屋，我的雪宫，渐从斜阳中隐过。病因缘从今斩断，我倏忽的生了感谢与些些“来日大难”的悲哀！

我曾对朋友说，沙穰如有一片水，我对她的留恋，必不止此。而她是单纯真朴，她和我又结的是护持调理的因缘，仿佛说来，如同我的乳母。我对她之情，深不及母亲，柔不及朋友，但也有另一种自然的感念。

沙穰还彻底的予我以几种从前未有的经验如下：

第一是“弱”。绝对的静养之中，眠食稍一反常，心理上稍有刺激，就觉得精神全@，温度和脉跃都起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变化。我素来不十分信“健康之精神寓于健康之身体”，尤往往从心所欲，过度劳乏了我的身躯。如今理会得身心相关的密切，和病弱扰乱了心灵的安全，我便心诚悦服的听从了医士的指挥。结果我觉得心力之来复，如水徐升。小朋友中有偏重心灵方面之发展与快意的么？望你听我，不蹈此覆辙！

第二是“冷”。冷得真有趣！更有趣的是我自己毫不觉得，只看来访的朋友们的瑟缩寒战，和他们对于我们风雪中户外生活之惊奇，才知道自己的“冷”。冷到时只觉得一阵麻木，眼珠也似乎在冻着，双手互握，也似乎没有感觉。然而我愿小朋友听得见我们在风雪中的欢笑！冻凝的眼珠，还是看书，没有感觉的手，还在写字。此外雪中的拖雪橇，逆风的游行，松树都弯曲着俯在地下，我们的脸上也戴上一层雪面具；自膝以下埋在雪里。四望白茫茫之中，我要骄傲的说，“好的呀！三个月绝冷的风雪中的驱驰，我比你们温炉暖屋，‘雪深三尺不知寒’的人，多练出一些勇敢！”

夜中月明，寒光浸骨，双颊如抵冰块。月下的景物都如凝住，不能转移。天上的冷月冻云，真冷得璀璨！重衾如铁，除自己骨和肉有暖意外，天上人间四围一切都是冷的。我何等的愿在这种光景之中呵，我以为惟有鱼在水里可以比拟。睡到天明，衾单近呼吸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呵气处都凝成薄冰。掀衾起坐，雪纷纷坠，薄冰也迸折有声。真有趣呵，我了解“红泪成冰”的词句了。

第三是“闲”。闲得却有时无趣，但最难得的是永远不预想明日如何。我们的生活如印板文字，全然相同的一日一日的悠然过去。病前的苦处，是“预定”，往往半个月后的日程，早已安排就。生命中，岂容有这许多预定，乱人心曲？西方人都永远在预定中过生活，终日匆匆忙忙的，从容宴笑之间，往往有“心焉不属”的光景。我不幸也曾陷入这种旋涡！沙穰的半年，把“预定”两字，轻轻的从我的字典中删去，觉得有说不出的愉快。

“闲”又予我以写作的自由，想提笔就提笔，想搁笔就搁笔。这种流水行云的写作态度，是我一生所未经，沙穰最可纪念处也在此！

第四是“爱”与“同情”。我要以最庄肃的态度来叙述此段。同情和爱，在疾病忧苦之中，原来是这般的重大而慰藉！我从来以为同情是应得的，爱是必得的，便有一种轻藐与忽视。然而此应得与必得，只限于家人骨肉之间。因为家人骨肉之爱，是无条件的，换一句话说，是以血统为条件的。至于朋友同学之间，同情是难得的，爱是不可必得的，幸而得到，那是施者自己人格之伟大！此次久病客居，我的友人的馈送慰问，风雪中殷勤的来访，显然的看出不是敷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衍，不是勉强。至于泛泛一面的老夫人们，手抱着花束，和我谈到病情，谈到离家万里，我还无言，她已坠泪。这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类，世界之所以成世界呵！我一病何足惜？病中看到人所施于我，病后我知何以施于人。一病换得了“施于人”之道，我一病真何足惜！

“同病相怜”这一句话何等真切？院中女伴的互相怜惜，互相爱护的光景，都使人有无限之赞叹！一个女孩子体温之增高，或其他病情上之变化，都能使全院女伴起了吁嗟。病榻旁默默的握手，慰言已尽，而哀怜的眼里，盈盈的含着同情悲悯的泪光！来从四海，有何亲眷？只一缕病中爱人爱己，知人知己之哀情，将过些异国异族的女孩儿亲密的联在一起。谁道爱和同情，在生命中是可轻藐的呢？

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

初病时曾戏对友人说：“假如我的死能演出一出悲剧，那我的不死，我愿能演一出喜剧！”在众生的生命上，撒下爱和同情的种子，这是否演出喜剧呢，我将于此下深思了！

总之，生命路愈走愈远，所得的也愈多。我以为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领略人生，要如滚针毡，用血肉之躯去遍挨遍尝，要它针针见血！离合悲欢，不尽其致时，觉不出生命的神秘和伟大。我所经历真不足道！且喜此关一过，来日方长，我所能告诉小朋友的，将来或不止此。

屋中有书三千卷，琴五六具，弹的拨的都有，但我至今未曾动它一动。与水久别，此十日中我自然尽量的过湖畔海边的生活。水上归来，只低头学绣，将在沙穰时淘气的精神，全部收起。我原说过，只有无人的山中，容得童心的再现呵！

大西洋之游，还有许多可纪。写的已多了，留着下次说罢。祝你们安乐！

冰　心

一九二四年七月十四日，默特佛。

通讯二十

小朋友：

水畔驰车，看斜阳在水上泼散出的闪烁的金光，晚风吹来，春衫嫌薄。这种生涯，是何等的宜于病后呵！

在这里，出游稍远便可看见水。曲折行来，道滑如拭。重重的树荫之外，不时倏忽的掩映着水光。我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最爱的是玷池，(Spotpind)，称她为池真委屈了，她比小的湖还大呢！——有三四个小鸟在水中央，上面随意地长着小树。池四围是丛林，绿意浓极。每日晚餐后我便出来游散，缓驰的车上，湖光中看遍了美人芳草！——真是“水边多丽人”。看三三两两成群携手的人儿，男孩子都去领卷袖，女孩子穿着颜色极明艳的夏衣，短发飘拂，轻柔的笑声，从水面，从晚风中传来，非常的浪漫而潇洒。到此猛忆及曾晳对孔子言志，在“暮春者”之后，“浴乎沂风乎舞雩”之前，加上一句“春服既成”，遂有无限的飘扬态度，真是千古隽语！

此外的如玄妙湖（Mystic Lake），侦池（Spy pond），角池（Horn pond）等处，都是很秀丽的地方。大概湖的美处在“明媚”。水上的轻风，皱起万叠微波，湖畔再有芊芊的芳草，再有青青的树林，有平坦的道路，有曲折的白色阑干，黄昏时便是天然的临眺乘凉的所在。湖上落日，更是绝妙的画图。夜中归去，长桥上两串徐徐互相往来移动的灯星，颗颗含着凉意。若是明月中天，不必说，光景尤其宜人了！

前几天游大西洋滨岸（Revere Beach），沙滩上游人如蚁。或坐或立，或弄潮为戏，大家都是穿着泅水衣服。沿岸两三里的游艺场，乐声@@，人声嘈杂。小孩子们都在铁马铁车上，也有空中旋转车，也有小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飞艇，五光十色的。机关一动，都纷纷奔驰，高举凌空。我看那些小朋友们都很欢喜得意的！

这里成了“人海”，如蚁的游人，盖没了浪花。我觉得无味。我们捩转车来，直到娜罕（Nahant）去。

渐渐的静了下来。还在树林子里，我已迎到了冷意侵人的海风。再三四转，大海和岩石都横到了眼前！这是海的真面目呵。浩浩万里的蔚蓝无底的洪涛，壮厉的海风，蓬蓬的吹来，带着腥咸的气味。在闻到腥咸的海味之时，我往往忆及童年拾卵石贝壳的光景，而惊叹海之伟大。在我抱肩迎着吹人欲折的海风之时，才了解海之所以为海，全在乎这不可御的凛然的冷意！

在嶙峋的大海石之间，岩隙的树荫之下，我望着卵岩（Egg Rock），也看见上面白色的灯塔。此时静极，只几处很精致的避暑别墅，悄然的立在断岩之上。悲壮的海风，穿过丛林，似乎在奏“天风海涛”之曲。支颐凝坐，想海波尽处，是群龙见首的欧洲，我和平的故乡，比这可望不可即的海天还遥远呢！

故乡没有这明媚的湖光，故乡没有汪洋的大海，故乡没有葱绿的树林，故乡没有连阡的芳草。北京只是尘土飞扬的街道，泥泞的小胡同，灰色的城墙，流汗的人力车夫的奔走，我的故乡，我的北京，是一无所有！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小朋友，我不是一个乐而忘返的人，此间纵是地上的乐园，我却仍是“在客”。我寄母亲信中曾说：

> ……北京似乎是一无所有！——北京纵是一无所有，然已有了我的爱。有了我的爱，便是有了一切！灰色的城围里，住着我最宝爱的一切的人。飞扬的尘土呵，何时容我再嗅着我故乡的香气……

易卜生曾说过：“海上的人，心潮往往和海波一般的起伏动荡。”而那一瞬间静坐在岩上的我的思想，比海波尤加一倍的起伏。海上的黄昏星已出，海风似在催我归去。归途中很怅惘。只是还买了一筐新从海里拾出的蛤蜊。当我和车边赤足捧筐的孩子问价时，他仰着通红的小脸笑向着我。他岂知我正默默的为他祝福，祝福他终身享乐此海上拾贝的生涯！

谈到水，又忆起慰冰来。那天送一位日本朋友回南那铁（South Natick）去，道经威尔斯利。车驰穿校址，我先看见圣卜生疗养院，门窗掩闭的凝立在山上。想起此中三星期的小住，虽仍能微笑，我心实凄然不乐。再走已见了慰冰湖上闪烁的银光，我只向她一瞥眼。闭璧楼塔院等等也都从眼前飞过。年前的旧梦重寻，中间隔以一段病缘，小朋友当可推知我黯然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的心理！

又是在行色匆匆里，一两天要到新汉寿（New Hampshire）去。似乎又是在山风松涛之中，到时方可知梗概。晚风中先草此，暑天宜习静，愿你们多写作！

冰　心

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二日，默特佛。

通讯二十一

冰仲弟：

到自由（Freedom）又五六日了，高处于白岭（The White Mountains）之上，华盛顿（Mount Washington），戚叩落亚（Chocorua）诸岭都在几席之间。这回真是入山深了！此地高出海面一千尺，在北纬四十四度，与吉林同其方位。早晚都是凉@袭人，只是树枝摇动，不见人影。

K教授邀我来此之时，她信上说："我愿你知道真正新英格兰的农家生活。"果然的，此老屋中处处看出十八世纪的田家风味。古朴砌砖的壁炉，立在地上的油灯，粗糙的陶器，桌上供养着野花，黄昏时自提着罐儿去取牛乳，采葚果佐餐。这些情景与我们童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年在芝罘所见无异。所不同的就是夜间灯下，大家拿着报纸，纵谈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总统选举竞争。我觉得中国国民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居然脱离政府而独立。不但农村，便是去年的北京，四十日没有总统，而万民乐业。言之欲笑，思之欲哭！

屋主人是两个姊妹，是K教授的好友，只夏日来居在山上。听说山后只有一处酿私酒的相与为邻，足见此地之深僻了。屋前后怪石嶙峋。黑压压的长着丛树的层岭，一望无际。林影中隐着深谷。我总不敢太远走开去，似乎此山有藏匿虎豹的可能。千山草动，猎猎风生的时候，真恐自暗黑的林中，跳出些猛兽。虽然屋主人告诉我说，山中只有一只箭猪，和一只小鹿，而我终是心怯。

于此可见白岭与青山之别了。白岭妩媚处雄伟处都较胜青山，而山中还处处有湖，如银湖（Silver Lake），戚叩落亚湖（Lake Chocorua），洁湖（Purity Lake）等，湖山相衬，十分幽丽。那天到戚叩落亚湖畔野餐，小桥之外，是十里如镜的湖波，波外是突起矗立的戚叩落亚山。湖畔徘徊，山风吹面，情景竟是皈依而不是赏玩！

除了屋主人和K教授外，轻易看不见别一个人，我真是寂寞。只有阿历（Alex）是我唯一的游伴了！他才五岁，是纽芬兰的孩子。他母亲在这里佣工。当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我初到之夜，他睡时忽然对他母亲说："看那个姑娘多可怜呵，没有她母亲相伴，自己睡在大树下的小屋里！"第二天早起，屋主人笑着对我述说的时候，我默默相感，微笑中几乎落下泪来。我离开母亲将一年了，这般彻底的怜悯体恤的言词，是第一次从人家口里说出来的呵！

我常常笑对他说："阿历，我要我的母亲。"他凝然的听着，想着，过了一会说："我没有看见过你的母亲，也不知道她在哪里——也许她迷了路走在树林中。"我便说："如此我找她去。"自此后每每逢我出到林中散步，他便遥遥的唤着问："你找你的母亲去么？"

这老屋中仍是有琴有书，原不至太闷，而我终感着寂寞，感着缺少一种生活，这生活是去国以后就丢失了的。你要知道么？就是我们每日一两小时傻顽痴笑的生活！

飘浮着铁片做的战舰在水缸里，和小狗捉迷藏，听小弟弟说着从学校听来的童稚的笑话，围炉说些"乱谈"，敲着竹片和铜茶盘，唱"数了一个一，道了一个一"的山歌，居然大家沉酣的过一两点钟。这种生活，似乎是痴顽，其实是绝对的需要。这种完全释放身心自由的一两小时，我信对于正经的工作有极大的辅益，使我解愠忘忧，使我活泼，使我快乐。去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国后在学校中，病院里，与同伴谈笑，也有极不拘之时，只是终不能痴傻到绝不用点思想的地步。——何况我如今多居于教授，长者之间，往往是终日矜持呢！

真是说不尽怎样的想念你们！幻想山野是你们奔走的好所在，有了伴侣，我也便不怯野游。我何等的追羡往事！“当时语笑浑闲事，过后思量尽可怜。”这两语真说到入骨。但愿经过两三载的别离之后，大家重见，都不失了童心，傻顽痴笑，还有再现之时，我便万分满足了。

山中空气极好，朝阳晚霞都美到极处。身心均舒适，只昨夜有人问我：“听说泰戈尔到中国北京，学生们对他很无礼，他躲到西山去了。”她说着一笑。我淡淡的说，“不见得罢。”往下我不再说什么——泰戈尔只是一个诗人，迎送两方，都太把他看重了。……

于此收住了。此信转小朋友一阅。

冰　心

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日，自由，新汉寿。

（以上四篇最初发表于《晨报·儿童世界》1924年8～9月，后收入《寄小读者》。）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别　后

舅母和他送他的姊姊到车站去。他心中常常摹拟着的离别，今天已临到了。然而舅舅和姊姊上车之后，他和姊姊隔着车窗，只流下几点泛泛的眼泪。

回去的车上，他已经很坦然的了，又像完了一件事似的。到门走入东屋，本是他和姊姊两个人同住的小屋子。姊姊一走，她的东西都带了去，显得宽绰多了。他四下里一看，便上前把糊在玻璃上，代替窗帘的，被炉烟熏得焦黄的纸撕了去，窗外便射进阳光来。平日放在窗前的几个用蓝布蒙着的箱子，已不在了，正好放一张书桌。他一面想着，一面把窗台上许多的空瓶子都捡了出去。——这原是他姊姊当初盛生发油雪花膏之类的——自己扫了地，端进一盆水来，挽起袖子，正要抹桌子。王妈进来说，“大少爷，外边有电话找你呢。”他便放下抹布，跑到客室里去。

“谁呀？”

“我是永明，你姊姊走了么？”

“走了，今天早车走的。”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我想请你今天下午来玩玩。你姊姊走了，你必是很闷的，我们这里很热闹……”

他想了一会子。

“怎么样？你怎么不言语？”

“好罢，我吃完饭就去。”

“别忘了，就是这样，再见。”

他挂上耳机，走入上房，饭已摆好了。舅母和两个表弟都已坐下。他和舅母说下午要到永明家里去，舅母只说，“早些回来。”此外，饭桌上就没有声响。

饭后待了一会子，搭讪着向舅母要了车钱，便回到自己屋里来。想换一件干净的长衫，开了柜子，却找不着；只得套上一件袖子很瘦很长的马褂，戴上帽子，匆匆的走出去。

他每天上学，是要从永明门口走过的，红漆的大门，墙上露出灰色石片的楼瓦，但他从来没有进去过。

到了门口，因为他太矮，按不着门铃，只得用手拍了几下，半天没有声息。他又拍了几下，便听得汪汪的小狗的吠声，接着就是永明的笑声，和急促的皮鞋声到了门前了。

开了门，仆人倒站在后面，永明穿着一套棕色绒绳的短衣服，抱着一只花白的小哈巴狗。看见他就笑说，“你可来了，我等你半天！”他说，“哪有半天？我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吃过饭就来的。”一面说，两人拉着便进去。

院子里砌着几个花台，上面都覆着茅草。墙根一行的树，只因冬天叶子都落了，看不出是什么树来。楼前的葡萄架也空了。到了架下，走上台阶，先进到长廊式的甬道里。墙上嵌着一面大镜子，旁边放着几个衣架。永明站住了，替他脱下帽子，挂在钩上，便和他进到屋里去。

这一间似乎是客室，壁炉里生着很旺的火。炉台上放着一对大磁花瓶，插满了梅花，靠墙一行紫檀木的椅桌。回过头来，那边窗下一个女子，十七八岁光景，穿着浅灰色的布衫，青色裙儿，正低头画那钢琴上摆着的一盆水仙。旁边一个带着轮子的摇篮正背着她。永明带他上前去，说，“这是我的三姊澜姑。”他欠了欠身。澜姑看着他，略一点头，仍去画她的画。永明笑道，“你等一等，我去知会我们那位了事的小姐去！”说着便开了左方的门，向后走了。

他只站着，看着壁上的字画，又看澜姑。侧面看去。觉得她很美，椭圆的脸，秋水似的眼睛。作画的姿势，极其闲散，左手放在膝上，一笔一笔慢慢的描，神情萧然。

他看着忽然觉得奇怪，她画的那盆水仙，却是已经枯残了的，他不觉注意起来。——澜姑如同不知道屋里有人似的，仍旧萧然的画她的画。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后面听见笑声，永明端着一碗浆糊，先走进来。后面跟着一个女子，穿着青莲紫的绸子长袍，襟前系着一条雪白的围裙，手里握着一大卷的五色纸。永明放下碗，便道，“这是我的二姊宜姑。”他忙鞠躬。宜姑笑着让他坐下，一面挽起袍袖，走到窗前，取了一把裁纸刀；一面笑道，“我们要预备些新年的点缀品，你也来帮我们的忙罢。”她自己便拉过一张椅子来，坐在中间长圆桌的旁边。

他忸怩的走过去，站在桌前。永明便将宜姑裁好了的纸条儿，红绿相间的粘成一条很长的练子。他也便照样的做着。

宜姑闲闲的和他谈话。他觉得她那紫衣，正衬她嫩白的脸。颊上很深的两个笑涡儿。浓黑的头发，很随便的挽一个家常髻。她和澜姑相似处，就是那双大而深的眼睛，此外竟全然是两样的。——他觉得从来不曾见过像宜姑这样美丽温柔的姊姊。

永明唤道，“澜小姐不要尽着画了，也来帮我们！”澜姑只管低着头，说，“你粘你的罢，我没有工夫。”宜姑看着永明道，“你让她画罢，我们三个人做，就够了。”回头便问他，“听说你姊姊走了，谁送她去的？”他连忙答应说，“是我舅舅送她去，等她结婚以后，舅舅就回来的。”永明笑问，“早晨你哭了么？”他红了脸只笑着。宜姑看了永明一眼，微微的一笑，笑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里含着禁止的意思。

他不觉感激起来。但永明这一句话，在他并没有什么大刺激，他便依旧粘着纸练子。

摇篮里的婴儿，忽然哭了，宜姑连忙去挪了过来，放在自己座旁。他看见里面卧着的孩子，用水红色的小被裹着，头上戴一顶白绒带缨的小帽，露出了很白的小脸。永明笑说，“这是娃娃，你看他胖不胖？”他笑着点一点头。——宜姑口里轻轻的唱着，手里只管裁纸花，足却踏着摇篮，使它微微动摇。

他忽然想起，便低低的问道，“你的大姊呢？”永明道，“我没有大姊。”他看了宜姑又看澜姑，正要说话，永明会意，便说：“我们弟兄姊妹在一块儿排的，所以我有大哥，二姊，三姊，我是四弟——娃娃是哥哥的女儿。”

娃娃的头转侧了几下，便又睡着了。他注目看着，觉得那小样儿非常的可爱，便伸手去摩她嫩红的面颊。娃娃的眼皮微微的一动，他连忙缩回手去，宜姑看着他温柔的一笑。

一个仆妇从外面进来，说，“二小姐，老太太那边来了电话了。”宜姑便站起。走了出去。

永明笑道，“我们这位二小姐，就是一位宰相。上上下下的事，都是她一手经理。母亲又宠她……”澜姑正洗着笔，听见便说：“别怪母亲宠她，她做事又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周全又痛快，除了她，别人是办不来的！”永明笑道，“你又向着她了！我不信我就不会接电话，更不信我们一家子捧凤凰似的，只捧着她一个！”澜姑抬头看着永明说：“别说昧心话了，难道你就不捧她？去年她病在医院里，是谁哭的一夜没有睡觉来着？——”永明笑道，“我不知道——不要提那个了，我看除了她之外，也没有一个人能得你的心悦诚服……”

宜姑进来了，笑向澜姑说：“外婆来了电话，说要接母亲和我们两个今晚去吃饭。我说嫂嫂不在家，娃娃没人照应，母亲说叫你跟着去呢。”澜姑皱眉道：“我不喜欢去！外婆倒罢了，那些小姐派的表姊妹们，我实在跟她们说不到一块儿！”宜姑笑道：“左右是应个景儿，谁请你去演说？一会儿琴姊和翠姊要亲自来接的。”永明忙问，“请我了没有？”宜姑道，“没有。”永明笑道：“我一定问问外婆去，一到了请吃饭，就忘了我；到了我们学校里开游艺会，运动会，怎么不忘了问我要入场券？……”澜姑道：“既如此，你去罢。”永明道：“人家没有请我，怎好意思的！就是请我，我也不去，今晚我自己还请人吃饭呢！”说着便看他一笑。

宜姑又同：“妹妹，你到底去不去？”澜姑放下笔，伸一伸懒腰，抱膝微笑道，“忙什么的，她们还没来呢。”宜姑道：“等到她们来，岂不晚了，母亲又要着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急的。”澜姑慢慢的说：“那你为什么不去？”宜姑坐下，仍旧剪着纸，一面说，“我何曾不想去？娃娃的奶妈子又是新来的，交给她不放心。而且这两天往往有送年礼的，哪一家的该收下，哪一家的该璧回，你自己想如能了这些事，我就乐得去，你就留在家里，享你的清福。”澜姑想了一想，道，“这样还是我去罢。”宜姑笑道：“是不是！你原是名士小姐的角色，还是穿上衣服，在母亲身旁一坐，比甚么都舒服……

娃娃又哭了，这回眼睛张得很大，哭得也很急促。宜姑看一看手表，俯下去亲一亲她，说，“真的，忘了叫娃娃吃奶了，别哭，抱你找奶妈去。”一面轻轻的将娃娃连被抱起，这时奶妈子已经进来，宜姑将娃娃递给她，替她开了门，说，“到娃娃屋里去罢，别让她多吃了。”奶妈子连声答应着，就带上门出去。

话说未了，外面人来报道，“老太太那边两位小姐来了。”宜姑连忙脱下围裙，迎了出去。——他十分瑟缩，要想躲开，永明笑道，“你怕什么？我们坐在琴后，不理她们就是了。”说着两个人从长椅子上提过两个靠枕，忙跑到琴后抱膝坐下。

她们一边说笑着进来，琴后望去不甚真切，只仿佛是两个头发烫得很卷曲，衣服极华丽的女子。又听得澜姑也起来招呼了。她们走到炉边，伸手向火，一面笑说，“宜妹今天真俏皮呵！怎么想开了穿起这紫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色的衣服？”宜姑笑道，“可不是，母亲替我做的，因为她喜欢这颜色。去年做的，这还是头一次上身呢。”一面忙着按铃叫人倒茶。

那个叫翠姊的走到琴前，——永明摇手叫他不要作声，——拿起澜姑的画来看，回头笑道，“澜妹，你怎么专爱画那些颓败的东西？”澜姑只管收拾着画具，一面说，“是呢，人家都画，我就不画了，人家都不画的，我才画呢！”琴姊也走过来，说，“你的脾气还是不改——上次在我们家里，那位曾小姐要见你，你为什么不见她？”澜姑道：“但至终也见了呵！”琴姊笑说，“她以后对我们评论你了。”澜姑抬头道，“她评论我什么？”翠姊过来倚在琴姊肩上，笑说，“说了你别生气！——她说你真是满可爱的，只是太狷傲一点。”琴姊道，“论她的地位，她又是生客，你还是应酬她一点好。”澜姑冷笑道：“狷傲？可惜我就是这样的狷傲么！她说我可爱，谢谢她！人说我不好，不能贬损我的价值；人说我好，更不能增加我的身分！我生来又不会说话，我更犯不着为她的地位去应酬她……”

琴和翠相视而笑。宜姑端过茶来，笑说，“姊姊们不要理她，那孩子太矫癖了，母亲在楼上等着你们呢。”她们端起杯来，喝了一口，就都上楼去。

永明和他从琴后出来，永明笑道：“澜小姐真能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辩论呵！连我听着都觉得痛快！那位曾小姐我可看见了，这种妖妖调调的样子，我要有三个眼睛，也要挖出一个去！”宜姑看了永明一眼，回头便对澜姑说，“妹妹，不要太立崖岸了，同在人家作客，何苦来……”澜姑站了起来说，“我不怪别人！只是翠琴二位太气人了，好好的又提起那天的事作什么？那天我也没有得罪她，她们以为我听说人批评我骄傲，我就必得应酬她们，岂知我更得意！”宜姑笑道：“得了，上去打扮罢。母亲等着呢。”澜姑出去，又回来，右手握着门钮，说，“今天热得很，我不穿皮袄，穿驼绒的罢。”宜姑一面坐下，拿起叠好的五色纸来，用针缝起，一面说，“可别冻着玩，穿你的皮袄去是正经！”澜姑说，“不，外婆屋里永远是暖的。只是一件事，我不穿我那件藕合色的，把你的那件鱼肚白的给我罢。”宜姑想了一想道，“在我窗前的第二层柜屉里呢，你要就拿去罢——只是太素一点了，外婆不喜欢的。”说完又笑道：“只要你乐意就好，否则你今天又不痛快。”永明笑道，“你要盼望她顾念别人，就不对了，她是‘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澜姑冷笑道，“我便是杨朱的徒弟，你要做杨朱的徒弟，他还不要你呢！”说着便自己开门出去了。

宜姑目送她出去，回头对永明说，“她脾气又急，你又爱逗她……”永明连忙接过来说，“说得是呢。她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脾气又急，你又总顺着她，惯得她菩萨似的，只拿我这小鬼出气！”宜姑笑道：“罢了！成天为着给你们劝架，落了多少不是！”一面拿起剪刀来，在那些已缝好的纸上，曲折的剪着，慢慢的伸开来，便是一朵朵很灿烂的大绣球花。

这时桌上的纸已尽，永明说，“都完了，我该登山爬高的去张罗了！”一面说便挪过一张高椅来，放在屋角，自己站上，又回头对他说，“你也别闲着，就给我传递罢！”他连忙答应着，将那些纸练子，都拿起挂在臂上，走近椅前。宜姑过来扶住椅子，一面仰着脸指点着，椅子渐渐的挪过四壁，纸练子都装点完了。然后宜姑将那十几个花球，都悬在纸练的交结处，和电灯的底下。

永明下来，两手叉着看着，笑道，“真辉煌，电灯一亮，一定更好，……”这时听得笑语杂沓，从楼上到了廊下，宜姑向永明道，“你们将这些零碎东西收拾了罢，我去送她们上车去。”说着又走出去。

他们两个忙着将桌上一切都挪开了，从琴后提过那两个靠枕来，坐在炉旁。刚坐好，宜姑已抱着小狗进来，永明又起来，替她拉过一张大沙发，说，“事情都完了，你也该安生的坐一会子了。”宜姑笑着坐下，她似乎倦了，只懒懒的低头抚着小狗，暂时不言语。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天色渐渐的暗了下来，炉火光里，他和永明相对坐着，谈得很快乐。他尤其觉得这闪闪的光焰之中，映照着紫衣绛颊，这屋里一切，都极其绵密而温柔。这时宜姑笑着问他，“永明在学校里淘气罢？你看他在家里跳荡的样子！”他笑着看着永明说，“他不淘气，只是活泼，我们都和他好。”永明将头往宜姑膝上一倚，笑道，“你看如何？你只要找我的错儿。可惜找不出来！”宜姑摩抚着永明的头发，说，“别得意了！人家客气，你就居之不疑起来。”

这时有人推门进来，随手便将几盏电灯都捻亮了。灯光之下一个极年轻的妇人，长身玉立。身上是一套浅蓝天鹅绒的衣裙，项下一串珠练，手里拿着一个白狐手笼。开了灯便笑道，“这屋里真好看，你们怎么这样安静？——还有客人。”一面说着已走到炉旁，永明和他都站起来。永明笑说，“这是我大哥永琦的夫人，琦夫人今天省亲去了一天。”他又忸怩的欠一欠身。

宜姑仍旧坐着，拉住琦夫人的手，笑说，“夫人省亲怎么这早就回来？你们这位千金，今天真好，除了吃就是睡，这会子奶妈伴着，在你的屋里呢。”琦夫人放下手笼，一面也笑说，“我原是打电话打听娃娃来着，他们告诉我，娘和澜妹都到老太太那边去了。我怕你闷，就回来了。”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那边右方的一个门开了，一个仆人垂手站在门边，说，“二小姐，晚饭开好了。”永明先站起来，说，“做了半天工，也该吃饭了，”又向他说，“只是家常便饭，不配说请，不过总比学校的饭菜好些。”大家说笑着便进入餐室。

餐桌中间摆着一盆水仙花，旁边四副匙管。靠墙一个大玻璃柜子，里面错杂的排着挂着精致的杯盘。壁上几幅玻璃框嵌着的图画，都是小孩子，或睡或醒，或啼或笑。永明指给他看，说，“这都是我三姊给娃娃描的影神儿，你看像不像？”他抬头仔细端详说，“真像！”永明又关上门，指着门后用图钉钉着的，一张白橡皮纸，写着碗大的‘靠天吃饭’四个八分大字，说，“这是我写的。”他不觉笑了，就说，“前几天习字课的李老师，还对我们夸你来着，说你天分高，学哪一体的字都行。”这时宜姑也走过来，一看笑说，“我今天早起才摘下来，你怎么又钉上了？”永明道，“你摘下来做什么？难道只有澜姑画的胖孩子配张挂？谁不是靠天吃饭？假如现在忽然地震，管保你饭吃不成！”琦夫人正在餐桌边，推移着盘碗，听见便笑道，“什么地震不地震，过来吃饭是正经。”一面便拉出椅子来，让他在右首坐下。他再三不肯。永明说，“客气什么？你不坐我坐。”说着便走上去，宜姑笑着推永明说，“你怎么越大越没礼了！”一面也只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管让他，他只得坐了。永明和他并肩，琦夫人和宜姑在他们对面坐下。

只是家常便饭，两汤四肴，还有两碟子小菜，却十分的洁净甘香。桌上随便的谈笑，大家都觉得快乐，只是中间连三接四的仆人进来回有人送年礼。宜姑便时时停箸出去，写回片，开发赏钱。永明笑说，“这不是靠天吃饭么？天若可怜你，这些人就不这时候来，让你好好的吃一顿饭！”琦夫人笑说：“人家忙得这样，你还拿她开心！”又向宜姑道，“我吃完了，你用你的饭，等我来罢。”末后的两次，宜姑便坐着不动。

饭后，净了手，又到客室里。宜姑给他们端过了两碟子糖果，自己开了琴盖，便去弹琴。琦夫人和他们谈了几句，便也过去站在琴边。永明忽然想起，便问说，“大哥寄回的那本风景画呢？”琦夫人道，“在我外间屋里的书架上呢，你要么？”永明起身道，“我自己拿去。”说着便要走。宜姑说，“真是我也忘了请客人看画本。你小心不要搅醒了娃娃。”永明道，“她在里间，又不碍我的事，你放心！”一面便走了。

琴侧的一圈光影里，宜姑只悠暇的弹着极低柔的调子，手腕轻盈的移动之间，目光沉然，如有所思。琦夫人很娇慵地，左手支颐倚在琴上，右手弄着项下的珠练。两个人低低的谈话，时时微笑。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他在一边默然的看着，觉得琦夫人明眸皓齿，也十分的美，只是她又另是一种的神情，——等到她们偶然回过头来，他便连忙抬头看着壁上的彩结。

永明抱着一个大本子进来，放在桌上说，“这是我大哥从瑞士寄回来的风景画，风景真好！”说着便拉他过去，一齐俯在桌上，一版一版的往下翻。他见着每版旁都注着中国字，永明说，“这是我大哥翻译给我母亲看的，他今年夏天去的，过年秋天就回来了。你如要什么画本，告诉我一声。我打算开个单子，寄给他，请他替我采办些东西呢。”他笑着，只说，“这些风景真美，给你三姊作图画的蓝本也很好。”

听见那边餐室的钟，@@的敲了八下。他忽然惊觉，该回去了！这温暖甜适的所在，原不是他的家。这时那湫隘黯旧的屋子，以及舅母冷淡的脸，都突现眼前，姊姊又走了，使他实在没有回去的勇气。他踌躇片晌，只无心的跟着永明翻着画本……至终他只得微微的叹了一口气，站起身来，说，“我该走了，太晚了家里不放心。”永明拉住他的臂儿，说，“怕什么，看完了再走，才八点钟呢！”他说，“不能了，我舅母吩咐过的。”宜姑站了起来，说，“倒是别强留，宁可请他明天再来。”又对他说，“你先坐下，我吩咐我们家里的车送你回去。”他连忙说不必，宜姑笑说，“自然是这样，太晚了，坐街上的车，你家里更不放心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了。”说着便按了铃，自己又走出甬道去。

琦夫人笑对他说，“明天再来玩，永明在家里也闷得慌，横竖你们年假里都没有事。”他答应着，永明笑道，“你肯再坐半点钟，就请你明天来，否则明天你自己来了，我也不开门！”他笑了。

宜姑提着两个蒲包进来，笑对他说，“车预备下了，这两包果点，送你带回去。”他忙道谢，又说不必。永明笑道，“她拿母亲还没过目的年礼做人情，你还谢她呢，趁早儿给我带走！”琦夫人笑道，“你真是张飞请客，大呼大喊的！”大家笑着，已出到廊上。

琦夫人和宜姑只站在阶边，笑着点头和他说，“再见。”永明替他提了一个蒲包，小哈巴狗也摇着尾跳着跟着。门外车上的两盏灯已点上了。永明看着放好了蒲包，围上毡子，便说，“明天再来，可不能放你早走！”他笑道，“明天来了，一辈子不回去如何？”这时车已拉起，永明还在后面推了几步，才唤着小狗回去。

他在车上听见掩门的声音，忽然起了一个寒噤，乐园的门关了，将可怜的他，关在门外！他觉得很恍惚，很怅惘，心想：怪不得永明在学校里，成天那种活泼笑乐的样子，原来他有这么一个和美的家庭！他冥然的回味着这半天的经过，事事都极新颖，都极温馨……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车已停在他家的门外，板板的黑漆的门，横在眼前。他下了车，车夫替他提下两个蒲包，放在门边。又替他敲了门，便一面拭着汗，拉起车来要走。他忽然想应当给他赏钱，按一按长衫袋子，一个铜子都没有，踌躇着便不言语。

里面开了门，他自己提了两个蒲包，走过漆黑的门洞。到了院子里，略一思索，便到上房来。舅母正抽着水烟，看见他，有意无意的问，“付了车钱么？”他说，“是永明家里的车送我来的。”舅母忙叫王妈送出赏钱去。王妈出去时，车夫已去远了，——舅母收了钱，说他糊涂。

他没有言语，过了一会，说，“这两包果点是永明的姊姊给我的——留一包这里给表弟们吃罢。”他两个表弟听说，便上前要打开包儿。舅母拦住，说，“你带下去罢，他们都已有了。”他只得提着又到厢房来。

王妈端进一盏油灯，又拿进些碎布和一碗浆糊，坐在桌对面，给他表弟们粘鞋底，一边和他作伴。他呆呆的坐着，望着这盏黯黯的灯，和王妈困倦的脸，只觉得心绪潮涌。转身取过纸笔，想写信寄他姊姊，他没有思索，便写：

亲爱的姊姊：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你撇下我去了，我真是无聊，我真是伤心！世界上只剩了我，四围都是不相干的冷淡的人！姊姊呵，家庭中没有姊妹，如同花园里没有香花，一点生趣都没有了！亲爱的姊姊，紫衣的姊姊呵！……

这时他忽然忆起他姊姊是没有穿过紫衣的，他的笔儿不觉颓然的放下了！他目前突然涌现了他姊姊的黄瘦的脸，颧骨高起，无表情的近视的眼睛。行前两三个月，匆匆的赶自己的嫁衣，只如同替人作女工似的，不见烦恼，也没有喜欢。她的举止，都如幽灵浮动在梦中。她对于任何人都很漠然，对他也极随便，难得牵着手说一两句噢问寒暖的话。今早在车上，呆呆的望着他的那双眼睛，很昏然，很木然，似乎不解什么是别离，也不推想自己此别后的命运……

他更呆然了，眼珠一转，看见了紫衣的姊姊！雪白的臂儿，粲然的笑颊，澄深如水的双眸之中，流泛着温柔和爱……这紫衣的姊姊，不是他的，原是永明的呵！

他从来所绝未觉得的：母亲的早逝，父亲的远行，姊姊的麻木，舅家的淡漠，这时都兜上心来了！——就是这一切，这一切，深密纵横的织成了他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十三年灰色的生命！

他慢慢将笔儿靠放在墨盒盖上。呆呆的从润湿的眼里，凝望着灯光。觉得焰彩都晕出三四重，不住的凄颤——至终他泪落在纸上。

王妈偶然抬起头来看见，一面仍旧理着碎布，一面说，“你想你姊姊了！别难过，早些睡觉去罢，要不就找些东西玩玩。”他摇着头叹了一口气，站了起来，将那张纸揉了，便用来印了眼泪。无聊的站了一会，看见桌上的那碗浆糊，忽然也要糊些纸练子挂在屋里。他想和舅母要钱买五色纸，便开了门出去。

刚走到上房窗外，听得舅母在屋里，排揎着两个表弟，说，“哪来这许多钱，买这个，买那个？一天只是吃不够玩不够的！”接着听见两个表弟咕咕唧唧的声音。他不觉站住了，想了一想，无精打采的低头回来。

一眼望见椅上的两个蒲包——他无言的走过去，两手按着，片晌，便取下那上面两张果店的招牌纸。回到桌上，拿起王妈的剪子，剪下四边来。又匀成极仄的条儿，也红绿相间的粘成一条纸练子。

不到三尺长，纸便没有了。他提着四顾，一转身踌躇着便挂在帐钩子上，自己也慢慢的卧了下去。

王妈不曾理会他，只睁着困乏的眼睛，疲缓的粘着鞋底。他右手托腮，歪在枕上。看着那黯旧的灰色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帐旁，悬着那条细长的，无人赞赏的纸练子，自己似乎有一种凄凉中的怡悦。

林中散步归来，偶然打开诗经的布函，发见了一篇未竟的旧稿。百无聊赖之中，顿生欢喜心！前半是一九二一年冬季写的，不知怎样便搁下了。重看一遍之后，决定把它续完。笔意也许不连贯，但似乎不能顾及了。

一九二四年六月二日，沙穰。

（本篇最初发表于《小说月报》1924年9月第15卷第9号，后收入小说、散文集《往事》。）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寄小读者

通讯二十二

亲爱的小读者：

每天黄昏独自走到山顶看日落，便看见戚叩蒂亚的最高峰。全山葱绿，而峰上却稍赤裸，露出山骨。似乎太高了，天风劲厉，不容易生长树木。天边总统山脉（Presidentinal Range）中诸岭蜿蜒，华盛顿、麦迭生（Madison）众山重叠相映。不知为何，我只爱看戚叩落亚。

餐桌上谈起来了，C夫人告诉我戚叩落亚是个美洲红人酋长，因情不遂，登最高峰上坠崖自杀。戚叩落亚山便因他命名。她说着又说她记忆不真，最好找一找书看看。我也以山势“英雄”而戚叩落亚死的太“儿女”为恨。今天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叫《白岭》（The White Mountains）的，看了一遍。关于戚叩落亚的死因，与C夫人说的不同。我觉得这故事不妨说给小朋友听听！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书上说："戚叩落亚可称为新英格兰一带最秀丽最堪入画之高山。"——新英格兰系包括美东 Maine，N. H，Mass，R. I.，Ver—mont，Coun.，六省而言，是英国殖民初登岸处，故名。——"高三千五百四十尺，山上有泉，山间有河，山下有湖。新汉寿诸山之中，没有比它再含有美术的和诗的意味的了。

"戚叩落亚山是从一个红人酋长得名。这个酋长被白人杀死于是山的最高峰下。传说不一，一说在罗敷窝（Lovewell）一战之后，红人都向坎拿大退走，只有戚叩落亚留恋故乡和他祖宗的坟墓，不肯与族人同去。他和白人友善，特别的与一个名叫康璧（Campbell）的交好。戚叩落亚只有一个儿子，他一生的爱恋和希望，都倾注在这儿子身上。偶然有一次因着族人会议的事，他须到坎拿大去。他不忍使这儿子受长途风霜之苦，便将他交托给康璧，自己走了。他的儿子在康璧家中，备受款待。只一天，这孩子无意中寻到一瓶毒狐的药，他好奇心盛，一口气喝了下去。等到戚叩落亚回来，只得到他儿子死了葬了的消息！这误会的心碎的酋长，在他负伤的灵魂上，深深刻下了复仇的誓愿。这一天康璧从田间归来，看见他妻和子的尸身，纵横的倒在帐篷的内外。康璧狂奔出去寻觅戚叩落亚，在山巅将他寻见了。正在他发狂似的向白人诅咒的时候，康璧将他射死于最高峰下。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又一说，戚叩落亚是红人族中的神观。他的儿子与康璧相好，不幸以意外之灾死在康璧家里。以下的便与上文相同。

“又一说，戚叩落亚是个无罪无猜的红酋，对白人尤其和蔼。只因那时麻撒出色（Massachusetts）百姓，憎恶红人，在波士顿征求红人之酋，每头颅报以百金。于是有一群猎者，贪图巨利，追逐这无辜的红酋，将他乱枪射死于最高峰下！

“英雄的戚叩落亚，在他将死未绝之时，张目扬齿，狂呼的诅咒说：‘灾祸临到你们了，白人呵！我愿巨灵在云间发声，其言如火，重重的降罚给你们。我戚叩落亚有一个儿子，而你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将他杀死！我愿闪电焚灼你们的肉体，愿暴风与烈火扫荡你们的居民！愿恶魔吹死气在你们的牛羊身上！愿你们的坟墓沦为红人的战场！愿虎豹狼虫吞噬你们的骨殖！我戚叩落亚如今到巨灵那里去，而我的诅咒却永远的追随着你们！”

这故事于此终止了。书上说：“此后续来的移民，都不能安生居住，天灾人祸，相继而来；暴风雨，瘟疫，牛羊的死亡，红人的侵袭，岁岁不绝。然而在事实上，近山一带的居民，并未曾受红人之侵迫，只在此数十年中不能牧养牲畜，牛羊死亡相继。大家都归咎于戚叩落亚的诅词。后经科学者的试验，乃是他们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饮用的水中，含有石灰质的缘故。

“戚叩落亚的坟墓，传说是在东南山脚下，但还没有确实寻到。”

每天黄昏独自走到山顶看日落，看夕阳自戚叩落亚的最高峰尖下坠，其红如火！连那十八世纪的老屋都隐在丛林之中时，大地上只山岭纵横，看不出一点文化文明之踪迹！这时我往往神游于数百年前，想此山正是束额插羽，奔走如飞的红人的世界。我微微的起了悲哀。红人身躯壮硕，容貌黝红而伟丽，与中国人种相似，只是不讲智力，受制被驱于白人，便沦于万劫不复之地！……

那天到康卫（Conway）去，在村店中买了一个小红泥人，金冠散发，首插绿羽，头上围着五色丝绦，腰间束带。我放他在桌上，给他起名叫戚叩落亚，纪念我对于戚叩落亚之追慕，及此次白岭之游。等到年终时节，我拟请他到中国一行，代我贺我母亲新春之喜。——匆此。

冰　心

一九二四年八月六日，白岭。

通讯二十三

冰季小弟：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这是清晨绝早的时候，朝日未出，朝露犹零，早餐后便又须离此而去。我以黯然的眼光望着白岭，却又不能不偷这匆匆言别的一早晨，写几个字给你。

只因昨夜在迢迢银河之侧，看见了织女星，猛忆起今天是故国的七月七夕，无数最甜柔的故事，最凄然轻婉的诗歌，以及应景的赏心乐事，都随此佳节而生。我远客他乡，把这些都睽违了，……这且不必管他。

我所要写的，是我们大家太缺少娱乐了。无精打采的娱乐，绝不能使人生润泽，事业进步。娱乐至少与工作有同等的价值，或者说娱乐是工作之一部分！

娱乐不是“消遣”。“消遣”两字的背后，隐隐的站着“无聊”。百无聊赖的时候，才有消遣；@瘭疾病的时候，才有消遣！对于国事，对于人生，灰心丧志的时候，才有消遣！试看如今一般人所谓的娱乐，是如何的昏乱，如何的无精打采？我决不以这等的娱乐为娱乐！真正的娱乐是应着真正的工作的要求而发生的，换言之，打起精神做真正的工作的人，才热烈的想望，或预备真正的娱乐！

当然的，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娱乐，我们有四千多年的故事，传说和历史。我们娱乐的时地和依据，至少比人家多出一倍。从新年说起罢，新年之后，有元宵。这千千万万的繁灯，作树下廊前的点缀，何等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灿烂？舞龙灯更是小孩子最热狂最活泼的游戏。三月三日是古人修禊节，也便是我们绝好的野餐时期，流觞曲水，不但仿古人余韵，而且有趣。清明扫墓，虽不焚化纸钱，也可训练小孩子一种恭肃静默的对先人的敬礼；假如清明植树能名实相副，每人每年在祖墓旁边，种一棵小树，不到十年，我们中国也到处有了葱蔚的山林。五月五是特别为小孩子的节期，花花绿绿的香囊，五色丝，大家打扮小孩子。一年中只是这几天，觉得街头巷尾的小孩子，加倍喜欢！这天又是龙舟节，出去泛舟，或是两个学校间的竞渡，也是极好的日子。七月七，是女儿节，只这名字已有无限的温柔！凉夜风静，秋星灿然。庭中陈设着小几瓜果，遍延女伴，轻悄谈笑，仰看双星缓缓渡桥。小孩子满握着煮熟的蚕豆，大家互赠，小手相握，谓之“结缘”。这两字又何其美妙？我每以为“缘”之意想，十分精微，“缘”之一字，十分难译，有天意，有人情，有死生流转，有地久天长。苏子瞻赠他的弟弟子由诗，有“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小弟弟，我今天以这两语从万里外遥赠你了！

八月十五中秋节，满月的银光之下，说着蟾蜍玉兔的故事，何其清切？九月九重阳节，古人登高的日子，我们正好有远足旅行，游览名胜。国庆日不必说，尤须庆祝一下子，只因我觉得除却政治机关及商店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悬旗外，家庭中纪念这节期的，似乎没有！

往下不再细说了。翻开古书看一看，如《帝京景物志》之类，还可找出许多有意思可纪念的娱乐的日子来。我觉得中国的节期，都比人家的清雅，每一节期都附以温柔，高洁的故事，惊才绝艳的诗歌，甚至于集会时的食品用器，如五月五的龙舟，粽子，七月七的蚕豆，八月十五的月饼，以及各节期的说不尽的等等一切……我们是一点不必创造。招集小孩子，故事现成，食品现成，玩具现成，要编制歌曲，供小孩的戏唱，也有数不尽的古诗，古文，古词为蓝本。古人供给我们这许多美好的材料，叫我们有最高尚的娱乐，如我们仍不知领略享受，真是太对不起了！

破除迷信，是件极好的事。最可惜的是迷信破除了以后，这些美好的节期，也随着被大家冷淡了下去。我当然不是提倡迷信，偶像崇拜和小孩子扮演神仙故事，截然的是两件事！

不能多写了。朝日已出，厨娘已忙着预备早餐。在今晚日落之前，我便可在一个小海岛之上，你可猜想我是如何的喜欢！我看《诗经》，最爱的是："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回从之，宛在水中央。"我最喜在"水中央"三字，觉得有说不出的飘荡与萦回！——自我开始旅行，除了日记及纸笔之外，半本书也没有带，引用各诗，也许错误，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请你找找看。

预算在海上住到月圆时节。“海上生明月”的光景，我已预备下全副心情，供它动荡，那时如写得出，再写些信寄你。

你的姊姊

一九二四年八月七日，白岭。

通讯二十四

我的双亲：

窗外涛声微撼，是我到伍岛（Five Islands）之第一夜。我已睡下，B女士进坐在我的床前，说了许多别后的话。她又说：“可惜我不能将你母亲的微笑带来呵！”夜深她出去。我辗转不寐。一年中隔着海洋，我们两地的经过，在生命的波澜又归平靖之后，忽忽追思，竟有无限的感慨！

在新汉寿之末一夜，竟在白岭上过了瓜果节。说起也真有意思。那天白日偶然和众人谈起，黄昏时节，已自忘怀。午睡起后，C夫人忽请我换了新衣。K教授也穿上由中国绣衣改制的西服出来。其余众人，或挂中国的玉佩，或着中国的绸衣。在四山暮色之中，团团坐在屋前一棵大榆树下，端出茶果来，告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诉我今夜要过中国的瓜果节。我不禁怡然一笑。我知道她们一来自己寻乐，二来与我送别。我是在家十年未过此节，却在离家数万里外，孤身作客，在绵亘雄伟的白岭之巅，与几位教授长者，过起软款温柔的女儿节来，真是突兀！

那夜是阴历初六，双星还未相迩，银汉间薄雾迷@。我竟成了这小会的中心！大家替我斟上蒲公英酒，K 教授举杯起立，说："我为全中国的女儿饮福！"我也起来笑答："我代全中国的女儿致谢你们！"大家笑着起立饮尽。

第二巡递过茶果，C 夫人忽又起立举杯说："我饮此酒，祝你健康！"于是大家又纷然离座。K 教授和 F 女士又祝福我的将来，杂以雅谑。一时杯声铿然相触，大家欢呼，我笑了，然而也只好引满——

谈至夜阑，谈锋渐趋于诗歌方面。席散后，我忽忆未效穿针乞巧故事，否则也在黑暗中撮弄她们一下子，增些欢笑！

如今到伍岛已逾九日，思想顿然的沉肃了下来。我大错了！十年不近海，追证于童年之乐，以为如今又晨夕与海相处，我的思想，至少是活泼飞扬的。不想她只时时与我以惊跃与凄动！……

九日之中，荡小舟不算外，泛大船出海，已有三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次。十三日泛舟至海上聚餐，共载者十六人。乘风扯起三面大帆来，我起初只坐近阑旁，听着水手们扯帆时的歌声，真切的忆起海上风光来。正自凝神，一回头，B博士笑着招我到舟尾去，让我去把舵，他说："试试看，你身中曾否带着航海家之血！"舱面大家都笑着看我。我竟接过舵轮来，一面坐下，凝眸前望，俯视罗盘正在我脚前。这船较小些，管轮和驾驶，只须一人。我握着轮齿，觉得桅杆与水平纵横之距离，只凭左右手之转动而推移。此时我心神倾注，海风过耳而不闻。渐渐驶到叔本葛大河（Sheepcult River）入海之口。两岸较逼，波流汹涌。我扶轮屏息，偶然侧首看见阑旁士女，容色暇豫，言笑宴宴，始恍然知自己一身责任之重大，说起来不值父亲之一笑！比起父亲在万船如蚁之中，将载着数百军士的战舰，驶进广州湾，自然不可同日语，而在无情的波流上，我初次尝试的心，已有无限的惶恐。说来惭愧，我觉得我两腕之一移动，关系着男女老幼十六人性命的安全！

B博士不离我座旁，却不多指示，只凭我旋转自如。停舟后，大家过来笑着举手致敬，称我为船主，称我为航海家的女儿。

这只是玩笑的事，没有说的价值。而我因此忽忽忆起我所未想见的父亲二十年海上的生涯。我深深的承认直接觉着负责任的，无过于舟中的把舵者。一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舟是一世界，双手轮转着顷刻间人们的生死，操纵着众生的欢笑与悲号。几百个乘客在舟上，优游谈笑，说着乘风破浪，以为人人都过着最闲适的光阴。不知舱面小室之中，独有一个凝眸望远的船主，以他倾注如痴的辛苦的心目，保持佑护着这一段数百人闲适欢笑的旅途！

我自此深思了！海岛上的生涯，使我心思昏忽。伍岛后有断涧两处，通以小桥。涧深数丈，海波冲击，声如巨雷。穿过松林，立在磐石上东望，西班牙与我之间，已无寸土之隔。岛的四岸，在清晨，在月夜，我都坐过，凄清得很。——每每夜醒，正是潮满时候，海波直到窗下。淡雾中，灯塔里的雾钟续续的敲着。有时竟还听得见驾驶的银钟，在水面清彻四闻。雪鸥的鸣声，比孤雁还哀切，偶一惊醒，即不复寐……

实在写不尽，我已决意离此。我自己明白知道，工作在前，还不是我回肠荡气的时候！

明天八月十七，邮船便佳城号（City of Bangor）自泊斯（Bath）开往波士顿。我不妨以去年渡太平洋之日，再来横渡大西洋之一角。我真是弱者呵，还是愿意从海道走！

你海上的女儿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八，十六夜，一九二四，伍岛。

（以上三篇最初发表于《晨报·儿童世界》1924年9月10日、13日、29日，后收入《寄小读者》。）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介绍一本书——《北京的尘沙》

离院后只恣情于山水间之遨游，忽忽数月，并不曾正经的拿起书来。纵然看了些，也很零碎。前日又归默特佛（Medfood），浪漫的灵魂，顿归安定，偶然从包博士（Dr. N. Boynton）书架上，看见这本《北京的尘沙》（Peking Dust：by Ellen N. La Motte）是一位美国人在一九一六——一七两年游历北京的笔记。我以为又是万里长城和西山诸寺的赞美者，我虽已厌闻，但“北京”字样对我总能引起恋恋，姑妄看之！

我愈看愈惊心动魄，不能释手，自早晨十一时至午后五时，一口气把全书上下卷二十八章看完。释卷恍惚，天地异色。好个西人眼中的北京呵！“我实不德，于人乎何尤！”

作者在导言中说，平常关于中国书籍的写作，大概分两种：一种是作者只在中国过一夜，叙述一切，都有肤浅而有趣，文字中只充满了寺院中的铃声铎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语。又一种是深知中国的作者，他的作品多半是属于教训的，叙述中国原始的学问，同时又使人觉得作者之不负责。他的这本书不属于任一种，唯一的和前者相同之点，或者是“不负责”。这书不过是汇集在北京时所听的飞语，这飞语也就好似北京的沙尘，向人吹去，偶然也会使人有一种感觉……

是的，至少我也觉得出这一点，这本书是最率直，是代任一外国人述说他初登中国岸的第一种感觉和感想。他们的感觉和感想，也就是我们中国小百姓的切肤之痛，伟大的万里长城，寺院中的铃声铎语，以至于庄老孔孟的哲学，都只是完成中国之所以为古国，与我们小百姓的生活之安全与否，是没有相干的！

以游历为目的底欧美人士，在海舟中举目东望，心中已充满了神秘的推测，进了中国国门，看见了崇高黯旧的陵庙故宫；骑着驴儿，望见两旁整齐接天的农田，听着农夫农妇痴朴的笑声；倘然再在北京城僻处寄宿，夜中万静，听得瞽者的琵琶，惊叹以全国首都的北京城，竟能沉寂若此！这时正是诗人抒写的好机会！加以感触，参以成见，写出洒洒洋洋的抒情或叙事诗来。这诗中的中国，竟是与天国相差不远。回到本国去，印刷，发行。以消遣为目的的欧美士女，爱看这种书。偏偏中国懂得西文的人，也爱看这种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书！

其次是经过欧洲大战的惨剧，一种悲悯的激动，横在心头。以悔祸的目光，在小河上泛着舟子推拽的小舟，经过两岸水车咿哑的田亩，只觉得在天光云影之中，一片是“无机”，是“原始”。惊叹以为在如今机器贯穿的世界，还有中国国民这种无机的生活！以无机为和平之始，著起书来，拉扯上东方人和平人的哲学，中国也成了理想的国度！欧美战后的心身受伤的人，爱看这种书，偏偏懂得西文的中国人，也爱看这种书！

我们已被人玩笑得够了！这种书籍，不妨客气的接了过来，再不客气的丢在字纸篓里！多看这类容纵夸奖的话，是要使我们弛怠堕落的，何况这还是一片隔靴搔痒之言呢！豪富之家，还经不起宴安逸乐，何况我们贫穷到了无可再贫穷的地步，这种论调，岂容再放进门来，误我们的子弟？请看这本《北京的尘沙》罢！无论你看时有如何的不快与愤郁，而看后的奋发感慨，是于中国未必无益的！十个人看了，只一个人在心，我们已可满足！十朵花只结了一个果，而此一个果里的核，种下去还有生一新树的希望！

这本书自始至终叙述实事，只是文笔很尖刻，偶然一两句话，都能予人以痛刺。开宗明义的第一章，便是“可怜的老中国”，第六章是“外人之神圣不可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侵犯”，这些不过是触目惊心的章目，其他这类的话，穿遍全书，提也提不尽，略举一两端：

第一章“可怜的老中国”中，提到他未到中国之前，在舟中和一个同舟的英国人谈话，他问说，“欧洲各国怎样的要求安顿他们的势力范围，是向中国政府请问么？”英国人笑道，“我们才不请问呢，大家定规好了，选好了地点，只通知中国政府一声！”随后书中，他列表举例，自然句句是实话！

第四章“种族的对比”，他问这个到日本游历的英国人，喜欢不喜欢日本。英国人说，“我不很喜欢日本人，他们与中国人比不了。总起来说，日本人是以常人待我们，中国人却以超人待我们”，——原文是（In Japan they treat you as an egual，in China they treat you as a superior.）我译得不达意！

第五章“势力范围”，在述说各国在华的势力之后，他说现在有一段情景悉合的故事，有一大群各国的代表，在中国地图上寻找租界，许多中国官员也都盛服围着地图坐着。很大的地图，却涂上各种颜色，如红，黄，蓝之类。一个美国代表指着地图上有红色处向中国官员说“我们要在这里建作”，英国代表连忙插话说“对不起，你不能到那里去，这地方是属于英国的”，美国代表连换了几个地方，却都不能沾染，因为那是属于法俄等国的。最后美国代表回头向默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坐不敢发言的中国官员说“中国的阴间在哪里?”——意思是说美国人只好占领中国的阴府!

第八章“顾问官与指导”,说到中国政府中的各国顾问官,从英国,美国,法国,俄国,日本,意大利,德国来的,只是指导中国以就死之路,为自己本国谋攘夺,将中国钉在贫弱无能的地位,以便易于控制。中国是自头到脚都锁困住,这是大家所共知的,在各顾问各自为谋的情势之中,政治的北京,是个宽阔的惨默无声的战场,表面上充满了东方化的礼让与国际交谊,而底下有个翻腾冲击的海洋!然而中国人对此还洋洋不理。末后他说,总之,中国人是太腐败了!

我不能再多举,我既介绍这本书,便不愿在此多占篇幅,诸位同学看的时候,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书一直到底,“中国人总之是无能的”!“欧洲的被侵服者”等字样不一而足。不幸一九一六——一九一七又正是法国老西开问题,英国十二项要求,对德宣战等等,相继发生的时候,种种怯弱,种种无能,都被作者清清楚楚的看在眼里,要他不生轻蔑之心,如何能够?幸而作者不曾久住,他在书末说,“我们就要离此巨大蛮野的北京城而去,这城中只是旋风般的飞语与飞扬的尘沙,对于这两样,我们都已觉得呼吸闭塞,我们要到日本看樱花去了。”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相形之下，日本当然得他的赞扬，我不嫉妒，而且承认，人家的进步真是飞速。只是中国以最古的文化，混了五千年，连日本都不如了！事实如此，我又有何话可说！

上而国政，下而洋车夫倚外人势力欺压国人，巡警怕事，袖手他顾；道路污秽狭仄，在骆驼颈下，马溺上行走，都在被人讥笑之列。甚至于在卷二第十三章“会见中国总统”文中，说北海会客室中的陈设，如煤气灯之类，简直是从“贱价店”中采买来的，又讥笑着说这就是中国所沾染的西方文化！——“贱价店”原文是（Five—and—ten—eent store），中国没有这种店铺，店中大小物件，价钱没有大过五分或十分的。——事实如此，我又有何话可说！

幸而作者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一号，便离开北京城而去，“复辟”以及以后无千无万的惨剧怪剧，还不曾累他记载——他纵不记载，我们小百姓却都身受了，我们的痛苦和羞愧，并不因此而减去一毫一分！

我也不解我看后的愤愧，何至竟逼我写了一千多字；又为何要写此一千多字？我对于作者只佩服他叙写的忠诚，我对于同学，却愿有几句同工的誓语。天下事有不可以独力为者，既是大家都是团结者中之一，我愿将我的意思，贡献与同学。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三十年来的往事，足使我们对于政府和领袖失望了，无论如何的解说辩明，也不能使我们相信了！帝制不好，民国以来又有什么？保皇党不好，国民党又有什么？名流内阁不好，超然内阁又有什么？这系不好，那系又有什么？……盖造房屋，尚是从底下盖起，何况一个国家？我们真懵懂呵！

如其说领袖误了我们，不如说我们误了领袖。不好的领袖，我们不能裁制驱逐，好的领袖，我们不能保护服从，与之同力合作。与其怪罪于领袖，不如怪罪我们自己。我们尽我们一分心，就是愿对于领袖，能尽裁制或服从之责，更愿为领袖制造环境，预备后盾。倘若在不意中，能制造预备出个领袖，则我们尤其惊喜！

政府既是从人民产生，无知识的人民，产不出有知识的政府。即或有个例外，而几个先觉，决不能支配指挥四万万个后觉。我们制造环境，预备后盾的手续，不是从某派某系入手。我们既知道盖起七宝楼台，不是从顶上一层用功，便尽可任这一班人在上面喧呼叫闹，我们是默默然的从我们街头巷尾的张大哥，李大姐，秃儿，妞儿入手。彻底说是自我们自身起，渐渐的向外发展，我的弟兄姊妹，我的中表，我的朋友，我朋友的朋友……

战时不是当了兵才算爱国，当了看护妇才算爱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国，不论他是以什么为职业的，只要他尽了职，论功行赏，他的勋业不在身临前敌者之下。至少他是维持了秩序，在无数结合之中，使这结合严紧无懈可击。——平时也不是例外，在中国更是紧要。中国素倍“人才万能”，这个人上了台，大家都忘了自己的行业，引领翘望，看他做作。这种以一两个台柱维持全局的光景，决非国家之福。即或能维持，这一两个人的失败或死亡，都能使全国纷然，成乌合之众。不幸而不能维持，……就是今日中国的现象，我更不用多说了！

大家都从底下造起，就是使一切都维持本位，不论是基石，是角石，是柱石，是阶石，只要是这建筑中之一分子，就有维持全体的责任。一个警察的不尽职，可陷全市于叫嚣，一个军士之不尽职，可陷全师于覆没。看重了自己对团体的关系，不论你是总统，是国会院长，是外交官员，是医生，是律师，是车夫，是阍者，只要安分守己，竭力的尽了自己的职任，你便已救了国！

我最信力学中因果之说，一举手一投足都能与大宇宙有关，一人在社会的因果的效验，比力学中之“力”更为显著。所以我是“个人主义”，“尽职主义”的崇信者，做学生时代，我愿能做一个好学生（虽然我时时失败，而我仍愿能努力！），以后呢，设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若我是一个书记，我愿做一个好书记，若我是一个小学教员，我愿做一个好教员，若我是一个牧者，我愿做一个好牧人。高谈职外，分外事，都是无成功，无结果，玩@时日！“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高唱者，是误国的中心分子！只说“假如我做大总统，便怎样怎样”，“假如我做教育总长，便怎样怎样”，这只是遁词，是你无意向上的表示，你明知你未必有做大总统或教育总长之一日，不过说说好玩，乐得躲在一边做旁观者，批评讥笑在台上呼应不灵的人，中国若亡便亡在这些人身上！

不过做学生，书记，牧者等等似乎都容易，但加上一个“好”字，便不容易了！这是古今许多的人们，努力趋走的一个标门，但走到的人究竟还少。这其中需要人生观，需要哲学，需要爱的哲学。至此我以为我燕大同学向这标门趋走的人，至少已得个捷径，固为“宗教”解释给我们“为何爱’，而“教育”教给我们“如何爱”！

这便是我写这篇的原因了，这些感想，原可我自己“中心存之”，不必说出来叫大家知道批评的，不过我以为真能维持秩序的国民，还是出于燕大，燕大学生所做的一切服务，往往是比较的彻底，不叫嚣，不夸张，便成功也只是默默然。这种精神，是我五年来所感谢而佩服到无地的。而且我们的同学出校之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后，往往即时有最着实最原始最有力的工作，等着我们。我们的同学，是做沉潜而吃力的工作的，有话只向你们说是有效果，有意思的，自家人不曲折，我便絮絮的写了许多。

“大处着眼，小处下手”，也许是这篇的解嘲罢，我介绍一本书，竟说到“宗教”和“教育”来了，总之我的“感想之流”是如此流泛的。

说说笑话罢，人家要说“留学生爱发议论”了。诚然，我素来是不大会写这种论列的文字的。不过“留学生”三字，对于我，是两头不差，中间有愧！“欲归未得”，可谓之“留”，“病而未死”，可谓之“生”，而“学”之一字，真是无从说起！去年九月二十上课起，十一月二十六病倒。这九星期之中，刚将威尔斯利大学图书馆文学室书籍的分架，和各课堂宿舍的方位记住；刚将一部分师友的姓名住处记清；刚将上课和会见教员的时间记准；此外交了几篇文课，和读书报告；赴了几次茶会，泛了几次轻舟，如斯而已！正是学洒扫应对的时节，一病便连此也搁下了。病中七个月，为舒意起见，还是看中国书报的时候居多，偶然看几本无关紧要，不合时宜的英文诗和小说，只是消遣，更无“学”字之可言。司徒校长说我大部分时间用在读书，写作，散步上，我奉阅之下，受宠若惊！“散步”信有之，“写作”则偶然，“读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书”则简直是千载一时的举动！

至于旅居异地多受感触，这端我是质直的承认。美国多数人士对于中国国情隔阂得很，以学生为比例，美国学生知道中国的事的，的确比中国学生知道美国的事的，少的多多。中国高小的学生，没有不知道华盛顿，而美国大学学生，知道孔子的真没有几个。去年在威校我交一篇论文，论到孔子的哲学与中国的影响，全班同学没有一个知道孔子是谁的，为此教员特意叫她们到图书馆去看参考书，然而图书馆中关于中国的书也很少很少！

和一班人谈话，调皮的孩子，便问中国女人的裹脚，和男人的辫子。好些的便提到他们所认识的洗衣局和杂碎馆的中国人。或问我中国人三餐是不是都吃杂碎（Chop suey）？知道中国是民主的，更是十无四五。再好一点的，便动问教会在中国的工作，知道几个学校医院的名字。谈国际提到威灵吞顾，谈军队提到冯玉祥，谈戏剧提到梅兰芳，这便是最好的了！谈话之间，我也未必喜欢太知道我们国情的人，本来我们没有什么体面可说的事，谈话也须有后盾呵！

当然的，时时有刺心碍面的事，震到我们耳鼓中来，感触自不能免。在国内时，若是报上看见这些事，这羞愧的重担有千万的读者，和我分担，在班上听见，有三四十个同学，和我分负，处处我是四万万人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中之一人。如今我走出去，在道上，在茶会中，在宴筵里，我脸上刺着中国，背上负着中国，中国的事就是我自己的事，当着无数异族人面前，我，我便是上下数千年，纵横数万里的中国！我非木石，如何能不受感触？

提到留学生，我再说几句话，我对于留学生界情形很隔膜。一来一年中病了大半年，读书的事都弃置了，交际通信，更是不多。二来我病后对于中国学生，并没有特别的周旋（燕大留美同学会也因病未赴），一切都不闻不见。只据人学说，此间留学生，对于国情有的简直很无闻，重要消息和国内思想界的变迁，有的人还不知道。留学生出版物，反不如国内精神踊跃……

又有人说留学生的职业趋向，近来已不如先前的“虚荣热”，如今学农业的都情愿在自己村田中工作，不愿在农商部里做科长科员了，大家很有自底下做起的趋势……

这两方面我都只见到一点，不过留学生以优秀分子自命，以将来中国领袖自居（去年十月在波士顿中国学生某集会中，我亲自听见人家演说的），这却似乎很普遍。我不禁微笑。留学生之所以成留学生者，机缘居第一，优秀与否，还在其次，许多富贵家儿，在此捣乱，便是个好例。——苏东坡送子由奉使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诗，有“单于若问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之语，也与从前使者，在异国国君之前，自己虽在本国朝中是个最有才能者，也要说说“如臣之辈，车载斗量，不可胜数”，是一样的用意。若自夸是优秀者，在异国偶一贻笑，使人家觉得优秀者尚如此，不优秀者可知，这是很危险的——至于以领袖自命，也有危险，中国只是被人人争做领袖，闹到这般样子！留学生回国，不管实用如何，人人不屑做第二流人物，大家登到最高层上去，其如底下空壳般的地基何？至于不过要到太平洋洗一回澡，在几个欢迎优待东方学生的美国大学，轻轻省省的得个学位，回去为利禄之阶的，更是危险了。人格上之第一流，和名誉地位上之第一流，原是两样呵！

实话说，若以“尽职”为目的，不以“虚荣”为目的，留学并不是一种必要。未出国门的小学教员的工作，比走遍天下的外交总长的工作，有时是更彻底而伟大。留学生的格外责任，也许只是激发国民的自觉心罢！留学生是有机会到外国来听地道外国人对于中国的品评论调，领受许多的讥笑与教训，回去报告与国人的。我们是贫村的子弟，被家长差到富村来乞粮，我们是灾荒饥馑，人家是酒食征逐。在寄人篱下时或者不欲一人向隅使满座不乐，而回去之后，却不容“居移养移”的，也学人家享起福来，只试想这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是不是我们享福的时候！

中国送了许多留学生，回去时只得些丝袜革履，剪发涂脂，穿袒胸之衣的——男学生我不知道，只就女学生说——开开茶会，跳舞会，悬祖父的补褂，祖母的绣裙于壁，以招待外宾的，我以为也算无聊！和日本比一比！可怜我们花了许多金钱，只造就几个大洋货店，建筑公司，汽车行的主顾，几个会享福的知识阶级！我们中国要享福的人太多了，我们更不敢多要几个会享精明的福的人！

我不是说发不可剪，脂不可涂，丝袜革履，袒胸之衣不可穿，不过千万不要自此而止！而且也斟酌斟酌，如今是否我们讲究涂脂穿衣开跳舞会的时候。我们是从蓝衫国苦力群中来的，回到中国，一跳上岸，便须立刻再穿上蓝衫做苦力，只是要做个精明强干的苦力！

我说的太多了，只因恐与俗推移，将来我也照人家的覆辙，坠落了下去。先说与同学们，你们大家好监察提醒我！

收回来罢，这本《北京的尘沙》是一九一九年在纽约出版，我们图书馆中未必没有，再不然，各教授个人也许有的。都没有时，通知我一声，可以购寄。

这里，我不是在做文章，是和同学们随便谈话，和在校时节，一样的自由一样的无条理。为此，这篇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的拖沓牵扯，我自己都宽恕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24 **年** 10 **月** 11 **日《燕大周刊》第** 48、49 **期**）

Green Apple Data Center